塞菲里斯诗选

George Seferis



目　次

·塞菲里斯诗选·

· 塞菲里斯诗选 ·

· 附　　录 ·

兼有哲学家和史学家气质的现代诗人

李野光

乔治·塞菲里斯从1931年出版第一本诗集《转折点》到196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经历了他自命“在世人眼中不算努力”的三十余年，终于作为现代希腊文学的一位杰出代表步入世界文坛。西方文学界认为这是希腊文学复兴的最新标志，因而普遍予以重视，当然也值得我们注意。

（一）

古希腊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几个高峰之一，它对古罗马文学和后来欧洲文学的发展有过巨大的影响，在全人类文学遗产的宝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从公元前四世纪开始，希腊先后沦于马其顿人、罗马人和土耳其人的奴役之下，直到1830年才获得独立。在这漫长的两千余年中，希腊文学虽然仍保持其民族传统，并且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尤其是东罗马帝国时代的拜占庭文化，丰富了自己，但那时主要受异族的压抑和摧残，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因此，当欧洲文艺复兴使古代希

腊文艺重放光辉时，希腊本土的文学反而处于停滞状态，长期默默无闻。那时许多有志之士不得不去国远洋，到意大利、奥地利、法国等处学习。例如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索洛莫斯，便是在意大利受的教育，早期只用意大利语写作，到独立战争前不久才回到希腊并改用祖国的现代语言。所以说，真正的现代希腊文学是1830年希腊宣布独立后才开始发展起来的。

从1830年起的整整一百年中，现代希腊文学，主要是诗歌，在索洛莫斯（1798—1857）、瓦劳里蒂斯(1824—1879)、帕拉马斯（1859—1943）、西凯利阿诺斯（1884—1951）等人的耕耘培育下成长，其中以帕拉马斯为首在八十年代崛起的新雅典派使这一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文学界呈现初步繁荣。但是到本世纪初期，特别是整个二十年代，由悲观主义者卡里奥塔基斯(1896—1928)代表的一批“放浪派”诗人，又给希腊文坛带来了倾向颓废、专事雕饰的萎靡之风。就在这时候，塞菲里斯应运而起，带头开创新的局面。

正如古代希腊文化哺育了欧洲文艺复兴那样，欧洲文学回过头来给了希腊文学以新的营养。举例来说，索洛莫斯受到过意大利早期浪漫主义的熏陶，帕拉马斯吸收过法国前期象征派的影响，而塞菲里斯则是在后期象征主义者的启发下开始写作的。塞菲里斯从十七岁到二十三岁（1918—1924）在巴黎学习了六年，接着又访问伦敦，广泛接触西欧文学界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现代诗歌运动中的许多人物。那时他已开始写诗，到1931年便结集出版了《转折点》。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敏锐的批评家可以从中闻到马拉美的“纯诗”的气息，同时窥见瓦莱里的若隐若现的投影。但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它以内涵丰富的隐喻，简练而略带凝重的手法，朴素而清新明快的语言，

传达了一个新时代的信息，向当时沉闷的希腊诗坛提出挑战，并且立即受到革新派的欢迎。接着，在塞菲里斯的积极参与下，《新文学》杂志在雅典创刊（1935），进一步促成了希腊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三十年代”的繁荣，而塞菲里斯的处女作被誉为这一新的历史发展的转折点。

（二）

《转折点》以其开卷的那首短诗命名，可见这首短诗对于引导读者进入塞菲里斯的思想艺术天地有重要意义。在这里诗人以严肃到有点沉重的心情迎接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但他着重写的是从傍晚到子夜的静穆气氛，直至最后一刹那，当那颗象征“时机”的“沙粒”使“整个悲剧的漏壶默无声息”时为止。当然，这时在读者眼前出现的已是新的一天的开端，是扇动着曙色的鸽翼了。与这首短诗从主题到艺术形式相仿佛的还有《拒绝》，它喊出了诗人对现实的怨望和“改变人生”的决心，格调也显得更为高亢。另一首动人的佳作《雾——凭一张尤克利利琴来说吧》，以音韵悠扬、颇具民歌风味的旋律和幻想的色彩，抒发诗人厌倦于眼前生活和向往未来的郁勃之情。这是塞菲里斯留学异国时所写的最早作品，其清新处颇使人有“小荷初露”的感觉。

这本诗集中的大多数作品基本上是格律诗，例如其中最长的一首《厄洛蒂科斯洛戈斯①》便是以十五音节抑扬格、四行押韵的传统格律写成，但它们已不囿于旧的模式而显示了大胆创

① 意即“爱恋的言语”。

斯的迹象。同时诗人已开始将现代意识与历史感、外来艺术影响与本民族传统精神糅合起来，为建立自己的独特风格奠定了基础。

继《转折点》之后，《水池》于1932年问世，它既保持了诗人早期作品的基本特色，又是向成熟期过渡的标志，从发展观点来看是比较重要的。"水池"在诗人心中对历史与现实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它同时贮藏着回忆和憧憬，痛苦和欢欣。因此，尽管"黑夜不相信黎明／爱也永远将死亡编织"，这个"教人以沉默的水池/象个自由的灵魂/留在这炽热的城市"。

塞菲里斯的另一部分早期作品后来编入了《习作集》(1940)，其中包括一些酬答和即兴之作，但并不显得肤浅平庸，形式上也在向自由恣肆的论难风格发展。其中，《题一首外国诗》几乎通篇以奥德修斯的航海归来和对于克里特史诗《厄洛托克利托斯》① 的温习为衬托，写当代人对爱的追求及其艰苦经历。诗人甚至希望古人"告诉我可以制造一匹木马去攻取我们自己的特洛伊城"。诗人还通过自己虚构的一位"水手斯特拉蒂斯"②吟咏希腊风俗和自己的见闻、遐想等等，并采用了散文诗的形式来获致别开生面的艺术效果。值得注意的还有"俳句十六首"和"无题六章"，它们各自以极其简练的手法勾画出一幅肖像、一种意境，或揭示一个哲理、一片机心，充分表现了诗人深而后澄、博而能约的功力。最后一组《夏天速写》是三十年代较晚的作品，它们在艺术上的挥洒自如和思想上的纵横驰骋，显得诗人已渐臻老练。特别是《乌鸦——纪念爱伦·坡》

① 这是十七世纪一部写爱情故事的长诗，塞菲里斯曾发表过关于它的著名评论文章。

② 据说是以诗人童年时代故乡的一位老水手为原型。

一诗，通过深奥的沉思和奇诡的联想，将诗情哲理融汇于略带惆怅的“记忆之深渊”中，读来不胜神往。不过，就艺术结构而言，最具特色的应推《潘托姆》，它以一种次第反复、宛若连环的乐调抒写诗人灵魂深处的痛苦与渴求，最后表示相信：尽管“没有天堂也没有天使般的欢喜”，但“星星包含着一个自己的天地”。看来诗人是在自矜的天地中把信念抱持得更紧了。这是一首内容与形式比较协调和完整的佳作，在整个选集中显得突出，至少可以代表诗人艺术成就的一个方面。

（三）

作为塞菲里斯进入成熟期的第一个硕果，1935年出版的《神话和历史》受到了批评家们的普遍赞扬。这部由二十四首无题短诗组成的杰作，或者说一首包括二十四章的长诗，是西方现代诗歌中现实与历史血肉相联、交互辉映的成功典范之一。在这里诗人主要从希腊神话和传说以及著名史迹中取材，以“咏史”的口吻加以渲染发挥，并将“历史”和“神话”二字拼合起来作为书名，以明旨趣。这样做，据西方评论家分析，主要是当时社会背景所促成的。三十年代上半叶在欧洲以及希腊曾经涌起过无产阶级革命浪潮，塞菲里斯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诗人对此当然不抱积极态度，便转而“向神话和历史的新的探索中寻找慰藉”①。可贵的是诗人并没有陷入历史的深渊，也不全是“发思古之幽情”。他实际是伤今及古，或以古喻今，

① 《现代希腊文学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第232页。

特别是借古代悲剧的气氛来衬托或平衡他在现实中感到的不平和焦虑，而后者显然比政治斗争所产生的现象要深广得多。那些神话和历史中的人物一般是在现代环境和场合出现，实际起着深化现实性格的作用。但有时诗人也从一点历史的陈迹，一句古人的名言，乃至一幅自古已然的风光起兴，即联系现实，尤其是个人的生活经验和久经思考的问题，或委婉抒情，或直陈慷慨，或大谈哲理，而这些方面又互为表里，给人以相得益彰的印象。因此有的批评家称塞菲里斯是兼有哲学家、史学家气质的抒情诗人，这是十分中肯的。这一特点在《神话和历史》中开始突出，到后期更有所发展。

希腊以其辉煌的历史文化翘楚于世界民族之林。那里到处是碑石雕刻和神殿遗址，史籍图表和口头传说，以及仿佛荷马画卷中的爱琴风光，萨福行吟时的渊屿清韵。这不仅为现代诗人提供了典雅庄丽的背景、意象和文藻，而且能扩大他思邀古今的视野和襟怀。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现代诸家求之不得而徒见效颦的，在塞菲里斯笔下却如长滩拾贝，得心应手，所以他的作品也就在现代诗歌中独树一帜了。

塞菲里斯对于希腊民族怀着强烈的自豪感，认为它“保有完整的文化传统和人类演进的过程”，不过从现实的观点来看，他对古代文化也能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他在著名的小品文《德尔菲》① 中写道：“这是些本来很完整的生活的碎片，一些动人心魄的碎片，它们那样亲近我们，顷刻间成了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但随即又显得神秘而不可接近了，犹如一块被海涛舔得光滑了的石头上的条纹，或深海中一只贝壳的花斑那样。”

① 古希腊都城，以阿波罗神庙著称。

这表明他面对灿烂的民族文化遗产有时悠然神往，但更多的是"俱往矣"的惆怅之情，因为他既然熟悉几千年的希腊历史，便知道所有那些伟大光辉的成就在一种破坏性的物质力量冲击下毕竟早已沉沦，而且自己从青年时代起经历了国家命运与个人生活中的种种艰难变故，感受更为深刻。塞菲里斯二十二岁在西欧留学时，即因所谓"小亚细亚灾难"① 而精神上备受刺激，其影响之深据说与生俱在。加上后来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遭遇，使诗人的性格更加倾向深沉严肃的方面。有的批评家指出塞菲里斯其人其诗都不属于乐观鼓舞一派，而带有"悲剧"性的忧郁气质，这当然不仅与古希腊文化中独崇悲壮有关，而且是同诗人的经历和时代特点分不开的。

塞菲里斯作为诗人的独特风格来自他的鲜明的个性，而他的个性主要是希腊民族个性的体现，正如他的风格是希腊文学传统在新时代吸收外来影响后的产物那样。有的批评家认为，塞菲里斯早在《转折点》中便毅然抛弃了当时在西方诗坛居统治地位的那个顾影自怜的"自我"，而以堂堂的"我们"的姿态出现。这个"我们"到了《神话和历史》中有了更深的根基，那就是希腊民族的个性，而中期以后，尤其是在《航海日志》这部前后三编的史诗般作品中，诗人更进一步站到全人类和古往今来的高地上，在那里俯仰行吟、上下求索了。他在一封谈《"画眉鸟"号》的信（1950）中写道："……迁徙无常的人们、流浪和战争中的人们，尽管他们在价值及其伟大性上

① 1922年9月，在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希腊军队及大批居民被迫从小亚细亚的斯弥尔纳城撤离，损失惨重。斯弥尔纳城是塞菲里斯的出生地，因此他深感悲愤。

各不相同，也各自经历着变化……但永远是在同样的丑类和怪物之中抱着同样的欲望进行活动。所以我们保留着神话所传给我们的那些象征和名字，并由此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与我们这个世界的不同情况相适应，那些典型性格也发生了变化，而我们世界的情况也无非是每个寻求表现的人的环境而已。”①在这里，诗人显然是着眼于世界和人类来谈神话与现实的关系，而这一观点贯串着他中后期的全部作品。

（四）

《航海日志》初编于1940年问世。那时世界大战在欧洲已经开始，墨索里尼即将入侵希腊。这个集子里尽管有些诗篇是几年前的旧作，还是充满着紧张的气氛和国难当头的预感。“我们留在这个地点等待命令”——诗集扉页上这一简短的引语即充分流露了他当时的心情。《我们的太阳》中那个咒骂“胆小鬼”和控诉自己女儿被残杀的妇人，那个历尽艰辛临死时还念叨着“我们没有时间呀”的报信者，他们既是血泪淋漓的现实形象，更有对于民族和时代的象征意义，使人既奋发激扬又凛然思忖。但是，不管那“金色丝光的背后”谁在受苦和死亡，“这个太阳是你的和我的，我们共享”。——太阳，希腊民族传统的崇拜对象，人类理想的象征，这时在诗人心中升得更高了！

《流亡者的归来》显然写的是诗人面临新的国难时对于童

① 《塞菲里斯诗选》，1973年伦敦版，“前言”第5页。

年故乡斯弥尔纳城的怀念，它既是回顾又是预想，一片黍离之情在生动亲切的对话里显得更为凄楚。请听诗人对“战争、毁灭、流亡”的控诉：

> 这儿驶过千百辆马车，带着长柄镰，
> 它们把一切都割倒了。

这个集子中名篇不少，如《最后的一天》，据说出版时被检查官剔除，再版才补入的。那“是个阴天，谁也无法断定；／……不过我们知道，到第二天早晨／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于是诗人谈论死亡，说：“死亡毕竟会发生……／我们每个人都会赢得死……／而这场比赛就是生活。”这首诗令人想起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其可贵之处是作者面临民族危机时并不惊惶，反而满怀勇气。诗中那微带幽默的语调更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另一力作是《决定忘记》，它以比较工整的艺术形式委婉含蓄地写诗人的苦衷，给人的启发却更为深刻。忘记过去，这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呀？风雨不断的历史道路上，谁要是停步于“寂静的湖边”，即使那些安闲自在的天鹅也会因自己的魅力而使乡下姑娘遭遇不测，那时天鹅只好摔打着长颈悔恨无及了。因此，尽管一时安逸，你也会“觉得你的血脉里有个牺牲的消息”——民族沦亡的消息——你不能忘记！

诗集以《阿西尼王》殿后，这更是一篇受到普遍推崇的杰作。诗人在爱琴海之滨迈西尼卫城的遗址上苦苦地寻觅古代实际存在过的阿西尼王，但那个发掘出来的金色面具背后却是现实的一片空虚。于是诗人自问：“在这些荒废了的线、点、边

缘、空穴和虚线中，/是不是真的存在”那样的历史人物，结果他发现只是“一个虚妄而已”。然而这万分惆怅之情并不能掩盖塞菲里斯的崇高理想，他紧接着指出：“携带盾牌者——太阳，已奋力向上……”传说，乃至历史本身，诗人本身，有时在某个方面可能显得虚妄，但这不足以影响人类存在和发展所凭依的真理，真理的光辉是不朽的！

《航海日志》第二编于1944年在亚历山大出版，它是诗人战时经验的写照和升华。塞菲里斯从1941年希腊被纳粹军队占领至1944年10月获得解放，将近四年随希腊政府流亡国外，辗转播迁，先后到过埃及、南非、意大利，其大略经历可以从本集许多诗篇末尾所注明的时间和地点窥见，当然这个集子中“流亡”的主题也更加突出了。例如《1941年6月的日子》，写诗人在亚历山大海滨的感触，通篇以象征性的隐喻抒发羁旅的苦情和希冀：

> 我们寻找青春时代的变形，
> 内心的热望好比大鱼，
> 在突然缩小的海洋中游泳，
> 我们都相信身体万能。

《河岸上的一位老人》写战争最艰苦时诗人在尼罗河畔思索自己民族的命运和“怎样前行”。他从这条发源于那些“封闭在非洲心脏的大湖”的河流获得启发，认为它“从来不保持现状……／不过永远是同一个躯体，同一张床，同一种迹象，／同一个方向。”还有《斯·萨拉西诺斯在死海上》，是写逃亡流浪之苦最集中的一首。“耶路撒冷，难民的城”，这一反复

咏叹所引起的哀怨笼罩全篇，在那“没有生命”的死海上低徊不已。诗中写实的情景是那么生动，那“三个僧侣”的经历是那么感人。而最后诗人毅然宣告：“我们将继续我们的旅行，／在低于爱琴海许多米的幽境。”这便将诗的格调提高到了应有的境界。在艺术上，作者借旅游向导经常说的“先生们，这就是那个地点”为反衬来加强自己的控诉，是颇有独到之处的。

这个集子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杰作当推《最末一站》，它是战争结束时诗人返回祖国的前夕写的。“它象一笔旧债：在守财奴的保险箱里／躺了多少年的金钱，／最后偿还的时刻到了，／于是你听见铜币撒落在桌子上，／……”诗人把在流亡中不屈地斗争的所有中东地区的人民形容为“坚守着自己岗位的笼中鸟”，同时无情地鞭挞那些变节者，说他们“嘴唇和手指渴望着一个雪白的酥胸，／眼睛在阳光中半闭着，／双脚不管怎样也要行走，／只要有点蝇头小利在勾引。”诗人豪迈地指出，“那个象株松树般被他们劈斫焚烧的国家……已经在心里生根……”而“我们的心就是殉难朋友们的处女林”。全诗以一位英雄的事迹作结，歌颂他“拖着他的脚穿过黑暗的都城——／那时他哀号着，抚摸着我们的疼痛：‘我们在黑暗中前进……’”这首诗充满胜利者的豪情，时带激昂慷慨的论战色彩，但又显得沉郁苍凉，特别是那些民族灾难的场面。它将写实、象征、抒情、幻想糅合起来或交替突出，达到了塞菲里斯艺术的高峰。如果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仍要归功于象征派手法的话，那么塞菲里斯笔下的象征主义艺术便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总之，《最末一站》无负于作者几年流离苦思和呕血行吟所付出的代价。

（五）

塞菲里斯战后回到雅典，在波罗斯岛静居了一个时期，写出《“画眉鸟”号》，于1947年出版。这一组诗显然是诗人在离乱之后安定下来，耽于沉思默想的产物，所以它带有浓厚的幻想色彩，被有的评论家称为“谜一般”的“难以理解”的诗①。“画眉鸟”号是一艘海洋运输舰，二次大战中在波罗斯岛附近被德军击沉。但组诗的头几篇是写诗人在这个岛上所寓居的房子，以及当时见闻和由此生发的回忆与联想，只有《“画眉鸟”号的残骸》直接写那只沉船。诗人从沉船想到死亡和船上的遇难者，想到荷马史诗中那些在特洛伊战争及以后牺牲的英雄，以及被判处死刑的苏格拉底，因为他们都是枉死者，就象“画眉鸟”号本身那样。最后两句倾泻了诗人的最大怨愤，也是对战争罪恶的有力控诉，其中“太阳的故乡”既是指希腊，也是从全人类和整个历史着眼的。

这一组诗中最受批评家激赏的一首是《光线》，它写了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以及光的妙用和奥秘。开头几行似乎在承袭上篇，以苏格拉底的遭遇起兴，将他对正义的追求与那些加诸他的诬害作对比。接着借光线照彻海水的力量描写穷孩子们被富人调唆泅海找钱这样一幅别有深意的生动画面。然后诗人想起在命运惩罚下失明的俄狄浦斯王，写那个牵着他到处流浪的女儿安提戈涅。最后是爱与光明同时到来的幸

① 《希腊现代文学史》，第234页。

福，但在突然的幸福中你会不知所措，“你的眼睛会丧失白天的阳光”，甚至“连蝉也将一齐停止歌唱”。这首诗充分发挥了诗人的想象、联想以及运用象征艺术的才能，西方批评家称之为写光明的“两面性”的最高曲调，是“现代诗歌中最卓越的篇章之一”①。在诗人眼中光线是“可爱的黑黝黝的光线”，白天也是“可爱的黑黝黝的白天”。光明与黑暗紧紧相连，正义与邪恶此消彼长，斗争永不停息。这仿佛就是塞菲里斯在劫后冥思中总结半生经历得出的结论，但它不是通过抽象的论证而是以浓郁的诗情画意表现出来的。

《“画眉鸟”号》以后，塞菲里斯在连续的驻外使馆工作中沉默了多年，直到1955年才有标题为“塞浦路斯，那里规定……”的另一诗集问世，后来重印时改名为《航海日志(三)》。诗人自己说明：“这个集子中的诗是1953年我初次旅游塞浦路斯的收获。它是一个世界给予的启示，但更是一部人类戏剧的经验，这种经验不论日常生活中的所谓公平交易怎样权变无常，必然要裁判和衡量我们的人性。”②从历史背景和地理情况看，诗人对塞浦路斯怀有特殊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何况他作为希腊驻英国的外交官对于“塞浦路斯问题”特别敏感，后来在1957年还出席了联合国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是塞菲里斯作为诗人主要着眼于这个岛的自然和人文背景，包括风土文物和民间艺术在内，其中当然也流露了个人的真情实感。最著名的一首诗是《海伦》，它根据欧里庇得斯在悲剧《海伦》中所断言的：海伦“从来没有到过特洛伊”，所谓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斯巴达王后纯粹是一件“莫须有的事”，从而控诉

① 《现代希腊文学史》，第234页。

② 转引自《希腊现代文学史》，第235页。

特洛伊战争完全是荒谬的无谓牺牲。为了渲染这个主题的悲剧气氛，诗人设想一只夜莺在特罗多斯山麓的避暑胜地普拉特雷斯彻夜鸣叫，安慰那些枉死者，使游客们“不得安眠”，连那些斯巴达女奴亦为之悲叹，“而她们当中就有海伦！……那么特洛伊呢？／在特洛伊，什么也没有，只有个幻影”，因为“诸神需要这样”，要人们“整整十年，为了海伦而屠杀我们自己”，让“深巨的苦难降临到希腊身上”。最后诗人表示希望“它真正是个传说／人类真的将不再继续／诸神的那个古老的杂耍，”但是他显然有所怀疑，如同怀疑历史与神明的真实性时不得不向夜莺提出质问：“什么是上帝？什么不是上帝？他们之间又有什么？”这种悲怆的呼叫在塞菲里斯诗中是罕见的，可见他对真理与虚伪、和平与战争问题的感慨是多么痛切了。“夜莺不让你在普拉特雷斯安睡”，这出自诗人旅游时中宵梦幻的叹息将永远在人类的良心上萦回，同时为塞菲里斯在现代世界诗坛上的地位发出有力的辩护。

从那以后，塞菲里斯又长期沉默，到1966年才发表新作《三首秘密的诗》。据说这是一组如《“画眉鸟”号》那样带有奥秘色彩的作品，大概因为是1962年从外交界退隐后同样的冥思遐想的产物吧。诗人还热心介绍外国诗歌，所译艾略特的《荒原及其他》和《大教堂凶杀案》曾迭次出版，其他译诗包括叶芝、庞德、纪德、茹弗、艾吕雅、米绍等人的合集，诗人谦虚地题为“抄本”，于1965年问世。

（六）

前面说过，塞菲里斯诗歌的鲜明个性主要是希腊民族的个

性，它孕育于悠久深厚的民族传统，同时受到时代与现实加诸这个古老民族的灾难与斗争的冶炼。正如民族豪情与个人意识在他身上密不可分那样，深沉的历史感和敏锐的现实触觉也是融合无间的。他既是在民族命运的背景中写自己情怀，更是以历史的眼光在讽谕当代。他思想上的求索是那么深远，仿佛潜行海底，掘及黄泉，而一旦冒出地表，便能高骋云霄，纵观八极。历史的积淀，时代的负荷，在他身上是沉重的："战争，毁灭，流亡"，从古到今压在他心头，使他显得有点阴郁，然而他又是那么热情，坦白，单纯，坚定，与上一代的颓废派以及现代欧洲许多被"荒原感"侵染的诗人迥然不同。也许正因为他植根于一个象希腊这样传统悠久、经历丰富的民族，所以才既不容易自满又不轻易失望吧？在他这里，黑暗的另一面是光明，怀疑的背后是信念，引导人类前行的毕竟还是后者。这样，他一开始就与悲观虚无的情绪分手，在三十至六十年代的希腊诗坛上独领风骚。

塞菲里斯大半生在外交界工作，参与尖锐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比许多西方诗人有更多深入时代现实的机会。但这样的经历既没有从思想上使他囿于民族主义的狭窄天地，也没有在创作上流于直白式的宣传。他反而从民族斗争和爱国主义上升到了人类命运与世界和平的境界，并坚持了诗歌艺术上不倦的追求。他诚然是个基本一贯的象征主义诗人，喜欢以暗示、烘托、联想等等着重写内心意识的活动，写哲理冥思，如生与死、变化与常性、历史与现实等对立统一的认识，但另一方面他继承了克里特史诗以及索洛莫斯以来的民间风格和"俗语文学"的传统，以大众的日常语言和自由明快的韵律写作。他抱怨人们"过多地装饰了我们的艺术，以致它的面目被黄金销蚀了"

(《河岸上的一位老人》)。他在获得诺贝尔奖金之后说过，当他的第一个诗集《转折点》出版时，他心中明白两点：一是要写朴素的诗，二是人们不会喜欢它。这表现了诗人的严肃而勇敢的创作态度，他凭着它终于获得了时代的赞许。不过，塞菲里斯的诗也不免有象征派通常有的某些弱点。这主要表现在用典过多，冥思与联想太深太远，神话、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属有时隐蔽模糊，因而给人以玄奥艰涩的感觉，对于我们这些不怎么熟悉希腊神话和历史的读者更是如此。他的少数作品在情调上显得有点伤感、低沉，没有发扬古代希腊艺术中自由活泼和疏朗开阔的一面，也是美中不足的。

塞菲里斯从五十年代开始在西方享有盛誉，后来声望益隆。但是诗人获奖时中国文学界已是山雨欲来、胸闷气短之际，以致根本听不到他的消息。现在是填补这个空白的时候了。希望这一来自爱琴海上但迟到了至少二十年的沉浑而刚健的行吟之声，对于促进我国新诗的发展繁荣有所帮助。

这个选集系根据1973年伦敦出版的《塞菲里斯诗选》希英对照本译出，篇什略有删削，并按写作(出版)年代调整了编排次序。英译者埃德蒙·吉里和菲利普·谢拉德，前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后者曾任教牛津大学，后来定居希腊。本人着手转译时，曾蒙杨宪益老先生热心鼓励和指教，并得到王焕生等同志的帮助，谨在此表示谢意。由于才疏学浅，自觉力不胜任，谬误之处尚望读者和专家们予以批评指正。

1986年5月于北京

转 折 点（1931）

贝 壳 与 云

但是一切都对我很不顺利，颠倒乖讹，
事物的本性在我这里都完全变了。

——《厄洛托克利托斯》①

转 折 点

时机，由一只我所珍爱的手
送过来的时机，
你恰好在傍晚到达我这里，
象只鸽子扑着黑色的羽翼。

我面前那条发白的道路，
睡眠的平静呼吸，

① 十七世纪的一部克里特史诗，作者维·考纳罗斯，内容是关于艾利托莎公主和勇敢的厄洛托克利托斯之间的爱情。

在一顿最后的晚餐末了……
时机，象一颗沙粒。

惟独你保持着
整个悲剧的漏壶[1]默无声息，
仿佛它瞥见了九头蛇[2]，
在那神圣的花园里。

你慢慢说

你在太阳面前慢慢地说着；
现在天黑了，
而你曾经是我的命运的纬线，
你，他们会叫你毕里俄。

五秒钟；发生了什么呢，
在这广阔的世间？
一种没有写出便被抹掉了的爱
和一只空空的水罐。

现在天黑了……何处是那个地方，

① 古代希腊人用的一种计时器。
② 希腊神话中的怪蛇，它被砍掉一个头时会长出更多的头来。

和你那直到腰身的裸露，
还有，上帝，我最心爱的一点
以及你的灵魂的风度！

悲叹的姑娘

在忍耐的石头上
黄昏时你默默地坐着，
你那眼睛的瞳孔
流露着痛苦的歌；

你嘴唇上的线条
裸露而颤抖，
这时灵魂在倾诉，
哭泣在祈求；

你心里有个动机，
是它激发了眼泪，
而你原来是从边界
回到丰收的一个躯体；

不过你内心的痛苦
并不悲伤，它倒是喷涌

某种力量，来给予世界
一个繁星密布的天空。

汽　　车

象只两脚规那样
交叉拥抱的公路上，
风的手指在头发中嬉游，
里程在肚子里流淌。

我们两人正要离去，一无所有，
由于温柔的注视而扭伤了颈脖；
心的化装，血的化装，
赤裸！赤裸！赤裸

……在一张床上，
枕头高耸如堆絮，
看晕眩怎样溜走，
象海中的一尾鱼……

在两枝岔开的公路上，
我们只有身躯要分手；
我们的心仍留在每个枝头，
一个左，一个右。

拒　　绝

在幽僻的海滩上，
那儿洁白得象只白鸽，
我们到中午觉得渴了，
可水是咸的，不能喝，

在金黄的沙上
我们写下她的名字，
但一阵海风吹来，
字迹便立刻消失。

凭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勇气，
什么样的愿望和热情，
我们过着我们的生活：原来错了！
于是我们来改变我们的人生。

阴间的伙伴

傻瓜们，他们吃了赫利俄斯·希帕利翁①的牛；

① 即太阳神阿波罗。

但是他剥夺了他们回去的机会。

——《奥德修纪》①

既然我们还有些硬饼干，
又何必那样丢丑
去吃正在岸上的
太阳神的牛。

因为每一头都是一个城堡，
你必须同它展开战争，
到四十年后方能成为
一位英雄和一个明星！

我们在大地的背上挨饿，
但是一旦我们吃饱了，
我们便堕落到这步田地，
无所用心和悠然自得。

雾

凭一张尤克利利琴来说吧②。

---

① 见查普曼《荷马史诗·奥德赛》第一卷11—14行，或杨宪益译《奥德修纪》第一页。奥德修斯回国途中到达特里那克里亚海岸，在那里因粮尽挨饿，他的伙伴们违背先知的警告和他的禁令，宰吃了太阳神的牛，后来受到惩罚。

② 引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在希腊流行的一首歌曲。尤克利利琴是一种与吉他类似的四弦琴。

"凭一张尤克利利琴来说吧……"
有架留声机这样哪哝着；
基督啊，告诉我该对她说些什么，
既然我已习惯于我的寂寞？

用衣冠楚楚的乞丐
使劲拉着的那种手风琴，
他们去访问天使，
可他们的天使就是厄运。

于是天使们伸开他们的羽翼，
但下面的迷雾越发低沉；
谢谢上帝，否则他们定会逮住了
我们的象画眉鸟般孱弱的灵魂。

而生活象条鱼那样冷酷——
你就是那样活的？——对，还能怎样？
已经有那么多的给淹死了，
沉没在大海的床上。

树木象珊瑚，
它们的色彩早已消散；
车辆如船只，
沉落了，而且孤单……

"凭一张尤克利利琴来说吧……"

一字不差地，可还要更多的字句？
亲爱的，你的教堂在哪里，
我已经厌倦于这样的隐居。

啊，假使生活是直线型的，
那我们会多么宽闲！
可它注定了是另一个模样，
你得在小小的角落里转。

那是个什么样的角落呀？谁知道？
只见灯光映照着灯光，惨淡地，
象一簇簇雪花默默无言，
而我们的灵魂却咬在牙关里。

我们会找到安慰吗？
白天黑夜紧连在一起——
什么都是黑夜，什么都是黑夜——
兴许能找到一点，如果我们去寻觅……

“凭一张尤克利利琴来说吧……”
我看见了她的红指甲——
它们在火光中是多么亮呀——
我咳嗽时便会想起她。

1924年圣诞节，伦敦

一天的情状

我们明明看到没有哪个灵魂住在那只苦命的船上!

——爱伦·坡①

十年前我们住在一个异国时一天的情状,
某个远古时代如上帝的天使般展翅飞去的
　　空幻精灵,
一个被忘记了的那么忧郁和痛苦的女人的
　　声音,
一种伤心的结局,某个九月的大理石背景。

新的房子,肮脏的诊所,疹子般的窗户,
　　棺材铺……
有谁考虑过一位值夜班的敏感药剂师的
　　苦处呢?
房间乱糟糟:抽屉、窗子和门都象野兽般
　　张开大嘴;
一个厌倦无聊的人摊开牌来,思量着,占算
　　着,审视着。

① 引自爱伦·坡的小说《阿·戈登·皮姆的故事》第十章,见《爱伦·坡诗文集》,美国名著出版公司,1982年,第1086页。

他烦恼：如果他们敲门，谁去开呢？如果
　　他打开一本书，他要看谁呢？如果他敞
　　开自己的灵魂，谁要看呢？一根链条。
哪儿有这样的爱，它一击便能把时间砸为
　　两段并打昏它呢？
只有言语和手势。面带皱纹站立在镜子面
　　前的一长篇单调的狂语。
象一条手绢上的一滴墨水，厌烦在扩展开
　　去。

船上的每个人都死了，但船追求着它从港
　　口启航时即开始追求的目标，
船长的指甲长得多快……而那位在每个港
　　口都有三个情妇的水手长，胡子没刮掉
　　……
大海慢慢地涨潮，绳索满怀骄傲，日光也
　　变得温和了。
三只海豚泛着黑黝黝的光辉；美人鱼在微
　　笑，一位被忘记的水手跨在桅杆上飘摇。

火　　箭

它不是大海，
它不是世界，

这天蓝色的光
在我们手指上。

在眼皮底下，
一千只触须
眩晕地摸索着，
要找到天宇。

惟独你的花盆里
有红红的康乃馨，
当我写作时你站着
在我面前象情人。

有一只鹿
黄得象硫井；
有一座塔
用金子筑成。

五只乌鸦
数着它们的年龄，
争吵得散开了，
象个五角星。

百合花染白了
亲爱者的云鬓，
在亲爱者身上

我写下整部的作品。

我不能只同
孔雀们一起生活，
也不能永远游历
在美人鱼的眼窝。

韵

嘴唇，我这行将褪色的爱情的保护者，
手，我的终将消逝的青春之囚械，
在大自然某处丧失的一张脸上的红晕，
树木……禽鸟……狩猎……

躯体，在阳光的灼热中黑得象葡萄，
躯体，我的富足的船，你向哪里旅游？
那是曙光淹没的时刻，
而我倦于把黑暗寻求……

（我们的生命一天天萎缩）。

厄洛蒂科斯洛戈斯[1]

社会上有一种最爱虚荣的人，他们瞧不起平凡的事物，把眼睛盯在远处，以无益的希望追求着空虚缥缈之境……

——品达尔[2]

1

命运的蔷薇，你在想办法来伤害我们，
不过你象那即将宣布的秘密一样圆转，
而你决定给我们的那个命令是漂亮的，
你的微笑象一把出鞘的宝剑。

你的循环的上升给万物以生机，
生活的观念从你的恶刺里出笼，
我们想占有你的欲望赤裸地萌发了，
世界是舒适的：一种简单的脉动。

---

① 此题系希腊文音译，原意是“爱恋的言语”。
② 即古希腊诗人品达罗斯（公元前518—442）；引文见他的《皮托竞技胜利者颂》。

2

大海的秘密在岸上给忘记了，
海底的黑暗在浪头上给忘记了；
记忆的珊瑚突然紫光闪闪……
哦，请别响，且倾听它那轻轻的

动作……你摸触那株有苹果的树，
手已伸出，那线索为你指路和引领……
哦，那些根和叶中的黑暗的震颤，
要不是你谁会带来那个忘记了的黎明！

但愿百合花再一次在分离的草地开放，
但愿日子如天空的拥抱成熟地绽开，
但愿那些眼睛唯独在强光中闪耀，
纯洁的灵魂象支横笛曲被显示出来。

是黑夜合上了它的眼睛吗？灰烬犹在，
好比弓弦上的一声闷响仍嗡嗡不已；
灰烬和晕眩留在黑色的海岸上，
而强烈的震动被囚禁在猜测里。

风的蔷薇，你明白但对我们突然袭击，
当思想还在搭桥，准备行动，

让我们安排好两种命运得以经过，
并且溅落在微弱和静止的光中。

3

哦，那些根和叶中的黑暗的震颤！
那深深沉寂中不眠的形体，走出来啊，
从你那屈绕的手臂中抬起头来，
好实现你的志愿并再一次告诉我

那些象一次拥抱般与血接触和融合的言语；
让你的如栗子树荫一样深密的情思
俯下身来，用你的浓发覆盖我们，
从那轻吻的柔毛到心中的叶子。

你眼光低垂，露出微笑，
那是另一时代的画师们谦逊的妙品。
一种出自古代福音书的忘记了的读物
传达着你的言辞和你的轻柔的声音：

“时间静静地超尘脱俗地流逝，
痛苦悄悄地泛滥在我的心窝，
黎明在天空破晓，梦还在飘浮，
仿佛芳馨的灌木林从身旁掠过。

“我的眼睛发怔，我的身体泛红，
一群鸽子警醒地飞落下来，
它们低飞着盘旋，包围着我，
而星星象人一般抚触着我的胸怀。

“我好象从海贝中远远地听到
世间的敌对而混乱的哀悼，
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它们随即消失，
而我这渴望中分岔的思想仍独占统治。

“仿佛我已从消失的记忆中赤裸裸
　　站起，
那时你走来，亲爱的，陌生又熟悉，
你宽大地允许释放我这驯顺者，
而这个，我正在疾猛的风中寻求不已……”

残缺的夕阳坠落了，不见了，
这似乎是幻想向天空索要礼彩。
你眼睛向下。月亮的刺儿开花了，
你对山岳的黑影觉得害怕起来。

我们的爱在镜子里渐渐缩小，
在睡梦中，这健忘的学校，
在时间深处，心脏在收缩
并且消失于一次异国拥抱的摇摆处……

4

两条蛇，美丽的、彼此分离、岔开的长舌，
爬着，搜寻着，在黑夜的树林里，
寻求一次荫蔽中的秘密的爱；
它们不眠地寻求着，不喝也不吃东西。

盘旋着，缠绕着，它们那不餍的欲望
延伸，折叠，旋转，在身上绕着圈圈，
它们为星空的法则所暗暗支配，
扭动着灼热而不可抑制的狂乱。

森林象根震颤的大柱站着在守夜，
而寂静是一只银杯，那儿有时候
会落进清晰而完整的回声，象一把
精工的凿子吊在割断了的绳子上头……

雕像突然醒来。但躯体已经消失
在海上，在风中，在太阳下，在雨里。
于是自然赐予我们的那些美人诞生了，
然而谁知道有没有灵魂在世上死去。

那分离的两条蛇一定在幻想中盘旋过了，

（森林因鸟类、嫩枝、花朵而大放光辉），
它们那迂回的追求仍在继续，
象那带来悲恸的周期轮转不已。

5

那改变了一切的正反两面的日子在哪里？
难道不会有一条可航的河道给我们，
不会有一片天空来洒落露水，
为这个被荷花麻痹而又滋养着的灵魂？

我们在忍耐的石头上等待奇迹，
它会打开天堂使一切都成为可能；
我们等待那个象古代戏剧中的信使，
当曙色盛开的蔷薇消失的时刻。

只有风的和命运的红蔷薇
我保留在记忆里，而夜的蔷薇，
一种沉重的旋律，我走过，一路发动着
紫色海洋的起伏沉浮……世界是简单的。

1929年10月—1930年12月，雅典

水　池（1932）

——献给乔治·阿波斯托利蒂斯

我发现我得把堂·胡安·塔弗拉的医院作为一个典型结构，因为它不仅几乎遮蔽着维萨格拉的大门，而且它的圆顶高耸，俯视全镇；而当我一旦把它画得象一个典型并挪动了它的位置时，我觉得还不如表现它的正面为好。至于它在镇上的位置，那是地图上已标明了的。

——多门尼科斯·逖托科波罗斯①

这儿一眼水池在地里扎下了基础，
它是地下水积聚的贮藏窟。
它的屋顶回响着脚步声。
星星可不同它的心脏会合。
每天让它增长，时开时闭，不和它接触。

上面的世界象扇子般打开，
同风的呼吸一起嬉游，

① 又名厄尔·格列科（1541—1614），希腊画家，建筑家，雕刻家。他先在威尼斯学习，后来定居于西班牙的托莱多，直到去世。这是他写在绘画《托莱多风景与设计图》上的题词。

以一种到黄昏才结束的节奏；
当听到一种注定的痛苦尖叫时，
便绝望地扑打羽翼和颤抖。

一个无情的夜的圆顶上
忧虑在步行，喜悦在经过，
发出命运的迅疾辚辚声，
容光焕发，片刻闪烁，
然后向乌木般的暗影中逃脱。

那些脸在前行！眼睛一排排地
在一条痛苦的沟渠中打滚，
而盛大日子的那些迹象
接纳着它们，让它们
与不要税金的黑土贴得更紧。

人类的身子低俯到地，
让渴求的爱保留在那里；
因时间点触而变成大理石的雕像
如今赤裸裸地落在那个丰满的
温柔地抚爱着它的胸脯上。

爱的渴望在寻求眼泪，
蔷薇在俯身——我们的灵魂；
自然的脉搏在树叶上震响，
黄昏象过客般降临，

接着是黑夜，接着是坟。

但这里有个水池在土里扎了根，
它是温暖、荫蔽的贮藏所，
积存着空中每个身子的呻吟，
以及同黑夜同白天的斗争，
而世界在成长、经过，但不向它挨近。

时光流逝，太阳和月亮轮转，
但是水已变硬，象一面明镜；
象睁着眼睛的殷勤期待，
当所有的船帆全都降落了，
在那滋养着它的大海边境。

唯独，它的心中有这样一群，
唯独，它心中有这样的艰辛
以及这样的痛苦，一滴又一滴
深深地撒下它的网，
在一个终生坎坷的人世里。

当波浪从拥抱中滚出时，
但愿它在那拥抱中终止，
但愿它在岸上给我们以爱，
那波浪，当它还没有把界线冲破，
但愿它留在沙滩上，成为水沫。

一股温暖象兽皮般展开，
象只睡着的野兽那样温驯，
它镇静地避免了恐惧，
敲打着睡眠之门，
向那清露如银的花园访问。

一个隐藏的躯体
从死的洞窟里低声呼吁，
象沟渠里的活水，
象草上闪光的水珠，
孤独地向黑色的根部倾诉……

哦，我们的生命之根
比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忧虑更近！
哦，比我们的眯着眼睛
严峻地瞧着我们的兄弟更近，
比那支还插在我们肋中的标枪更近！

哦，但愿那紧箍着我们的沉默之皮
只要我们一接触便立即松了，
好让我们忘记，天哪！忘记
那天天增长和压着我们的罪恶，
让我们得以逃脱知识和饥饿！

把我们的伤口的疼痛聚集起来，
使我们得以逃脱我们的伤口的疼痛，

把肉体的痛苦聚集起来，
使我们得以逃脱肉体的痛苦；
使玫瑰得以开花，在我们伤口的血中。

但愿一切都变得象
初次摸到、看到和尝到的那样，
但愿我们能抛掉老年的疾病，
象蛇蜕落的旧皮，
象绿色苜蓿中的枯黄。

伟大而纯洁的爱，多么安宁！
有一天晚上在险恶的高烧里，
你谦卑地俯下那裸露的腰身，
象羊群高处的雪白翅膀，
象只放在太阳穴上的轻轻的手掌。

那带你来的大海又把你带走，
带向那些正在开花的柠檬树，
既然命运女神已经悄悄地醒来，
一千张有着三条明显皱纹的脸，
被安排护送着走向坟墓①。

末药树拖曳着它们的挽歌，

① 在希腊正教为耶稣受难节举行的仪式中，人们抬着基督躺着的像绕教堂或教堂所在的街子游行，以表示重新安葬基督。

好让人类被火焰镶嵌在
眼中的希望得以跟随，
照亮着因春天的努力
而出汗的盲目的大地。

彼岸世界的火焰，在今天
正汹涌向前的春天高处照耀的烛光，
枯萎花圈上的哀悼的阴影，
脚步……脚步……缓悠悠的钟声
象一条链子在无尽地延长。

我们快死了！我们的神快死了！
那些大理石雕像知道这一点，
便象发白的黎明不屑地俯视着
这眼皮肥厚的碎裂的外来牺牲者，
当死亡成群地走过的时候。

……………………

他们隐隐消失，他们的惨烈悲伤
在那些低落的教堂烛影附近，
烛光在他们低俯的前额上镌刻着
当魔术和星星在正午消隐时
那个充满欢乐的生命。

但黑夜不相信黎明，

而爱永远将死亡编织，
于是，一个教人以沉默的水池
象个自由的灵魂
留在这炽热的城市。

神话和历史[1]（1935）

如果说我有什么趣味的话，
那便是对于泥土和石头的。
——阿·兰波[2]

1. “三年了……”

三年了，我们热切地等候着报信者，
密切地守望着
松树、海滩、星星。
一个携带着犁头或者乘着船的人，
我们寻觅着，要重新发现最初的种子，
好让古老的戏剧能重新开始。

我们回到破败的家园，
四肢瘫痪，嘴唇破损，

① 《神话和历史》中的二十四首诗原来都没有题目，是译者以第一行作为标题的。
② 法国诗人（1854—1891），引句出自诗集《饥饿的节日》。

由于尝够了苦咸干燥的海风。
醒来后我们向北方旅行，象一群陌生者
被天鹅的洁白羽翼击败了，坠落在迷雾中。
在冬夜，来自东方的雪风将我们激怒，
而夏天我们又陷入炎日漫长的痛苦。

我们带回了
这些在艺术上相当粗陋的浮雕。

2. “石窟中还有另一口井……”

石窟中还有另一口井，
我们通常很容易从中汲出偶像和彩饰，
使那些仍然忠于我们的朋友们高兴。

井绳断了，只有井口的索痕
犹使我们记起幸福的往事：
正如诗人① 说的，边沿上的手指。
那些手指感到石头有一点凉意，
便用灼热的体温战胜了它，
而石窟以自己的灵魂打赌并且输了，

① 指希腊诗人索洛莫斯（1798—1851），后面的话引自他的散文《扎金索斯的女人》第一章。

每时每刻充满了沉寂，没有一滴水。

3．“我醒来时……”

〔记住你被杀害处的那个浴室①〕②

我醒来时手里拿着这个大理石的头，
它使我两臂酸疼又不知把它放到哪里。
它是我走出梦境时坠入梦中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合为一体，它要分离已很不容易。

我看着那双眼睛：既不张开也不紧闭；
我对那张嘴说话，它好象正要说些什么；
我捧着它的脸，那儿已胀破了皮，
我已再也没有力气。

我的两手失去又回到我身上，
这时已经残废。

---

① 引自古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奠酒人》。剧中俄瑞斯忒斯在他父亲的坟头提醒死者记住他被刺杀处的那个浴室。阿伽门农是在征服特洛伊之后回家时被他的妻子和弟弟阴谋杀害的。见人人文库版《埃斯库罗斯诗剧》第114页。

② 〔 〕中的引语或人名等，带有题解的性质，与本诗内容或作者的立意有关。下同。

4. “如果灵魂……”

〔阿耳戈英雄①〕

如果灵魂
要认识它自身，
它必须深深透视
一个灵魂的内心②：
我们在镜子里见过的那个陌生者和仇人。

同伴们都是好的，他们从不诉苦，
对于工作或饥渴，或者寒霜，
他们有着树木和波涛的风度，
能接受风风雨雨，
接受黑夜和白天，
在变迁中坚贞不渝。
他们是好人，整天整天地
低着头划桨，热汗滂滂，
有节奏地呼吸，

---

① 希腊传说中在伊阿宋率领下取金羊毛的英雄们。
② 引自柏拉图的《阿尔基比阿德斯》。据塞菲里斯自述，苏格拉底对阿尔基比阿德斯说的这句话与波德莱尔的《热恋者之死》引起他产生同样的激情。

而他们的血胀红了一张驯顺的皮。
他们有时歌唱，眼睑低垂，
当我们经过那干旱的长着巴巴利[1]无花果树的岛屿，
向西方犬吠不绝的海角那边驶去。
如果它要认识自己，他们说
它一定会考察一个灵魂，他们说，
而船桨敲击着夕阳照耀中
那金色的海波。
我们经过许多的海岬，许多海岛，
大海引向另一个大海，海鸥和海豹。
有时不幸的妇女们哭泣，
哀悼她们丧失的儿女，
而另一些在愤怒地寻找亚历山大大帝
以及埋葬在亚细亚海底的光辉。
我们停泊在夜香四溢的海岸边，
那儿鸟语啁啾，海波给水手
留下伟大幸福的记忆。
可是航程没有终止。
他们的灵魂与桨和桨架合而为一，
与船头那张严肃的面孔，
与舵的足迹，
与那搅碎他们的影子的海水合而为一。
那些同伴们一个个死了，
眼睑低垂。他们的桨

① 北非沿海地区。

记下了他们在海岸长眠之地①。

没有人记得他们。正义。

5. “我们不认识他们……”

我们不认识他们；

那是深处的希望说的

说我们很小就认识他们了。

我们大概看见过他们两次，后来他们当上了水手，

载着煤，载着谷子，我们的朋友

永远在海洋那边消失了。

黎明发现我们坐在疲惫的灯下

笨拙地使劲在纸上画着

船只，美人鱼，或者贝壳；

黄昏时我们走向河流，

因为它告诉我们怎样到海洋去；

而我们晚上住在充满焦油味的地窖里。

我们的朋友离开了我们，

---

① 荷马史诗《奥德修纪》：奥德修斯最年青的伙伴厄尔帕诺耳（埃尔屏诺）的阴魂请求将他的船桨竖立在他的坟地上，作为对他的永久纪念。见杨宪益译《奥德修纪》第134页。

　　也许我们从未见过，也许
我们在梦中遇到他们，当睡眠
仍然把我们带近那翻腾的海面，
也许我们寻找他们，因为我们寻找另一种生活，
在越过雕像的那边。

6.“雨中，那个带喷泉的花园……”

〔莫里斯·拉弗尔①〕

雨中，那个带喷泉的花园：
你只从低处的窗户，从模糊的玻璃后面
才能看见。你的房顶
　　只有壁炉里的火苗才能照亮，
而有时凭远处的电闪会辨认，
我的老友，你那前额的皱纹。

花园带着喷泉，它是你手里
另一生命的旋律，
在残破的雕像和悲剧柱石的那面；
是夹竹桃中的一场舞蹈
在新的菱形玻璃板旁边，
那雾样的玻璃将把花园从你的岁月切断。

① 莫里斯·拉弗尔（1875—1937），法国作曲家。

你不要呼吸；土地和树苗
将从你的记忆中长出
来敲打这个被雨滴
从外部世界敲打的窗户。

7. “大海向西……”

〔南风〕

大海向西同一列山脉会合。
南风从左边吹来，刮得我们恼火极了，
是那种切肤刺骨的风啊！
我们的房子在松树和角豆树中。
高大的窗户，宽大的方桌，
让我们给你写信，到如今已写了这么久；
那些信投入了分隔我们的裂缝，
为的是将裂缝填平。

启明星，当你俯下你的眼睛，
我们的光景便那么甜蜜，胜过那
涂在伤口上的油膏；那样欢欣，
胜过浸润舌根的凉水；
那样宁静，胜过天鹅的羽翼。
你把我们的生活掌握在你的手心。
吃过流亡的苦果以后，在晚上，

只要我们留在那粉墙前面，
你的声音便如希望之火来接近我们；
而这风又开始呜咽，
象把剃刀刮着我们的神经。

我们每个人都给你写同样的东西，
每个人都在别人跟前沉默不语，
每个人都各自守望着同一个世界，
守望着山脉上的白天和黑夜，
守望着你。

谁来揭掉我们心上的忧愁呢？
昨夜一场大雨，今朝又是那样，
满天乌云紧压着我们。我们的思想——
象昨天那松针般的雨脚纷乱如麻，
它们被捆着不用，放在我们的门旁——
快要堆成一座崩溃的高塔。

在这些大部被毁灭了的村子中，
在这个面对南风的海岬——
它的山脉在我们前面遮蔽着你——
谁来为我们计算我们决定忘记所要付出的代价？
谁来领受我们的奉献，在这秋季的末尾？

8. “它们在追求什么……”

它们在追求什么，我们的灵魂，
在破旧的甲板上旅行，
同面黄饥瘦的妇女和哭叫的婴儿挤在一起，
不会因为看到了飞鱼，或者
看到了桅尖指出的星星而忘记自己，
整天在留声机唱片的干扰下，
向那并不存在的圣地走着，
还低声嘟囔来自外国语的破碎的思想——
我们的灵魂，它们在追求什么？

它们在追求什么，我们的灵魂，
在腐朽的泡透了咸水的船架上，
从一个港口向另一港口行进？

转动着破碎的石子，一天天
愈益艰难地呼吸着松树的清芬，
游泳于这个海的水中，
那个海的水中，
没有触觉，
没有人，
在一个不再属于我们

也不再属于你们的国境。

我们知道那些岛屿是美丽的，
在这儿周围我们摸索着的某地——
稍稍近一点或者远一点，
总之是最小的距离。

9. “这海港老了……”

这海港老了，我再也不能等候
那位动身到松树岛去了的朋友，
或者那位到悬铃木岛去了的朋友，
或者那位到海上去了的朋友。
我敲敲那些锈了的大炮，我敲敲那些桨，
这样我便可以重新振作并下定决心。
那些船帆散发的咸味
只说明下一次风暴快要来临。

如果我当初决定单独留下，那么
我所希望的便是孤寂，而不是这样久等
和我在这地平线上被击碎的灵魂，
这些线条，这些色彩，这种安静。

夜的星星把我带回到奥德修斯[1]的预期，

① 荷马史诗《奥德修纪》中的主角。史诗中将长满常春花的原野当作死者的国度。

他在等待常春花中那些死去的部属。
当我们在这常春花丛里停泊时，
我们原希望找到那见过阿童尼① 受伤的峡谷。

10. “我们的国家被包围……”

我们的国家被包围，四周全是山岳，
白天黑夜以低低的天空为屋顶。
我们没有河流，没有山泉，没有水井，
只有少数的水池——还是干涸的——
它们发出回响，而我们崇拜它们。
一种枯涩的空洞洞的声响，象我们的孤独那样，
象我们的爱情那样，象我们的肉体那样。
我们觉得奇怪，我们过去居然能建筑
我们的房子、畜舍、棚屋。
而我们的婚姻，那些清凉的花冠和戒指②
变成了我们的灵魂难以理解的谜语。
我们的孩子是怎样生的，怎样长大的呢？

我们的国家被封闭了。两块撞击着的黑色巨石③

---

① 希腊神话中美神阿芙罗狄蒂所爱的美少年，后被野猪咬伤致死。这个少年的血泊中长出秋牡丹，而爱神伤悼的泪水里长出了蔷薇。

② 在希腊正教婚礼上，新郎新娘交换花冠和指环。

③ 指希腊传说中博斯普鲁斯海峡上那两块浮动着彼此碰撞的岩石，阿耳戈英雄伊阿宋和他的战士们为取得金羊毛必须从它们当中通过。

已把它夹住。当我们走去，
礼拜天到港口去呼吸，
我们看见了，在落日的辉映中，
那些由永无止境的航行留下的碎木板，
那些已经不懂得怎样恋爱的肉体。

11. “有时候你的血液象月光……”

有时候你的血液象月光
冻结在无边无际的夜里，
你的血液张开白色的翅膀，覆盖着
黑的岩石、树木和房屋的形状，
用一点点来自我们孩提时代的光。

12. “三块岩石……”

〔海中的瓶〕

三块岩石，几根烧焦的松木，一座孤寂的小礼拜堂；
往北去，
同样的风景再次出场：
状若大门的三块岩石，已经锈了，

几根烧焦的松木，黑里泛黄，
一座粉刷过的小屋，四四方方；
再往北，重复多遍，
还是同样的风景一层层重迭出现，
直到地平线，到那薄暮的天边。

我们在这儿泊船，接合我们的断桨，
饮水和睡眠。
那叫我们痛苦的大海是深沉莫测的，
还打开了无限的宁静一片。
在这里我们从卵石中找到一个硬币，
便掷骰子来断定它应归谁。
那个最年青的① 是获得者，他消失了。

我们又划着我们的断桨出发了。

13．“抛击石，旗帜……”

〔希德拉②〕

抛击石③，旗帜，大炮的声音，

---

① 参看本书第55页关于厄尔帕诺耳的注释。
② 希德拉是伯罗奔尼撒东北岸的一个岩石海岛，曾在十九世纪希腊独立战争中对海军有贡献，为此人们年年以多彩的节日活动庆祝它。
③ 也可译为“大铁块”，即古代希腊人系于兵船桅杆上用以抛击敌船之石块或铁块。

大海对你的灵魂曾经是那样严峻，
它浑身碧蓝，载着色彩斑斓的船只，
摇晃着、滚动着、抛掷着它们，以雪白的羽翼，
它对你的灵魂曾那么严峻，
如今却五彩纷呈，在灿烂的阳光里。

白帆，阳光，水淋淋的桨，
以擂鼓般的旋律敲击静止的波浪。

你那顾盼生辉的眼睛那么动人，
你那张开的两臂光洁无比，
你的嘴唇一如往常
生机丰润地面对这样一个奇迹；
你是在寻找什么，
　　你寻找什么呀，在灰烬旁或霖雨中，
或者在雾里风里，
即使灯光渐渐暗淡，
城市渐渐消隐，而拿撒勒人
从石板道上向你袒露着他的心，
你寻找什么呀？你为什么来了？你在寻找什么？

14. “三只红色的鸽子……”

三只红色的鸽子在阳光中

以我们所钟爱过的人们的
那种色彩和姿影
刻画着我们阳光下的命运。

15. “睡眠象一棵树……”

〔象梧桐树那样的浓荫？①〕

睡眠象一棵树将你覆盖在绿叶里，
你象一棵树在静谧的阳光中呼吸。
我从清澈的泉水中观望着你的面容：
眼帘紧闭，眼睫毛轻拂着流水。
在柔软的草中我的手指找到了你的手指，
我按着你的脉搏切探了一会儿，
感觉到你心中另一地方的悲戚。

在悬铃木底下，在水边，在桂树叶中，
睡眠移动着你，把你散布在我的周围，
在我附近，但不让我接触到你的全身——
一个如你那样贞静的躯体；
眼看着你的身影扩大又缩小，
消失在旁的阴影中，在那另一个

① 见古罗马散文作家小普林尼（约41—约114）的《书信》第一卷。

将你放走又把你拉回的天地。

我们过着他们让我们过的生活。
可怜那些如此耐心地等候着的生命
在沉重的悬铃木下那黑黑的桂树叶里消磨，
还有那些孤独地向水池和井水说话的人，
他们已经在声浪中淹没。

可怜那个与我们共艰苦的同伴，
他象只乌鸦窜入废墟那边的阳光中，
可没有希望享受我们的报酬。

在睡眠之外，请给我们以静穆。

16. “疾驶，疾驶……”

〔那名字是俄瑞斯忒斯①〕

疾驶，疾驶，在跑道上疾驶着，
跑了多少圈呀，多少血染的衣襟，
多少黑色的行列，那些观望着我的人；

① 引自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埃勒克特拉》中描写俄瑞斯忒斯在德尔法参加战车赛的一段。见《索福克勒斯剧作集》伦敦1953年版第102页。

他们望着我坐在战车里
举起我这荣耀的手，而他们是欢声阵阵。

战马嘴角的泡沫激励着我，这些马儿时才疲倦？
轮轴吱吱地响着，轮轴在燃烧，轮轴儿时才迸发火焰？
缰绳儿时才扯断，马蹄儿时才齐声踏在地面上，
在柔软的草地，在罂粟花中间，
春天你在那儿采摘过雏菊一朵。
它们是可爱的，你的眼睛呀，但你不知道向哪里看，
我也不知道该看哪里，我，没有国家，
我在这儿继续斗争，反复了多少遍？
我觉得两腿发抖，要从轮轴的上方，
从车轮上方，从险恶的跑道上方栽下来，
双膝很容易打弯呀，只要诸神高兴，
谁也逃不了，逞强也不例外，
你无法逃避那摇荡着你的大海，
你在这紧急时刻同那些喘息的骏马，
同秋天那伴着柔和的曲调歌唱的芦苇
一起寻找着的大海，
那个你所找不到的海啊，无论你怎样奔跑，
无论你怎样绕过那阴郁恼怒的复仇女神，
它也不会轻饶。

17. “既然你要走了……”

〔阿斯提阿那克斯①〕

既然你要走了，就请你带走这个孩子，
在那株悬铃木底下出生的孩子，
当那天号角回响，刀剑喧阗，
汗淋淋的战马喷着泡沫
向水沟俯首，
接触碧绿的水面。

岩石带有我们祖先的机智，
橄榄树带有我们祖先的皱纹，
我们兄弟的鲜血在土地上还留有余温，
这一切都是有力的鼓舞，崇高的典范，
对于那些懂得祈祷的灵魂。

既然你要走了，既然那还债的日子
已经降临，既然无人知道他
将要杀谁或者将怎样去死，

---

① 荷马史诗《伊利昂纪》中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与安德洛玛克所生的小儿子，后来特洛伊城陷落时被希腊人杀死。此诗写赫克托耳出战之前安德洛玛克对他说的话。

请把这孩子带走，他是出生在
那株悬铃木的枝叶下，
请教育他学习这些树吧。

18. “我遗憾……”

我遗憾让一条宽阔的河从我的手指间流过
而没有饮一滴河水。
如今我在向石头里沉溺。
红色土壤中的一株小松树
就是我所有的唯一伴侣。
凡我所爱者都已同房子一起消失，
那些房子在去年夏天还是新造的，
但秋风一来就倒了。

19. “即使风起了……”

即使风起了也不使我们觉得寒冷，
而且柏树下的荫翳还那样狭小，
而且周围到处是伸向山岳的坡道；

他们对于我们是一种负担，

说生活并不那么容易，
说死亡有未经探索的道路
以及它自己的独特公理；

说我们虽然至今还站得笔直
却正在死亡，变成石雕的兄弟，
硬的软的联结在一块，
而那些古代的亡人已逃脱了轮回并重新站起，
流露出神秘安详的笑意。

22. “那么多的事物……”

那么多的事物匆匆地掠过我们眼前，
以致我们的眼睛到头来什么也没有看见，
只有前前后后一片白纸般的记忆：
某天晚上在一堵围墙里面
看到些奇异的幻影，甚至比你们更新奇，
它们过去了，消失在胡椒树静静的叶丛里。

深深懂得了我们的这个命运，
在残破的石雕间漫游了三千年或六千年，
在那些崩溃的也许是我们家园的建筑物中搜寻，
尽力回忆历史的年代和英雄事业：
这任务难道我们还可能承担？

团结起来又分散了，
斗争过，如他们说的，同并不存在的艰苦，
迷失了，然后又找到一条拥挤着盲目队伍的大路，
如今正在沼泽和马拉松湖中沉没，
难道我们还能够死得其所？

23. “再远一点……”

再远一点，
我们将看见杏子树正在开花，
大理石在阳光中忽闪，
海洋在波卷浪翻。

再远一点，
让我们升到更高的水平线。

24. “大海的工程，爱的工程……”

大海的工程，爱的工程，在这里完了。
那些有朝一日会在我们结束的地方生活的人——
如果血液会在他们记忆中发黑和翻滚——

让他们别忘了水仙花中我们这些脆弱的灵魂，
让他们将牺牲品的头向厄里波斯[①] 摆正；

我们这些一无所有者要教给他们以和平。

① 厄里波斯是希腊神话中尘世通往冥府的暗界。据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第十卷：女巫喀耳刻叫奥德修斯向冥府献祭一头公羊和一头黑母羊，并将其头正对暗界。见查普曼《荷马史诗·奥德赛》（伦敦版）第184—185页；杨宪益译《奥德修纪》第130页。

吉诺帕迪亚（1935）

桑托林岛在地质上是由浮石和陶土构成的，海湾里的岛屿时隐时现，变迁不已。这个岛曾是一种很古老的宗教的中心，那里时常表演一种节奏严格而粗犷的抒情舞蹈，名叫吉诺帕迪亚。

——《希腊指南》

桑托林岛

如果你可能，请俯身于这黑暗的海上，
忘记那赤脚的笛声，
它踏着你的睡眠在另一个沉落的生命中旅行。

如果你可能，请在你最后的贝壳上写下
那日子，那地点，那姓名，
并把它抛入大海，使之下沉。

我们发现自己赤裸裸地在浮石上
守望着那些上升的岛屿，
守望着那些红色的岛屿下降，

进入它们的睡乡，进入我们的睡乡。
我们发现自己在这里袒裸着
掌握着那架天平，
它倾向于不义的一方。

权力的脚背，毫无遮掩的意志，受尊重的爱情，
正午阳光下成熟的计划，
用一只年青的手拍着肩膀的
命运的行程；
在那分散的无力抵抗的国土上，
那些岛屿——废墟和灰烬——正在下沉。

神坛被毁坏，
朋友被忘记，
棕榈叶子沦落在污泥里。

如果你可能，就让你的双手去旅行吧，
在这里沿着时间的曲线
连同一只接触到地平线的船。
当骰子敲响大石板，
当长矛刺透了护胸甲，
当眼睛认出那个陌生人，
而爱情流于干涸，
寓于穿孔的灵魂；
当你环顾周围，看见了
到处是被砍割的脚，

到处是暗淡了的眼睛；
当你连自己所要的死亡
都再也不能选择时——
听到一声喊叫，
甚至狼的嗥叫，
这便是你的本分：
如果你能够，就让你的手去旅行，
把你自己从不忠的时代解放出来，
然后下沉——
任何人凡是举起那些巨石的都得下沉。

迈 西 尼[1]

把你的手给我，把你的手给我，把你的手给我。

我在夜里看见了
山岳的巍峨，
看见了山那边的平野，上面泛滥着
一个看不见的月亮的清波，
看见了，当我回过头来，
那些堆在一起的黑色石头，
以及我的生命，象根绷紧的弦索，

① 希腊东南部的一个古都，曾是青铜器时代文明的中心地。

从开始到末了，
那最后的时刻：
我的手。
凡是举起巨石的人都下沉了；
我已尽我所能举起了这些石头，
我已尽我所能珍爱过这些石头，
这些石头，我的命脉。
我受伤了，因自己的土地，
我受苦了，为自己的衬衣，
我受到了惩罚，被自己的神祇，
这些巨石。

我知道他们并不清楚，
但我已多次走着这条道路，
从杀人者到牺牲者，
从牺牲到惩处，
从惩处到下一次谋杀，
摸索着
那无穷无尽的财富，
在那偿还的夜晚，
那时复仇女神开始吹哨了，
在荒草滩
我看见蛇与蝎子交缠得紧紧
盘在邪恶一代的上头，
我们的命运。

声音，来自石头，来自这昏暗世界的
更加深沉的酣睡；
劳动的记忆，植根于那些
已被遗忘的脚步敲击大地的节奏里。
躯体，赤条条地
陷落在另一时间的底层。
眼睛紧盯着，盯在你
无论怎么努力也看不清的一个点上；
灵魂
正在拼命要成为你自己的灵魂。

甚至沉默如今也不属于你，
在这里，连石磨也停止了转动。

习 作 集（1940）

赠　　诗

马修斯·巴斯卡利斯的信

纽约的摩天大楼永远不会懂得降临到吉菲西亚① 的凉爽，
但是当我看到你所熟悉的
挂有硫磺火焰中受苦者的绘画的
教堂高处的两棵柏树，
我记起了我在海外时多么喜欢那些雪松背后的两个烟囱。

整个三月风湿病折磨着你那宝贵的腰部，于是夏天你到阿
　　迪普索斯② 去了。

① 吉菲西亚是雅典北部距离城中心约八英里的一个供水条件很好和凉爽的住宅区。

② 在尤波伊亚西北岸，从古罗马时代以来一直是著名旅游胜地。

上帝！坚持活下去也真不容易，仿佛一条暴涨的河要穿过一个针眼。
天黑前始终酷热难熬，星星又放出了蚊子，我独自饮着苦涩的柠檬水，可仍然口渴；
月亮和电灯，鬼影和令人窒息的传染瘟疫的沼泽地。

维莉娜，生活已毁了我们，连同雅典的天空和那些往自己人头上爬的知识分子，
以及因于旱和饥荒而沦于徒有其表的风景，
象那些为戴上一只单眼镜而出卖灵魂的青年人，
象那些把向阳花的头部吮吸得成为百合花形状的姑娘。

日子缓缓地过着；我自己的日子在那些拖着秒针走动的钟表间环行。
记得我们曾怎样气呼呼地东歪西拐穿过小巷，为了避免刺眼的汽车前灯。
海外世界的观念包围着我们，象一张网把我们笼罩着，
而我们离开时身上暗藏着尖刀，你说"哈摩迪奥斯和亚里斯托吉顿。"①

维莉娜，请低下你的头，好让我看看你，尽管我看你也得望着远处。
一个人的价值是什么，在"基督再临"时他需要什么，并

① 古代希腊雅典的一对青年朋友，他们为暴君希皮亚斯兄弟所害，被后人视为英雄，称为"雅典解放者"。

怎样为他的生存辩护？
啊，只会发现我自己处于一只失落在太平洋中孤独地与风
浪为伍的弃船之上，
孤独地，既没有无线电也没有能与大自然作战的力量。

1928年8月5日于科基纳拉斯

辛格鲁林荫道，1930年

——致乔治·塞奥托卡斯，是他发现了它。①

当那微笑在你旁边暗暗流露着，
迷住了你，想屈服又不表同意时，

当那种因钻研书本而留下的眩晕从你心中向两旁的胡椒树
移动时，

当你离开那只石化了的以破旧装备向深海航行的船，
离开那带有金饰的拱门，
离开那些因烦恼而变得更加狭小的石柱时，

当你把那些为了计算和贮藏财富而精心刻制的器皿，

① 小说家乔治·塞奥托卡斯在早期作品《自由精神》（1929）中“发现”了辛格鲁林荫道，它从奥林匹斯山宙斯的神殿到法勒鲁和海滨，是那时雅典最宽阔的林荫道。

把那个无论你怎样也不能与你自己的灵魂相比的灵魂，
把那只收税的手，
把那张在摇篮里和阳光中闪耀的娇小的脸——把所有这些
　　都抛在背后时，

当你用你的心和你的思想
同那条向前伸展、僵化和离去的发黑的河流融为一体时：

扯断阿丽亚德尼[①]的线儿，然后瞧吧！
那美人鱼的天蓝色身体。

题一首外国诗

——1931年圣诞节为埃利而作

他很幸运，因为经历了奥德修斯那样的航行。
很幸运，如果出发时他觉得心里那强大的爱的缆索象血液
　　跳动处的脉管在那里延伸。

一种有永恒旋律的爱象音乐般不可战胜，永无终了，
因为它是我们出生时诞生的，而它死亡时，如果它会死的
　　话，我们或任何别的人都不知道。

---

① 女子名。

我请求上帝帮助我，在某个巨大幸福的时刻，说出那种爱
　　是什么；
有时候，当我陷于流亡的困境，我听见它在远处嘟哝，象
　　大海被一种无名飓风袭击时的涛声。

奥德修斯的阴影一再在我面前出现，他的眼睛已熬得通
　　红，由于泡够了苦咸的海沤，
由于他长期渴望再一次看到从他那暖烘烘的炉子升起的炊
　　烟和那只已经老了还守候在门前的狗。

一个巨人从他那苍白的胡须中低语着，用我们三千年前说
　　过的那种言辞。
他伸出一只被绳索和舵柄磨出了老茧的手掌，他的皮肤长
　　年被干燥的北风、被炎热和冰雪所侵蚀。

仿佛他要把那超凡的独眼巨人、那些以歌声来使你忘记的
　　塞壬[1]、六头妖[2]和大旋涡[3]从我们当中驱尽；
那么多混杂的怪物不让我们记起，他也是个在世界上进行
　　斗争的有灵魂和肉体的人。

他是强大的奥德修斯，曾提议阿凯人用木马攻入特洛伊而
　　取胜。

① 希腊神话中的海上女妖，她以歌声蛊惑过路的航海者。
② 意大利西端的锡拉石上的妖怪，专捕船上水手。
③ 西西里沿岸墨西拿海峡锡拉石对面的大旋涡，是对航海者的一大威胁。

我料想他即将告诉我，我也可以建造一匹木马去攻取我自
　　己的特洛伊城。

因为他说话谦和而镇静，不用严词，仿佛是我的父亲，
或者象我童年时代的老水手，他们背靠着鱼网，在冬天寒
　　风怒吼的清晨，

时常泪眼汪汪地背诵《厄洛托克利托斯》之歌①；
那时我便会在睡梦中为走下大理石台阶的艾莉托莎的不公
　　正命运而哆嗦。

他告诉我你所感到的剧痛，当船帆因记忆而鼓满和你的灵
　　魂变成了一只舵时；
告诉我那是多么凄清，在黑夜，象打谷场上的谷壳般无所
　　依恃；

告诉我看到你的伙伴一个个被风吹雨打流离失所的痛苦，
以及在留下的生者已不再够数时你怎样奇怪地与死者商量
　　而受到鼓舞。

他说着……我仍然看得见他那懂得如何评价船头那个美人
　　鱼雕刻的双手
把冬天心中那平静碧蓝的大海捧献给我。

---

① 十七世纪的一部克里特史诗，作者维·考纳罗斯，内容是关于艾莉托莎公主和勇敢的厄洛托克利托斯之间的爱情。

俳句十六首

那是短促的……

——马可·奥勒留斯①

1

只要将一滴酒
注入大湖里，
太阳就会匿迹。

2

田野里没有一支
四片叶子的苜蓿：
那三片中该谁负责呢？

3

椅子都是空的：

① 古罗马皇帝（161—180在位），信奉斯多葛主义，好征战，迫害基督教徒；行军中写成《沉思录》十二篇。引句见该书第三篇。

那些雕像已回到
别的博物馆去了。

4

那是我们的亡友
或者留声机的
声音吗？

5

她的手指
衬托着天蓝色围巾——
你瞧：珊瑚树。

6

沉思时
她的乳房沉重，
在镜子中。

7

我再一次

用树叶披戴好，
而你——你咩咩叫。

8

黑夜、风声
离情
扩展和波动

9

裸体女人
绽开的石榴
满怀着星星。

10

且看我扶起
一只没用化妆品的
死蝴蝶。

11

你怎能把每个人的

上千块碎片
拼集在一起呢？

12

［无利可图的行业］

舵手出什么事了？
船在打转转，
也不见一只海鸥。

13

［残忍的复仇女神］

她没有眼睛，
她拿着的蛇
在吞噬她的双手。

14

这根圆柱上有个洞，
你能看见
珀西芬① 吗？

① 希腊神话中的冥王之妻。

15

世界在下沉：
紧抱着吧，它会把你
孤零零地留在阳光里。

16

你写作：
墨水在减少，
海浪在增多。

这个身体

这个希望象树枝般开花结果
并变成风霜中的一支横笛的身体——
想象将它插入了一个嘈杂的蜂窝
以便产生音乐的节奏并把它折磨。

飞　行

我们的爱只不过如此：

它离开又返回并带给我们
一只在远处低垂着的眼皮，
一个埋没在早晨草地里的
石雕的微笑，
一只我们的灵魂坚持要解释的
奇怪的贝壳。

我们的爱只不过如此：它悄悄地
摸索于我们周围的事物中，
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要死
那样地激动。

而如果我们抱住了腰身，
尽可能紧紧勾住别人的头颈，
让我们的呼吸与那人的呼吸
混合在一起，
如果我们闭上了眼睛，也只是由于
那个在我们的飞行中深情地
坚持不放的渴望而已。

描　　写

她两眼矇眬地走过来，而那只雕刻的手，
那扶过犁把的手，

那握过笔杆的手，
那在风中摊开着的手，
一切都威胁着她的静默。

一丝涟漪从松林飘向大海，
与微风卑弱的呼吸相嬉戏，
然后被那两个黑色的悬崖危石① 阻止了。
我敞开胸口深深地呼吸！
金羊毛在海上闪烁。
那颜色，那颤抖和皮肤是她的，
我这手掌的地平线上的山脊是她的。
我敞开我的心扉，
它充满转瞬即逝的想象，普罗透斯② 的种子。

这时我注视着月亮，
那浸染在一只年青母狼的
鲜血中的月亮。

1934年8月，于斯毕特西斯

以G.S.③的风格

无论我旅游到哪儿，希腊都使我痛苦。

---

① 见《神话和历史》第十首注。
② 希腊神话中的海神，以善变著称。
③ G.S.即乔治·塞菲里斯。

在佩里昂山脊，在栗树林中，
喀戎[1]的衬衫从树叶中飘出，来拥抱我的身躯，
当我爬上山坡，海浪在后面跟随
也爬上来，象寒暑表中的水银柱，
直至我们找到山中的泉水。
在桑托林那些往下沉的动人的岛屿上，
听着浮石上某处吹奏的笛声，
我的手给钉在船舷的上缘，
被一支突然飞来的箭镞，
从一个业已消失的年轻的国境。
在迈西尼，我举起阿特柔斯住宅的巨石和宝藏，
并同它们一起睡在"美女海伦"旅馆里；
当卡珊德拉[2]啼叫时它们一见天亮就消失了，
一只雄鸡垂挂在她那黑色的喉颈上。
在斯匹塞科、波罗斯以及米克诺斯诸岛[3]
那些船夫曲只使我感到烦恼。

所有那些自以为是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人，
他们需要什么啦？
一个萨拉米斯人询问另一个"是不是来自奥摩尼亚广场？"
"不，来自辛塔格玛[4]，"那另一个高兴地回答；

① 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怪物，相传住在佩里昂山脉斜坡的密林中。
② 希腊神话中的女预言家。
③ 以上都是著名的爱琴海岛屿。
④ 以上二处是雅典中心两个最大的广场。

“我遇见阳尼，他请我吃了冰激凌。”
同时希腊也正在旅行，
可我们一无所知，不知道我们全是失业的水手，
我们不知道当所有的船都开走时港口是多么难受；
我们取笑那些知情者。

多奇怪的人呀！他们说他们是在阿蒂卡，可实际他们
　　哪儿也不在；
他们买糖浸杏仁，准备结婚，
他们随身带着乌发乳，还留了影，
那个我今天看见坐在鸽群和花卉前面的人
让那位老照相师用双手
把他脸上的皱纹摩平，
那皱纹原是天空中所有禽鸟的馈赠。

同时希腊在继续旅行，经常旅行，
如果我们看见“爱琴之花同尸体在一起”①，
那将是那些在船后游水想赶上它的人，
那些因等候船只已经厌烦了的人，
而这些船只没法把埃尔西、萨莫色雷斯、阿弗拉基科
　　诸岛推进。
当夜幕落在比雷埃夫斯山上时船只发出叫声，
吼叫着，吼叫着，但没有哪只绞盘转动，

① 见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阿伽门农》第659行；人人文库版《埃斯库罗斯抒情剧》第61页。阿伽门农抵家之前，报信者向众人谈特洛伊战争的惨状。

没有哪条铁链在夕阳中发出水淋淋的光辉，
船长象块粉白金黄的石头站在那里。

无论我旅行到哪儿，希腊总叫我苦恼，
山岳的帘幕，列岛，光裸的花岗岩。
他们把那只出航的船叫做阿哥尼亚937号。

1936年夏在摩托船“奥利斯”号等待启航时

老　　人

那么多的羊群越过了
那么多穷的和富的骑马者，
有些来自远处的乡村，
在路边壕沟里过夜，
燃着防狼的篝火：你看见了
那些灰烬吗？那些黑黑的环形斑疹。
他就象大路那样浑身疤痕。
他们将疯狗丢入上面的枯井。
他没了眼睛，他浑身斑污，
他身轻得很，如风中残烛；
他啥也辨别不了，但啥都知道，
象空心树上一个空空的蝉蜕。
他没有了眼睛，连手也没有，

他熟悉黎明和日暮，熟悉星星，
它们的血并不滋养他，他也没有死，
他不要死，也没有人生的旅程，
他们会干脆忘记他，他没有先人。
他那疲倦了的指甲
在衰退的记忆里抠着十字，
而风狠狠地吹着，大雪纷纷。

我看见布满两颊的白霜，
我看见湿冷的嘴唇，眼角上
冻结的泪水，我看鼻孔旁边
那痛苦的线条，以及手腕上面
那辛苦的印记，我看见那身体即将崩溃。
他不是孤单的，这个影子
附着于一根干枯而僵硬的木棍，
他不倒身躺下，他不能：
睡眠会使他关节疏松，
象孩子们手中的玩具。
他象山谷中夜来风起时
那些摧折的枯枝
在发号施令，
他号令的是人们的阴影
而不是那些阴影中的
只能听见大地与海洋的
低低的声音的人。
当那些声音在同命运的声音相交混。

他笔直站立在堤岸上，在枯骨堆中，
在一堆堆的黄叶中；
一只等待火化的
空笼。

1937年12月，德伦诺沃

斯特拉蒂斯·萨拉西诺斯先生①

他正准备叫喊出来，以显示她并没有死。
——索洛莫斯②：《扎金索斯的妇女》

斯·萨拉西诺斯先生的五首诗

1. 汉普斯特德③

象一只折翼的鸟

① 这是塞菲里斯虚构的一个角色，其身分是一名“水手”。在他的诗中多次出现。
② 索洛莫斯（1798—1857），希腊现代诗歌最早的先驱。
③ 英国伦敦西北区的一个市镇。

曾多年在风雨中飘泊，
象一只再也经不住
风吹雨打的鸟，
夜幕终于降落。
在翠绿的草地上
三千位天使曾整天舞蹈，
苍茫的暮色终于降临，
象把出鞘的钢刀；
那三千位天使
收拢他们的羽翼，
变成一只
被忘却的狗，
它独自
吠叫，
寻找它的主人
或者那“再次降临”①，
或者一根骨头。
现在我渴望片刻的沉静，
我所要的只是小山上的一座茅屋
或者在海滨附近；
我所要的一切在窗前，
是一张浸入蓝色染料中的纸，
象大海一样铺展在那边；

① 即“基督再临”。这是基督再临派的教音，认为世界已近末日，基督即将再次“从天降临”。

我所要的一切在我的瓶里，
甚至是一株假的康乃馨，
卷在铁丝上的红纸片，
因此那风
那风很容易控制它，
凭它自己的意愿。
黄昏会降落，
羊群会应和着下山归栏，
象一种十分简单而愉快的思索，
而我要躺下睡觉，
因为我甚至不愿有支照明的蜡烛
来照明，
让我读书。

1931年

2．心　理　学

这位绅士
每天早晨洗澡，
在死海的波涛里，
然后装出痛苦的微笑，
为了顾客和生意。

3. 一切都消失

我们忘记了同复仇女神的豪迈的辩论，
我们睡了，她们满以为我们死啦，便叫嚷着逃遁：
“哟，哟，噗啊啊——够了！①”
一路诅咒那些保护我们的诸神。

4. 圣约翰之火②

我们的命运：溅水的铅；我们的命运不能改变——一点办
法也没有。
他们将铅注入星光下的水中，然后把火光点燃。

要是你半夜裸身站在镜子前，你会看见，
你看见一个男人在镜子深处走过，

① 引自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复仇女神》。复仇女神在德尔菲城的阿波罗神庙里睡着了，克吕泰涅斯特拉的阴魂将她们叫醒，强求她们继续追捕俄瑞斯忒斯。

② 按照希腊乡下的习惯，圣约翰节（6月24日）前一天日落之后，儿童们在街上燃起小堆的柴火，然后从上面跳过去，据说这样可交好运。这种带占卜性的仪式中还有如诗中写到的以下两点：(1)女孩子将熔化的铅注入一个装满“静水”的容器中，等到冷却时铅所具的形状可以预示这个姑娘未来的丈夫所从事的职业。(2)姑娘到午夜脱光身子站在镜子前，祈请圣约翰指示她将嫁给何人；第二天清早她醒来时听到的第一个名字便是她未来的丈夫的名字。

那个注定要占有你身体的男子汉，
孤单地，默默地，
那个孤单而沉默的男子，
这时火光便会点燃。

在一天结束而第二天尚未开始的时刻，
当时间处于悬空状态之际，
你必须找到那个男人，从一开始他便是你身体的经常支配
　　者，
你必须寻找他，好让你死后至少另一个人还能找着。

是孩子们把火点燃，在炎热的夜里在火光前呼喊，
　　（难道有过没被孩子们点燃的火吗，哦，赫罗斯特拉
　　　　托斯①）
并在火焰上撒上盐让它们哔哔剥剥地叫唤（多么奇怪呀，
　　那些房子——对于人们只是些坩锅——突然地
　　　　注视着我们，当火光抚摩它们时）。

可是你，认识受海浪鞭打的岩礁上的石头贞操的你，
在渐趋寂静的黄昏，
在你的心里，
听到来自远处的孤单沉默者的声音，
那个圣约翰之夜，

① 公元前356年，赫罗斯特拉托斯为了让自己垂名后世而烧毁了在埃菲索斯的阿尔忒弥斯神庙。

那时所有的火光都已熄灭，
而你在星光下细看那些灰烬。

5. 尼津斯基[①]

我注视着火炉里熊熊燃烧的煤块，这时他出现了。他手里捧着一大盒红头火柴，向我显示着，就象魔术师从邻座那个人的鼻子中拿出一个鸡蛋来似的。他划一根火柴，点燃那只盒子，让巨大的火焰把他遮蔽起来，然后站到我跟前。我还记得他那赧然的微笑和玻璃般的眼睛。大街上有只绞弦琴在反复演奏着同一支曲子。我不知怎样描写他的穿着，不过他始终叫我想起一株紫色的柏树。他的手臂渐渐从他那绷紧的身躯展开，形成一个十字。哪儿来的这么多鸟呢？好象是他把它们藏在他的两腋下似的。它们笨拙地、疯狂地、猛烈地飞着，扇打着那个小小房间的墙壁，扇打着窗玻璃，然后伏在地板上，仿佛受伤了。我逐渐意识到我的脚边有一种温暖的柔毛和脉搏跳动的感觉。我凝望着他，感到浑身发热，象一股暖流在通过似的。当他最后举起手臂、合拢手掌时，他猛地一跳，似乎一只手表中的发条在我面前绷断了。他敲打天花板，使它与铜钹声相应和；然后伸出右臂，抓住灯上的电线轻轻移动，放松；接着便以周围的黑暗作陪衬，用他那八英尺高的身影描写起来。那情景弄得我头晕眼花，以致我用双手把脸捂住，并努力眨着眼想把黑暗排除，那时绞弦琴还在街头反复演奏着同一支曲子，但

① 著名的俄罗斯舞蹈家。

忽然停顿了。一股突如其来的冷风袭击着我，我感到两腿发麻。此刻我还听到一支横笛低缓轻柔的声音，随即又是一阵沉重而有规律的敲打。我睁开双眼，又看见他踮着脚尖站在房中央一个水晶般透亮的圈子里，嘴里含着一支奇异的绿色横笛，十指在笛孔上弹跳，仿佛那是几千个指头似的。如今那些鸟一只只挨次活了过来，一一站起，彼此穿插，形成一支如我张开双臂那么宽的队列，穿过那个开着的窗户进入夜雾。当最后的振翅声业已消失，只留下一点令人发闷的狩猎气味时，我决心正面看看他。但是他的脸不见了：在那个紫色的似乎没有脑袋的身子上方，他在玩着一只金色的面具，那是在迈西尼[1]墓地上发现的那种面具，带有垂到喉头的尖尖胡子。我试着站起身来，但是在我几乎还没有开始动作之前，一种如洪水泛滥的音响，象许多罐鼓在一支葬曲中崩塌了似的，使我立地生根般呆住了。那是面具。他的脸又象我原来看见的那样出现了。那眼神，那微笑，以及我这才头一次注意到的某种东西：那苍白的皮肤从两绺黑色鬈发处垂挂着，好象是这些鬈发把它别在鬓上似的。他试着要跳起来，但已丧失了原先那样的敏捷性。我想他甚至被一本偶尔掉下的书绊了一交，结果一条腿跪下了。这一来我便能仔细地观察他。我看见他皮肤上的毛孔在渗出微小的汗珠。某种象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支配着我。我努力要弄明白为什么他的眼神会显得如此奇怪。他闭住它们，开始站起身来，但显然那是极端困难的，因为他似乎使尽了浑身力气也没能动一动。他如今即使换了另一个膝头也照样跪在那里。他那白皮肤显得这样暗淡，黄黄的如象牙一般，而那头黑发也是枯索索

① 见前《迈西尼》注。

的，没一点生气了。虽然我是在目击一场痛苦的挣扎，我仍然觉得自己好一些了，我已经取得了某种胜利。

我还没喘过气来，便看见他直挺挺地躺倒了，扎进了画在我地毯上的一个绿色宝塔里。

斯·萨拉西诺斯先生描写一个人

1.

可那个人出了什么事呢？
整个下午（昨天、前天和今天）他一直坐在那里
　　注视着一堆火焰，
傍晚他走下楼来碰到我，
他对我说：
"身子死了，水生雾了，
灵魂在迟延，
而风在忘记，常常忘记，
可是火焰并不改变。"
他还对我说：
"你知道我爱上一个女人，她走了，也许到了阴间，
　　但这并非我显得被遗弃了的原因，
我设法让自己身边经常有一把火，

因为它不会改变。”
然后他对我说起自己生活的变迁。

2. 小　孩

我开始成长时树木便来折磨我——
你干吗笑呀？难道你在想春天对孩子们就那样刻薄？
我非常喜爱绿叶，
我觉得我在学校稍稍学到了一点，那仅仅因为我桌子上的吸墨纸也是绿色。
使我痛苦的是树木的根部，是它们在冬暖中到来并缠绕我身体的时候。
我童年时代没有别的梦想。
这就是我开始认识我的身体的原由。

3. 少　年

我十六岁那年夏天有个奇怪的声音在我耳边歌唱；
我记得那是在海滨的红色鱼网和一只被抛在沙滩上的小船——一个骷髅之间，
我试着更加接近那个声音，将耳朵贴在沙滩上，
这时声音消失了，
但是有一颗流星，
仿佛我是头一回看见流星一样，

同时嘴唇上有了海水的盐霜。
从那天晚上起，树根才不再光顾我了。
第二天，一次旅行象个图片本在我心目中打开又合
上；
我想起每天晚上到海边去，
先是熟悉海滩，然后去当水手；
第三天我在小山上爱上了一位姑娘；
她有一所白色的小屋，象个乡村小教堂，
一位老母亲常坐在窗口，戴着眼镜低头在编织，总那
么安详，
一盆紫苏，一盆荷兰石竹——
我想她名叫娲索，弗罗索，或者碧琉；
于是我把海忘了。
十月的某个星期一
我发现那白色小屋前面有一只破罐，
娲索出现了，她身穿黑衣，眼睛发红，头发蓬乱，
我问她时她说道：
“她死了。大夫说那是因为我们打宅基时没有杀只黑
公鸡……我们在附近怎能弄到黑公鸡呢？……只
有白的鸟群……而镇上的小鸡都是阉了才卖
的。”
我从没想象过死亡和悲伤是这个滋味；
我离开了，回到海边去。
那天夜里，在“圣·尼可拉斯”号的甲板上，我梦见
一株很老的橄榄树在哭泣。

4. 青　年　人

我同船长奥德修斯航行了一年，
我觉得很好，
天气晴朗，我在船头那美人鱼身旁乐得安闲，
我歌唱她那红红的嘴，一边凝望着飞鱼，
暴风雨来时我同船上的狗躲在舱内一个角落里，它给
　　我温暖。
年末的一天早上我望见了叫拜楼①，
大副对我说：
"那是圣索菲亚，今晚我带你去找女人。"
这样我才认识了那些只穿袜子的妇女——
事实上我们挑选了她们。
那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一个有两株栗树、一个棚架和一口井的菜园，
四周一堵顶上安着碎玻璃的围墙，
一条水沟潺潺地唱着："在我生活的溪流上。"
那时我头一次看到一颗
被那支用木炭画在墙上的
熟悉的箭穿透了的心脏。
我看见葡萄藤的黄叶
已飘落满地.

① 回教寺院的尖塔，用来呼报祈祷时辰，故名。

粘在石板上和污泥里，
于是我动身回船去。
那时大副抓住我的衣领，把我摔入井中：
浑身上下是那么生机活泼的温水……
后来那位玩弄着她的右乳房的姑娘对我说：
“我来自罗得岛，十三岁时他们便以一百个 巴拉斯[①]
　　婚聘了我。”
水沟潺潺地唱着：“在我生活的溪流上……”
我记起那个凉爽的下午和破水罐，心想：
“她也会死的，她将怎样死呢？”
我只能对她这样说：
“当心呀，你会毁掉的，那是你的生计。”
那天夜里我在船上怎么也不敢走近美人鱼，在她面前
　　我觉得羞愧。

5．成　　人

从那以后我看见了许多景致：远远延展到天边的绿色平原，人和种子，在一片有极大诱惑力的潮湿地里；悬铃木和枞树；波光粼粼的湖泊和由于失掉了声音而变得神圣的天鹅——这景色，当我的任性伙伴，那位巡游表演者吹响那支磨损了他的嘴唇并以其凄厉音调摧毁了我计划建筑的一切如洁利科[②] 地

① 土耳其钱币名，相当于四千分之一个金币。
② 巴勒斯坦的一个古城。

方的那支喇叭的长长的号角时，便展开了。我在一个天花板很低的房间里看到一幅古画；一大群人在赞赏它。它显示着拉撒鲁① 的升腾。我不去回想画中的基督或拉撒鲁。仅仅记得在一个角落里当某人仔细地注视着那个奇迹时他脸上表现的厌恶之情。他在努力用他那块包在头上的大布保护自己的呼吸。这位“文艺复兴”的绅士教育我不要对“基督再临”抱什么希望……

他们告诉我们当你服从时便会胜利。
我们服从了并且找到了废墟。
他们告诉我们当你爱时便会胜利。
我们爱了并且找到了废墟。
他们告诉我们，当你委弃自己的生活时便会胜利。
我们委弃了我们的生活，并且找到了废墟。

我们找到了废墟。如今既然我们已一无所有，便只有重新发现我们的生活。我设想谁要是重新发现了生活，尽管有那么多的报纸，那么多的情感，那么多的辩论和那么多的教导，他将仍是一个象我们这样的人，不过有一个稍稍倔强些的记忆罢了。我们自己还不禁要回忆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呢。他只会记起他从自己的每一项捐献中所获得的东西。一堆火光能记住什么呢？它稍一记不住它所需要记的东西，它就熄灭；如果它记得比需要记忆的稍多一点，它也会熄灭。要是它燃烧时能教我们

① 《圣经》里的一个患癞病的乞丐，他在世间受尽了苦难，死后进入天堂。

正确地记忆，那就好了。我快要结束了；要是有别的人能够在我结束的地方开始，那多好啊！有些时候我有这样的印象，好象我已到了极限，一切都已安排好，随时可以协调地合唱。机器可以随时开始转动。我甚至想象它已经在动，活泼地，象个出乎意料新颖的东西。但是还有别的什么：一种极微小的障碍，一粒沙，愈来愈小，可是并不完全消失。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或怎么做。有时那个障碍在我看来象是乐队某个音响中的一颗泪珠，使得它暗哑了，直到被溶解为止。而且我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感觉，觉得我今生的余年都不足以溶解我灵魂中的这颗泪珠。我时常想，如果他们要把我活活烧毁，那么在这个固执的时刻我是怎么也不会投降的。

谁会帮助我们呢？有一次，那时我还是一名海员，一个六月的下午，我发现自己独自在一个岛上，在阳光中，成了一个跛子。一阵宜人的来自西北的季风将缕缕情思送上我的心头；就在那时候一位穿着透明得肌肤毕现的衣服、苗条得象只瞪羚①的少妇，以及一个在几步之外默默地凝望着她的眼睛的男人，他们走过来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坐下。他们讲一种我所不懂的语言。不过他们的话并不重要，而他们彼此交换的一动不动的眼色，似乎使得他们的眼睛都瞎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因为他们是我唯一见过的、没有那种在别的地方处处见到的贪婪或者迫促神态的人，那种神态把人们划分为不是狼群便是羊群。同一天在岛上一个小教堂里我再次遇到他们（这种教堂你会偶然进去并且一出来它就不复存在了）。他们彼此仍然保持同样的距离；不过后来他们靠拢和抱吻起来。那个女人成了一个模糊

① 一种产于北非及亚洲的动物。

的形象，接着便消失了，尽管她本来就那么娇小。我暗想他们究竟知不知道自己是怎样逃脱这尘世罗网的呢……

如今是我走的时候了。我认识一株张盖在海边的松树。每到正午它为疲倦的人提供一片如我们的生命那么长的荫凉，到晚上凉风穿过松针奏起一支奇异的歌曲，犹如那些在开始再次成为血肉之躯时便废除了死亡的灵魂那样。我曾经在那棵大树底下醒着度过了一夜。天亮时我便感到那么清新，仿佛他们刚刚把我从采石场雕刻出来似的。

啊，要是一个人能够至少象那样活着就好了——不过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

1932年6月5日，伦敦

一个“星期”的笔记

在英国生长的黄水仙

星 期 一

在低俯的常春花中盲人们正在睡觉，
一群盲人和常春花弯着身子
在黎明的白霜中显得黑了。
（我记得另一冬季的巴菲斯草鞋
笼罩在温室的热气里。

生活得够了[①]。）
他们的枕头，破坏了的工具，
患佝偻病的留声机，
浑身是孔的口琴，
跪在地上的风琴；
难道它们都死了？
你很难辨认一个纹丝不动的盲人。
有时他们的梦复活了，这是我说他们在睡的原因。
在屋子四周，天使们的大理石长袍在招呼着我，
河流并不流动，它已把大海忘却，
不过还是有海的，而且谁来把它放干呢[②]？
盲人在睡觉。
天使们光着身子很有兴致地奔跑，
他们喝他们的血并让他们谨慎起来了，
而那颗可怕地瞪着眼睛的心在算计
它何时可以干涸。
我看着河流，
突然一阵阵清风在无力的太阳下拂过，
没有别的，河流在等候；
那些等候者真可怜。
没有别的；今天已经够了。

………………

① 引自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阿伽门农》中卡珊德拉走进宫殿去被杀害之前的讲话。见《埃斯库罗斯抒情剧》第80页。
② 引自悲剧《阿伽门农》，见《埃斯库罗斯抒情剧》第69页。

星　期　四

我好几次看见她要死，
有时是在我怀里哭泣，
有时在一个陌生人怀里，
有时是孤单一人，光着身子；
就这样她生活在我附近。
现在我终于知道再没有别的了，
于是我等候。
要说我觉得遗憾，那是私事，
好比对对某些事物的同情——
它们如此简单，以致如人们说的你已超越了它们；
不过我仍然感到遗憾，
因为我并没有变得（尽管我可能有些愿望）
象有一天晚上我在一棵松树旁
听到正在抽芽的草那样；
因为我没有逐潮流而去，
当另一个晚上海水轻轻地
饮着它自己的辛酸退潮时，
甚至当我在潮湿的海草中摸索时，
我也不明白人们手中还剩下多少荣誉。
所有这些都缓慢而确定地过去了。
就象那些游艇似的，它们还带有这些模糊的名字：
斯巴达的海伦，梯兰努斯，格罗莉亚·蒙迪，

它们从烟囱那边的桥下经过，
船头船尾各有一位弓着背的人，
赤裸着上身；
它们过去了，在晨雾中，我什么也无法辨认，
那些卷毛的沉思默想的绵羊几乎看不清楚，
月亮也并不分明，
在那条等待着的河流上空；
只有七支长矛插在
停滞而无血的水中，
有时是在那些惨淡地发光的大石板上，
在那座斜眼的城堡底下，
用红黄铅笔画着：
那个露出伤口的拿撒勒人①。
"不要把你的心抛给狗吃啦。
不要把你的心抛给狗吃啦。"
当钟声敲响时，她的声音低沉了；
你的遗嘱，我寻找你的遗嘱。

星 期 五

从那以后有过多少次，一个女人经过我的面前，她只剩下头发、眼睛以及乳房，再没有别的——美人鱼在海中游历——而清风象蔚蓝色的血液在它们之间循环流动。

① 基督教《新约圣经》中称拿撒勒为耶稣的故乡。

星 期 六

——我什么也没有忘记，
一切都准备停当，井井有条，等待着任人挑选；
惟独我找不到童年时代的岁月，
找不到剧中英雄出生的地点，
也找不到最初的印象——
他在第五幕灾难的最高点上
回忆起来的印象。
其余的一切都在这里，整整齐齐：
为那三种主要的情绪
以及那些中介部分准备的面具，
随时可用的戏装，
幕布，灯光，
米底亚① 的遭屠杀的儿女，
毒药和刀子。
那个盒子里有生命，它已开始令人难以忍受：
如果你把耳朵靠近便听到它在呼吸；
请千万别在复仇女神吹口哨之前把它打开。
在那只玻璃杯中你将找到肉体的爱，
那另一只——蓝色的那一只里将找到灵魂之恋；
请千万别让它们彼此牵连。

① 公元前7—6世纪一个兴盛的王国，位于今伊朗西北部。

那只抽屉里有尼苏斯[1]的衬衣
（第五幕第三场）；
你记得那篇讲话，它这样开始：
“生活得够了，喏！喏！
这儿是那只摧毁宫殿的号角，
它揭露着皇后的劣迹；
那是扩音器开关——
他们全在世界的那一端听见你。
让我们走吧。灯光！祝你顺利！”

——“且慢，我将扮演谁呢？我要杀死谁呢？
而这些瞧着我的人——
怎样使他们相信正义在保护我呢？
怎样叫他们相信这一点呢？
啊，要是我们能爱上，
至少象蜜蜂
而不是象鸽子那样，
至少象贝壳
而不象海上女妖，
至少象蚂蚁
而不象悬铃木……
但是请不要看他们，他们全都瞎了！
那些瞎子都在睡觉……”

——“了不起。你能够继续下去。”

① 希腊神话中的马人，后为赫拉克勒斯杀死。

星 期 日

两匹肥重的马和一辆缓慢的小马车，或者别的什么，
在我窗外的大街上：
那是喧嚣尘浊。
天快要黑了；我看见一垛山字墙，上面那些肢体残缺
的雕像仍在瞧着我。
雕像有什么重要呢？
我宁愿要一滴血而不要一瓶浓墨。

1933年夏

夏 天 速 写

夏 日 漫 谈

我们又回到了秋天；
夏天，象一个写腻了的练习本
里面充满了删削，抽象的图案
和页边的疑问号；

我们已回到另一个时令，
这里有双眼睛在电光下
注视着镜子里
紧闭的嘴唇，以及房里、大街上
和胡椒树下的陌生人，
而汽车的前灯在杀戮
成千上万个苍白的面具。
我们回来了；我们经常动身
要回到寂静，象一撮泥土回到空空的手中。

不过我那时最爱辛格罗林荫道①，
它时而上升时而下降，携带着我们
奇妙地驶向海滨，
那永恒的海，去洗净我们身上的罪孽；
那时我喜爱某些不相识的人，
那常常是在傍晚偶然遇到的，
他们象一支沉没了的舰队的队长
在向自己谈论世界广大的明证。
不过我那时喜爱这些大道，这些圆柱，
尽管我生长在海的对岸，
那儿附近有芦苇和菰蒲，
有沙中涌出泉水
供划船者止渴岛屿，
尽管我生长在海洋附近，

① 见前《辛格罗林荫道》注。

疲倦时可以将海水戏弄自如——
我不再知道自己生长在何处。

那里还保留着黄色的精华，夏天，
你的双手触摸着水上的水母，
你的眼睛突然张开，
那世界第一双眼睛，海的石窟；
赤脚踏着红色的泥土。
那儿仍然保留着那位金发的大理石青年，夏天，
岩石空隙中有少许风干了的盐，
一小堆雨后的松针
象破网似的殷红而散乱。

我不了解这些面孔，我不了解它们，
它们有时候模仿死亡，
然后又以一只萤火虫的低级生命，
以一种有限的力量，
给挤压在两道皱纹之间，
两张龌龊的咖啡桌之间，孤零零地发亮；
它们彼此戕杀，愈来愈小，
象邮票般紧贴在窗玻璃上——
在另一种族的脸孔上。

我们生活在一起，分享面包和睡眠，
尝着同样的别离之苦，
用我们所有的石头建筑宅院，

乘船出发，经历流亡，然后回来，
发现我们的女人还在等待……
她们几乎认不出我们，谁也认不出我们了。
而伙伴们消磨了雕像，消磨着
秋天那些裸露的空空的椅子，同时伙伴们
毁坏了自己的面容：我已不再了解他们了。
那里还保留着黄色的沙漠，夏天，
退让到最后一环的沙浪，
一面鼓的无情而永不停息的声响，
沉没在阳光里的火焰般的眼睛，
象划过天空的飞鸟一样
向那些立正的死者行列致敬的手，
那双在我无法控制的方面已经失掉却仍支配着我的
手；
你的触摸着自由波涛的手。

1936年秋

1937年主显节[①]

在月亮亏损中开花的海洋和山岭，
靠近巴巴利[②]无花果树和水仙花的那块巨石，

---

① 即耶稣向世人显示神性之日，教会规定为一月六日。
② 北非沿海地区。

那个到日暮时仍拒不干涸的水瓶，
以及那张为柏树和你的金黄色头发所遮蔽的床，
天鹅座和那另一颗星星，金牛座中的红星。

我抓住我的生命，抓住我的生命，一路旅行，
在黄树林里，在飘泼般的雨中，
在堆满山毛榉叶子的寂静的山坡，
树梢头没有火；天已黄昏。
我抓住我的生命；
你左手上有一条线路，
你膝上有一道伤口，
也许它们在去年夏天的沙滩上生存，
也许它们留在那里，那儿北风吹着，
我听到冰冻的湖畔有个来自异域的声音。
我看到的那些脸并不提出问题，那个女人也不问，
她弯腰走着，一面奶着她的娇婴。
我爬那些山岳，阴暗的山谷，白雪皑皑的平原，
白雪铺盖的平原向远处伸展，它们不问也不言语，
那关闭在沉默的小教堂里的时间也不问，
那些伸出乞求的手也不，那些大道也不。
我抓住我的在无边寂静中耳语的生命，
我已不再知道怎样说或怎样想；
耳语象那天晚上柏树的呼吸，
象黑夜海滩卵石上的人声，
象你的说着“幸福”的声音的记忆。
我闭着眼睛寻找海洋秘密相会的地方，

冰下的海的微笑，封闭的泉井，
以我的血脉摸索着
那些在荷花凋谢处逃避我的血脉
以及那个盲目走过寂静的雪地的人。
我抓住我的生命，同它一起寻找那接触你的水，
绿叶上和你脸上的大颗水滴，
在阒寂的花园里那静止的贮水池中
敲打着一只拖着白翅膀的死天鹅和活着的树木
以及你那瞪着的眼睛的水滴。

这条路没有尽头，没有慰藉，无论你怎样努力
去回忆你童年的岁月，那些离开了的人，
那些迷失在睡梦中、在海的坟墓中的人，
无论你怎样请求那些爱过你的身体，
请它们俯身于悬铃木的粗鲁的枝叶下，
那儿有束赤裸的阳光静静地立着，
有只狗在跳跃，而你的心在战栗，
那条路没有慰藉；我抓住我的生命。

白雪和水
冻结在马蹄印里。

乌　鸦

——纪念爱伦·坡

岁月象翅膀。这不动的乌鸦在回想什么呢？

这些树木脚旁的死者在回想什么呢？
你的手红得象一个快要坠落的苹果，
还有那常常回来的声音，那微弱的声音。

那些旅行的人观望着帆和星星，
他们听见风，他们听见风那边的另一个海
象个封闭的贝壳在他们附近，
他们没听见别的什么，没有在柏树荫中搜寻
一张失去了的面孔，一枚硬币，没有询问，
当看见干树枝上的一只乌鸦时，询问它在回想什么。
它恰好在我时间的上空静止不动，
象个没有眼睛的雕像的灵魂；
那只鸟身上聚集着整整的一群，
成千上万个被忘却的人物，消失了的皱纹，
分裂了的拥抱和没有完成的笑声，
停工的工厂，寂静的车站，
金饰品的昏睡不醒。
它静止不动。它凝望着我的时辰。它在回想什么呢？
它身上那些看不见的人们心里有许多伤痕，
那暂时中止的等待基督再临的焦念，
忠实于土地的卑微渴望，
被屠杀的儿童和天亮时筋疲力尽的女人。
它会把枯枝压得下垂吗？它会把
黄树的根，别人的肩膀，奇怪的形象
压得陷入地里连一滴水也不敢碰吗？
它会给任何地方以重压吗？

你的手象海底洞穴的水中的手
有个重量，一个轻微的不足介意的重量，
它把大海向天边推开，推向那些海岛，
以一种我们有时用以推开一个丑恶念头那样的动作。
雨后的平原是沉重的；
那衬映着灰色天空的静静的黑色火焰在回想什么，
它在人类和人的记忆之间
在伤口和造成那伤口的手之间插入一支黑色长矛，
平原吸收雨水变得黑暗了，风已下沉，
我自己也呼吸短促，谁来把它拔掉？
记忆中有个深渊——那些竭力要再次成为男人和女人
　　的阴影之间有一颗惊起的心，
在睡眠与死亡之间停滞的生命。

你的手经常向海的微睡移动，
抚摩着那轻轻地向金色蜘蛛攀登的梦，
它载着那合拢的眼睛，合拢的翅膀
进入太阳，进入星座的大军……

1937年冬，科尔察

无题六章

1

面对绿色海洋的岩石之花，
上面有血脉使我想起了别的爱情，
它们在纷纷细雨中光泽莹莹；
岩石的花朵有如人影，
在无人出声时走来向我说话，
让我静默后轻轻触弄，
在松树、夹竹桃和悬铃木中。

2

那温暖的水每天早晨叫我想起
我身边没有任何别的活着的东西。

3

雾中的煤，

是植根在你心中的玫瑰，
煤灰覆盖着你的面孔，
每天早起。

拨开柏树的影子，
一个夏天前你从此远离。

4

在两个痛苦的片刻之间你甚至不会有时间呼吸，
在你的面容和你的面容之间
一个婴孩的娇嫩体态不断地形成和隐匿。

5

在海底石窟里
有一种渴望，有一种爱情，
有一种狂喜，
它们全都象贝壳般坚硬，
你能把它们握在掌中。

在海底石窟里
我整天整天凝视着，直入你的眼窝，
可是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

6

不用再寻找大海和推动帆船前进的海涛，
在蓝天下我们就是鱼，树木是海草。

潘 托 姆

星星包含着一个它们自己的世界，
船只拖着火焰驶过大海，
我的灵魂，你祈祷时那么激动和痛苦，
要将你自己从黑夜的连锁中解开。

船只拖着火焰驶过大海，
黑夜退缩，静止，象个陌生者，
我的灵魂，你祈祷时那么激动和痛苦，
你承认那条约束你的法则。

黑夜退缩，静止，象个陌生者，
灯光已在黑色丝绸的上空销熄，
我的灵魂，你承认那条约束你的法则，
以及那些将同你留在一起和遗弃你的东西。

灯光在黑色丝绸的上空熄灭了，
除了时间的嘀嗒已没有别的声音；
还有什么会同你一起，什么会把你遗弃，
如果那哑默的窗孔火光一闪便化为灰尘。

除了时间的嘀嗒已没有别的声音，
除了痛苦极限处那金属圆柱的低垂，
如果那哑默的窗孔火光一闪爆炸了，
你不会找到哪怕一个梦来流一滴泪。

那痛苦极限处的金属圆柱，
如宝剑倒悬般的时机升起，
你不会找到哪怕一个梦来流一滴泪，
在你那象蛇一般蜷缩的精神丛林里。

时机如倒悬的宝剑一样升起，
和平为什么还不降临？
在你那象蛇一般蜷缩的精神丛林中，
没有天堂也没有天使般的幸运。

和平为什么还迟迟不来？
在默默地清点他们的悲哀；
没有天堂也没有天使般的欢喜，
星星包含着一个自己的天地。

航海日志〔一〕（1940）

我们留在这个地点等待命令。

——引自《**航海日志**》

现在我觉得还不如睡觉好，与其象我们这样完全离群索居，

与其这样永远等待，而且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说什么？

不知诗人们在一种无聊的处境下有什么用处？

——弗·荷尔德林：《**面包与葡萄酒**》①

玫瑰丛中的马修斯·巴斯卡利斯

整个上午我一直在抽烟，

只要我一停止，玫瑰花就会拥抱我，

它们会用刺和凋落的花瓣把我憋死，

它们弯曲地生长，全是一样的玫瑰色，

它们凝望着，希望看到有人经过；但无人经过。

我从烟雾背后观望着它们，

① 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面包与葡萄酒》是他的一部挽歌体长诗。他受希腊文化影响很深，翻译过索福克勒斯的悲剧。

它们懒洋洋地没一点香味。
在另一种生活中有个女人曾对我说："你可以摸摸这只手，
这枝玫瑰属于你，它是你的，你可以拿去，
此刻或以后任何时候，随你欢喜。"

我走下台阶，继续在抽烟，
那些玫瑰花也激动地跟着我走下，
它们的神态中象含有叫喊的声音，
仿佛谁在开始高叫
"母亲"或者"救人"，
或者是微弱而幸福的爱的呻吟。

那是个长满玫瑰的小小花园，
仅仅几平方码倾斜的地方
就象我走下台阶那样，不见云天；
她的姑母常对她说："安蒂贡，你今天忘记了你的练习，
象你这年纪我们那时可不这样，我从不穿紧身衣。"
她姑妈是个可怜虫，青筋暴露，
耳边满是皱纹，鼻子快没救了；
可是她的话却总是那么清楚。
有一天我看见，象个婴孩在偷一个苹果
她在摸安蒂贡的胸脯。

我下去会碰到那个老女人吗？
我离开时她对我说过："谁知道我们几时再见面呢？"

后来我从旧报纸上读到她死去的消息，
读到安蒂贡的婚事和安蒂贡的女儿的婚事，
这时台阶还没有走完，我的烟草也没抽完，
它在我的嘴唇上留下一艘常闹鬼的船的滋味，
船头有个美人鱼给钉死在舵轮上，她当时还很美丽。

1937年夏，科尔秦

晴朗的秋天早晨

——为多隆科夫人而作

那儿，你瞧，我终于爱上了这些披着阳光的山峦，
它们的皮肤皱得有如大象的肚皮，
它的眼睛却因年老而眯缝，愈来愈细。
那儿，你瞧，我爱这些白杨，尽管它们那么少，
却耸着肩膀，高入云霄。
那些高大的给格人和矮小的托斯克人[1]
冬天携着斧子，夏天带着镰刀，
同样的情形一再出现，同样的身体，
同样的动作：这单调如今给打破了。
那呼报祷告时刻的人从他的叫拜楼顶上说些什么呢？听呀！
他俯身向下去拥抱附近阳台上一个金发的洋娃娃。
她向天空摇摆两只粉红的小手

[1] 阿尔巴尼亚的两个部族。

拒绝被抢走。
但是叫拜楼和阳台象比萨斜塔① 那样倾斜着，
你只听到耳语，那不是树叶或波涛的叫唤，
“阿拉！阿拉！”或者微风，一种奇怪的祷告。
一只雄鸡在啼，他一定是金发碧眼——
这恋爱中的灵魂哟，它高高地飞向山颠。

那儿，你瞧，我终于爱上了这些山冈，如此雄峻，
我周围这些满是皱纹的古老牧群。
有谁想过要象你看手相那样给一座山算命？
有谁起过这样的念头……那个固执的
被关在一只空箱子里的念头啊，
任性地敲打着低板，彻夜不停，
象只啃啮地板的耗子精。
单调被打破了，飞向山颠的你啊，那儿，
　　你瞧，
我甚至爱马其顿平原上的那头水牛，它那么有耐性，
那么从容，仿佛知道谁也不会成功，
回想那位勇武的维辛格托利② 的傲慢的头，
象在他本人身上那样，永恒终于把他改变了③。

1937年，科尔察。

① 意大利比萨城里的著名斜塔。
② 维辛格托利是高卢王阿弗尼的儿子。公元前52年，他率领高卢人起义反抗凯撒，失败后被凯撒处死。
③ 此句原是法文，见法国诗人马拉梅的名作《爱伦·坡之墓》（1877）。

普拉扎·桑·尼科罗

长期以来我总是很早就上床睡了[1]。

那房子

到处是格子窗和不信任，当你在黑暗的角落细细考察
　　时——
"多年来我习惯于早睡，" 它低语，
"我喜欢凝视希拉斯[2]的画像和玛丽·玛格达伦的画像，
在我道晚安之前。我爱凝望那些烛台，
那闪亮金属的苍白光辉，而且我很难与这一天最后的声音
　　分离。"
那房子，当你细细考察它的古老檐口时，
会同一个母亲在楼梯上的脚步声，
会同那只扣盖子或搭蚊帐的手，
会同那吹熄蜡烛的嘴唇，一起苏醒。

而所有这些已不再使人感兴趣；
我们已硬下心来并长大成人。
那山岳的凉爽从没降到低于钟塔，
钟塔以滔滔不绝的话语在计点时辰，

---

①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1871—1922）的《斯万之家》的开卷一行。
② 希腊神话里海格力斯在阿耳戈航程中的一个侍从和伴侣。

而我们观察塔丽亚·迪米特罗芙娜姑母
下午何时走入中庭。
山岳的凉爽从没触过圣尼古拉斯的坚定的手，
或者那位药剂师的手，他象一艘石化了的横渡大西洋的定
　　期航轮那样
在一个红的和一个黑的半球之间向外张望。
要寻找山的凉爽，你必须爬到
高过钟塔和圣尼古拉斯的手
大约高过七八十米的地方，这当然不算什么。
不过你还会象早睡时那样低语，
而在平静的睡眠中别离之苦便会消失，
不用多话，只要一两句就足够了；
因为水在滚滚向前，而且他们不担心它会停止。
你把头枕在一位朋友的肩上低语着，
仿佛你并没在那寂静的屋子里长大，
那儿有些已变得迟钝的面孔，使我们既陌生又尴尬。
不过，在略略高于钟塔的地方，你的生活会发生变化。
爬上去不算什么，但叫你改变却是困难的，
既然房子是在那座教堂里，你的心在那渐渐黑暗的屋子
　　中，
而所有的门都被尼古拉斯的巨掌锁上了。

1937年夏秋间，佩利翁—科尔察

我们的太阳

这个太阳是你的和我的，我们共享。
谁在那金色的丝光背后受苦，谁在死亡？
一个女人捶着干瘪的乳房叫喊：“胆小鬼们，
他们把我的儿女夺走，撕成了碎片，你们去杀了他们，
当黄昏时他们以诧异的表情注视着萤火
消失在渺茫的思绪中。”
一只手被一棵树变成了绿的，上面的血迹快干了，
一个战士紧抓着那支靠在身边闪耀的长矛正酣睡未醒。

它是我们的，这个太阳，我们没看见它那金色刺绣背后的
　　任何东西，
那时报信者来了，他龌龊而气喘，
结结巴巴地说着无法理解的言语，
他们一连二十个昼夜置身于只有荆棘的荒地上，
一连二十个昼夜只接触那些流血的马匹的肚皮，
且没有片刻的间隙来饮雨水。
你告诉他们先休息然后再说话，因为光线已把你蒙蔽。
他们临死时说着：“我们没有时间呀！”一面摸触着太阳
　　的缕缕光辉。
那时你忘记了谁也不在休息。

一个女人嚎叫着“胆小鬼们”，象黑夜里的一只狗。

她以前很可能也象你那样美，
嘴唇温润，血管里洋溢着爱情
在皮肤下奔流。

这个太阳是我们的；你全部保存它，你用不着跟随我。
而且就在那时我看出了金色和丝光背后那些东西的意义：
我们没有那时间。报信者们是对的。

流亡者的归来

“我的老朋友，你寻找什么？
在外漂泊了多年，你回到故乡，
怀抱着远离祖国
在异国天空下
长期酝酿的意象。”

“我是在寻找我的故园；
树木已长到我的腰高，
小山宛如台地，
可是童年时
我常常在草地上
在庞大的树影下游戏，
我会气喘吁吁地
在斜坡上奔跑几个小时。”

“我的老朋友，休息吧，
你会渐渐习惯的；
我们要一道
在你曾经熟悉的山径上攀爬，
我们将坐在一起
在悬铃木的穹隆下。
它们会慢慢地回到你的四周，
你的花园和你的山坡。”

“我在寻找我的旧居，
被常春藤遮暗的
高高的窗户；
我在寻找那古老的
为水手们所熟悉的圆柱。
我怎样才能进入这个笼子呢？
屋顶压到了我的肩头；
而人，无论我望得多远，
我看见他们都在跪着，
仿佛在祈祷似的。”

“我的老朋友，你没听见我说吗？
你会一点一点习惯的。
你的房子就是你看见的那一幢，
而且亲戚朋友们
会立即前来叩访，

热烈欢迎你回到故乡。”

“你的声音为什么这样遥远？
请把你的头抬起一点，
让我能了解你。
我看你说话的时候
你渐渐变小了，
仿佛你正在向地下陷落。”

“我的老朋友，请停停并且想想：
你会慢慢习惯的。
你的怀乡病已经创造出
一个并不存在的国家，以及它的
与地球和人类不相容的法律。”

“此刻我听不见一点声音。
我的最后的朋友已经消隐。
多奇怪呀，有的时候
他们会把一切铲平。
这儿驶过千百辆马车，带着长柄镰，
它们把一切都割倒了。”

1938年春，雅典

不可容纳之物的容纳者[1]

〔耶稣受难日〕

钟声如散落的铜钱今天在全城响遍，
随着每一阵震响都展开一片新的空间，
好象大地上的一个水滴：时刻到了，请把我举起。

欢 乐 的 插 曲

整个上午我们都满怀欢乐，
我的上帝，多么欢乐呀！
首先，石头、叶子和花都在发光，
然后是太阳，
一个浑身是刺的巨大太阳高悬在天上。
一位仙女收集我们的心事，把它们挂在树梢，
一片紫荆林的枝头。
年轻的爱神和森林神在那里戏耍歌唱，
你看得见黑色月桂中的粉红肢体，
儿童们的小小身躯。

① 这是用于圣母玛利亚的一个称号："不可容纳之物"也就是"无限空间"，即"神性"之意。

整个上午我们都满怀欢乐；
那深渊，一口封闭的井
被一只小鹿以轻轻的蹄声敲响了。
你记得那笑声吗？——多么欢喜！
接着是云是雨和润湿的土地。
你停止欢笑，在茅屋里躺下，
然后张开你的大眼睛观看
天使长挥舞一支火红的长剑——
“莫名其妙，”你说，“莫名其妙。
对人们我不了解：
不管他们多么花哨地玩弄色彩，
他们是一片乌黑。”

春天，鄂特里

白 杨 叶

它那样震颤，风把它刮走，
它那样震颤，怎能不叫风刮走呢？
在远处
一片海洋，
在远处
太阳下的一个岛屿，
水手们抓着桨，
濒死的时刻海港才会出现，

于是眼睛紧闭
在海葵中间。

它那么厉害地颤抖，
我那么迫切地需要它，
在那长着桉树的贮水池畔，
春天和秋天，
在全部光秃的树林下，
天哪，我需要它。

团　　结

它在那儿，我不能改变，
那两只大眼在波涛背后，
在风随着鸟的翅膀
吹拂的那边，
它在那里瞪着两只大眼，
有谁曾经改变过自己呢？

你在寻求什么？你的信息
到达船上时已经改动，
你的爱变成了恨，
你的安宁变成了骚扰，
而我也不能转过身来
在岸上看你的脸色。

两只大眼睛还在那里，
无论当我坚持自己的航线
还是星星在地平坠落的时辰，
它们在那里紧连着空间，
象一个主要归于我而非我自己的命运。

你们的言语，一种听觉的惯性，
在索具中嗡鸣然后消隐，
难道我仍然相信你们的存在，你们，
注定死亡的伴侣，虚幻的幽灵？

这个世界已丧失它的颜色，
犹如海滩上去年的海草，
干枯，灰暗，任凭风来发落。

一个大海，两只眼睛，
象风，象我的只要还存在的帆，
象我的上帝，那样迅猛，那样安静。

最后的一天

是个阴天，谁也无法断定；
风轻轻吹着。“不是从东北方来的，不是热风，”
　　有人这样说。

几棵瘦长的柏树牢牢地立在坡上，那边
阴沉沉的海偶尔闪烁一簇波光。
天开始下毛毛雨，士兵们举枪致敬。
“不是从东北方来的，那种热风，”这是唯一听到的断定。
不过我们知道，到第二天早晨
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既没有在身旁酣睡的女人，
也不再记得我们是男人，
一切全完了，到第二天早晨。

“这风使我想起了春天，”我的朋友说，
她在我身旁走着，凝望着远方，
“是海湾附近那种在冬季突然来临的春天。
那样突如其来。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在怎样走向死亡？”

一支丧礼进行曲在细雨中悠扬地飘荡。

人怎样死亡呢？很奇怪竟没有人去想。
而对于那些想过的人，它好比古老记载中的一桩回忆
来自十字军或萨拉米斯① 战争时期。
可死亡毕竟会发生；那么人怎样死呢？
我们每个人都会赢得死，自己的死，不属于别人，

① 希腊岛名，在萨拉米斯海峡，靠近雅典；公元前480年希腊海军在此战胜波斯人。

而这场比赛就是生活。
光明已在这阴天的上空消隐，谁也没断定什么。
第二天早晨什么也不会留下，一切都放弃了，甚至我们的
　　双手，
而我们的女人在水边服苦役①，孩子们在采石场卖命②。
我的朋友在我身旁走着，唱着一支不连续的歌：
“春天里呀，夏天里呀，奴隶们……”
有人回想起那些给我们留下了孤儿幼女的老教师。
一对夫妇走过去，一面谈论：
“我讨厌黄昏，我们回家吧，
让我们回到家里，扭开电灯。”

1939年2月，雅典

纪元后的春天

又是春天了，
她穿着浅色花衣，
迈着轻盈的步履；
又是春天了，
又是夏天了，

① 荷马史诗《伊利昂纪》卷六第495行，见春普曼《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伦敦版）第150页。
② 见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七，第87页：“首先，西那库斯人将他们集中在采石场加以虐待……”

她在微笑。

在新开的花朵间，
胸部完全赤裸着，
过了干燥的夜晚，
超越了那些年老的白人，
他们曾偷偷争论
究竟是不是最好
将钥匙扔掉，
或者拉上粗绳，
吊在那个活结上，
留下空空的尸身，
在灵魂已无法忍受，
意志已不能紧跟，
而膝头要打弯的环境。

新花开放的时候
老人们正在凋零，
于是抛弃一切，
抛弃孙子们和重孙子们，
那广阔的田野，
苍翠的山林，
爱和生活，
江河与湖海，
同情和庇护所；
于是，他们象雕像一样离开了，

留下一片寂寞在身后，
那是利剑割不断
骏马冲不开的，
年轻的呼唤也无可奈何；
跟着来的是伟大的孤独，
伟大的贫困，
连同这个春天；
它们留下并且扩展，
象拂晓时的白霜
抓住高高的树枝，
滑下圆圆的树干；
把我们的灵魂团团围住，肆意纠缠。

然而她在微笑，
穿着浅色的花衫，
象株开花的杏树
披着金黄的火焰，
轻盈地向前走着，
打开窗户，
在那欢快的天空
没有我们这伙失意的人物。
于是我看见她那赤裸的胸脯，
她的腰身和膝盖，
这是从磨难中站立起来的，
象一位走向天堂的
忠贞的殉难者，

纯洁而天真，
超过那些莫名其妙地
在漫无边际的马戏场中
喃喃低语的人们，
超过那正在徒劳地冲击
而被激怒了的刽子手的
污黑的怪相，
汗渍的头颈。

如今孤独已成为一片湖泊，
贫困已成为平湖万顷，
天然洁净如明镜。

1939年3月16日

素　馨

无论是天黑
或者天亮了，
素馨永远是
洁白的。

叙　述

那个人一路哭泣着，

谁也不知为什么，
有时候人们以为他因失恋而悲伤，
犹如我们亲身经历过的，
带着留声机，在夏天的海滩上。

别人忙着自己的营生，
无尽的报纸，渐渐长大的儿女，女人，
年龄在无可奈何地增长。
他有两只象罂粟的眼睛，
象春天割下的罂粟，
两行泪水从他的眼角往下淌。

他沿街走着，从不躺下，
大步跨过地球背上的小小方块，
作为丧失了全部意义的工具，
最后被一种无穷的痛苦所安排。

有人听过他说话，
当他自言自语走过时，
那是关于多年前打碎的一面镜子，
关于镜子里那些破碎的
谁也不能再拼合起来的形体。
还有人听他谈起睡眠
和睡眠门槛上的恐怖形象，
那些温柔得难以忍受的脸。

我们渐渐对他习惯了，他是体面而沉静的，
只不过他仍然一路哭泣不止，
就象你从火车上看到的那些堤柳，
当你在多雾的黎明不舒服地醒来时。

我们渐渐对他习惯了；象你所习惯的
任何别的事物那样，他并没有什么意义，
而我谈到他，是因为我找不到
任何你还不习惯的东西；
我在此表示我的敬意。

早　晨

张开你的眼睛，并彻底掀开
那块黑布，把它扔掉；
睁大你的眼睛，注视着，
集中再集中，直到你知道
那块黑布揭开了，
不是梦里也不是水中，
也不是皱着眉头闭紧眼，
象贝壳般从一个角度下沉，
这时你知道那面鼓的黑皮
完全遮蔽了你的地平线，
当你这样睁开清静的双眼。
在春分与秋分之间，

这儿有流水，这儿有花园
这儿有蜜蜂在枝叶中鸣，
在孩子们耳里嗡嗡震响，
还有太阳！以及乐园里的飞鸟，
一个比白昼更宏伟的巨大的太阳。

天使是白的[1]

——致亨利·密勒

突然路易停止了两腿摇晃，然后
慢慢地说："天使是白的。"
——巴尔扎克[2]

他象个裹着尸布的水手滑过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
而且他自然不能在我们面前全身站起，
只能从一只萤火虫的高度或一株松树的高度瞧着我们，
在星星的露水或大地的尘埃中深深呼吸。
裸女们带着从巴巴利无花果树采来的青铜色叶子把他包
　　围，
熄灭了的灯柱上晾着大城市的肮脏绷带，
不雅的躯体生产着半人马座和亚马孙族的女战斗者[3]，

① 此题原是法文。
② 引自巴尔扎克的小说《路易·朗裴》（1832）。
③ 希腊神话中的一族女战士，传说居于黑海之滨。

那时她们的头发飘拂着银河。

多少日子了，自从最初他欢迎我们，把他的头取下放在铁
　　桌上，
同时波兰象墨水被吸墨纸吸干似的改变了形状，
而我们在那些象沙滩上的鱼骨般赤裸的海岛间旅行，
整个空旷洁白的天宇象鸽子以沉默的节奏拍打的巨翼，
而海豚在染色的海水底下很快变黑了，好比灵魂的运动，
好比正在摸索并在睡梦中自杀的人们的想象和手的运动，
在那包裹着我们的睡眠的庞大而完整的表皮，即我们大家
　　共有的
有着被蛆虫碾碎的闪亮精巧的水晶体的坟墓中。
不过一切都是白的，因为伟大的睡眠是白的，伟大的死也
　　是，
镇静，清明，独处于无边的安宁之境。
黎明时雌珍珠鸡的咯咯声，啼唱着掉入深井的公鸡，
以及那举着青烟和秋叶之手的山腰野火，
以及那艘有着比我们初恋时的拥抱更亲昵的交叉着肩胛骨
　　的船，
一切都是孤立的，甚至独立于
你直到自己同它的最后一字沉重倒下时才放手的那个诗篇
　　之外，
那时你再也不认识盲人的白眼球和书页当中的东西了，
便兴奋地把书页打开用来覆盖每天人们的行列，
他们即使用斧子和铁钉打击自己也流不出血；
他们是孤立之物，被搁置在别处，而那些刷白了的台阶

往下通到过去的门槛，找到了寂静，可是门没有打开，
那好象是你的极为失望的朋友们在沉重地敲门，而你同他们在一起，
可是你全没听见，只有海豚浮上来默默地在海草中围着你。
于是你又盯着眼睛注视，而那个皮肤上留有回归线齿痕的人
戴上他的黑眼镜，仿佛要去使用喷灯似的，他谦卑地说，一字一顿：
“天使们是白的，发着白光，叫那些而对他们的眼睛眯着回避，
你也找不到别的法子变得象石头，如果你不想同他们分离，
而你寻找奇迹时你得把你的鲜血洒在风的八个尖端上，
因为奇迹不在别处，只在人类的血管中循环不已。”

1939年11月，希腊拉—雅典

决 定 忘 记

谁来为我们计算我们决定忘记得付出的代价？

——塞菲里斯：《大海向西》

在那寂静的湖边停步吧，过路人，

那水波荡漾的大海和历尽折磨的船只，
那环抱群山和产生了星星的道路，
都在这辽阔的水面上终止。

如今你能安静地观察那些天鹅，
瞧它们：全都那么洁白，象深夜的睡眠，
一无所碍地在薄薄的平波上滑行，
平波利索地把它们举起，高出水面。

它们象你，陌生人，这些静止的羽翼，并且你了解它们，
当那石狮的眼睛盯着你，
那大树的叶子在天空仍保持生机，
而笔尖刺透了牢房的墙壁。

不过正是这些而不是别的鸟儿屠杀了乡下的姑娘，
鲜血染红了石板路上的奶浆，
她们的马匹默默地向木槽里
抛下了象熔铅般难以辨认的东西。

于是黑夜突然在它们弯弯的颈项周围缩紧，
这些长颈并不歌唱，因为要死也没有门径①，
便只好抽打；胡乱地摔打着人们的尸骨。
而它们的翅膀使恐惧为之镇静。

那时发生的情景也象你现在看见的这样宁静，

① 据说天鹅要到死时才歌唱。

同样的宁静，因为已没有留下一个灵魂让我们思考，
除了那种在石头上刻几个记号的才能，
而记号如今触动了我们记忆的底蕴。

我们也同他们一起，已经远离，很远很远了——停步吧，
　　过路人，
在这寂静的湖边，同这些洁白无瑕的天鹅，
它们通过你的心象些白绸片一样旅行，
唤起你注意那些你经历过但已记不得的情景。

你也不会记得，当你读着石头上我们的文字；
但即使这样，你和你的羊群一起仍大为惊奇，
而羊群用它们的毛扩充了你的身子，
既然你已经觉得你的血脉里有个牺牲的消息。

阿　西　尼　王[1]

“阿西尼……”
——《伊利昂纪》

整个上午我环绕着城堡[2]观望，

① 阿西尼是南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阿尔戈里海湾东岸的一个古代城镇。关于阿西尼，荷马史诗《伊利昂记》第二卷列举船队的名字时提到过。
② 指阿西尼卫城遗址，在阿尔戈里海岸现今的托洛斯村附近，瑞典考古队曾在此进行发掘。

从荫蔽的一侧开始，那里的海水深沉
而又呆滞，象只死孔雀的胸脯，
又象缜密无缝的时间那样接待我们。
岩石的血脉裸露着从高处降下，
如枝柯繁密地纠缠着的葡萄藤，
它们凭海水滋润，生生不已，
而跟踪它们并逐渐疲弱的眼神
在挣扎着要摆脱这累人的摇荡不定。

那向阳一侧有一片漫长的海滩，
阳光照着高大的墙壁光华耀眼。
没有了生物，野鸽飞走了，
而阿西尼王，我们两年来一直在寻找的国王，
已无人知晓，被大家忘记，甚至荷马
在《伊利昂纪》中也只有并不肯定的一言半语，
他被搁在这里，象个殉葬的面具。
你摸摸它，能记起它的声音吗？阳光照耀着空洞，

象个干罐子躺在发掘的泥土里：
那声音好比我们划击海浪的桨声。
阿西尼王是面具下的一个空白，
他与我们无处不在，无处不在，徒托虚名：
“阿西尼……阿西尼……”

而他的孩子们的雕像，
以及他的矫健如飞鸟的欲望，
他的种种思想空隙中的风，

他那停泊在一个消失了的海港里的船只：
在面具底下全是虚妄。

在我们生存中那个金盖子上浮雕着的
大眼睛、厚嘴唇和鬈发的后面，
你看见一个黑黑的斑点
象一条鱼遨游在海上黎明的宁静中；
一个到处同我们在一起的空洞。
还有那只去年冬天飞走的鸟，
那带着一只折断了的翅膀
作为生命住宿地的鸟，
还有那个离开了这里
去玩耍夏天犬齿的年青女人，
以及那个寻求低级世界的尖叫声的灵魂
以及那个象一张宽阔的悬铃木叶子在太阳激流的一路冲荡
　　下
有着古代墓碑和当代忧郁的国家。

而诗人徘徊着，看着那些石头，并问他自己：
那里是不是真的存在，
在这些荒废了的线、点、边缘、空穴和曲线中，
是不是真的存在，
在这经历了风风雨雨和荒废萧条的地方，
是不是存在那些在我们生活里已经奇怪地退缩了的
那些保持着海浪姿影和海一般博大的思想的人的
表现爱与同情的面部运动；

也许不，什么也没有留下，除了重量，
除了对于一种生存的重量的怀乡病，
在那里我们还是孱弱的，正弯下身来
象一株悲惨的柳树的枝条永远绝望地堆聚在一起，
而浑浊的水流缓缓地带走淤泥中连根拔起的灯芯草
一种由于被判处无穷的痛苦而变成了大理石的人——
诗人，一个虚妄而已。

携带盾牌者—— 太阳，已奋力向上，
一只受惊的蝙蝠从洞穴深处
象利箭射击盾牌似的向光明冲击：
“阿西尼王……阿西尼王……”
可能那就是阿西尼王——
我们历来在这卫城上仔细寻访，
有时还用手指摸摸石头上他那印记的阿西尼王……

1938年夏，阿西波——1940年1月，雅典。

航海日志〔二〕（1944）

——致罗马

有时我忽然觉得我在这里写下的东西，只不过是囚犯和水手刺在他们皮肤上的图案而已。

G.S.①

1941年6月的日子

新月出来，升到亚历山大上空，
怀中抱着老月的残影，
这时我们正向太阳之门②走去，
三位朋友——处于暗淡的心境。

此刻谁要在普罗透斯③的海水中洗浴呢？
我们寻找青春时代的变形，
内心的热望好比大鱼，

① 即乔治·塞菲里斯。
② 埃及早期亚历山大城的两座城门之一，在阿拉伯时代叫罗塞塔门。另一座城门叫“月亮之门”。
③ 希腊神话中的海神。

在突然缩小的海洋中游泳，
我们都相信身体万能。
此刻新月怀抱着老月出来了；
而美丽的岛屿在流血，
它受伤了；那冷静的岛，强大而天真。
而那些躯体象折断的枝子，
象连根拔起的树根。

我们的渴望
好比一个变成大理石的骑在马上的卫兵，
在黑暗的太阳大门口——
他不知道要索取什么：他守卫着，
被流放到这里栖身，
在亚历山大大帝的陵墓附近。

克里特，亚历山大，南非，1941年5—9月。

附　　笔

可他们的眼睛全是白的，没有睫毛，
他们的手臂细得象芦苇。

主啊，不要和这些人在一起。
我熟悉了天亮时孩子们的声音
冲下苍翠的山坡，
象蜂一般快活，蝴蝶一般快活，

那么五彩缤纷。
主啊，不要同这些人在一起，
他们的声音甚至不离开他们的嘴，
只留在那些黄黄的牙齿里。

是你的大海，你的风，
一颗颗星星悬挂在苍穹。
主啊，他们不知道
我们就象我们所能的那样，
用一些在绿色山坡采到的药草
来医治我们的创伤，
那不是别处，就是附近的山坡；
他们不知道我们就象我们所能的那样呼吸，
每天拂晓作一点祈祷，
让它跨越记忆的罅隙
达到海边——
主啊，不要同这些人在一起。让你的意志获得完成，以别的方式。

1941年9月11日

命运的形态

我们心中曾经讲过的传说，象七月间
在岛上献给一个空教堂里的圣像的

一只银白色的纵帆船。

G.S.

支配一个孩子诞生的命运的形态，
星星与风在二月间一个黑夜里同驰，
爬着吱吱响的楼梯的会治病的老妇，
以及庭院中光秃的葡萄藤的枯枝。

俯身在婴儿床头的包着黑头巾的命运之形态，
莫名其妙的微笑，低垂的眼睑和白皙的胸膛，
推开房门将湿帽子扔在黑色柜子上的
饱经风浪的船长。

这些脸孔和这些情景追逐着你，
当你在海滩上解开线团来织你的鱼网，
还有当你观望着波涛的空谷，航行在一片辽阔的水域上；
在所有的海上，在每个海湾里，
它们都和你同行，而它们是生活的艰辛，它们是欢喜。

可如今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为什么他们用锁链把你锁住，为什么他们用矛把你刺穿，
为什么有一天晚上在森林里他们逼你同女人分开，
而她瞪眼望着你，有口难言，
为什么他们剥夺了你的面包、大海和光线，

我的朋友，我们怎么跌进了恐惧的陷阱？
那不是你的命运，也不是我注定的遭遇，
我们从来没有买卖过这类商品；
那个在我们背后下令和屠杀的人是谁呀？
请不要问；打谷场上有三匹红马
在人类尸骨上兜圈子，它们给蒙住了眼睛；
请不要问，只等着瞧吧：那血，那血
总有一天早晨会站起来，象骑马者圣乔治① 那样
用他的长矛把恶龙钉在大地上。

1941年10月1日

爱情花中的斯·萨拉西诺斯

没有常春花、紫罗兰，或风信子，
那么你怎样同死者交谈？
死去的人只懂得花的语言，
因此他们沉默不语，
他们默默地旅行，忍受着，无声无息，
越过幻梦的领域，越过幻梦的领域② 。

① 相传为3—4世纪的基督教殉教者。在拉斐尔名画《圣乔治》中，这位殉教者骑在战马上，手持利器将一条恶龙刺死。
② 参看《奥德修纪》第24卷，第19行，也见曹鸿昭译《荷马史诗·奥德赛》第405页，又见杨宪益译《奥德修纪》第302页。

如果我开始歌唱，我将大声喊出，
而如果我大声喊出——
爱情花将命令安静，
举起一个天蓝的阿拉伯孩子的小手
甚至是空中一只鹅的脚步。
那是痛苦而困难的，生者不合我的规格，
首先因为他们不说话，其次是
因为我必须问死者，
以便继续前行。
没有旁的办法：我刚刚睡着，
伙伴们便切断那些银绳，
装着各方呼啸的风的皮袋就空了[1]。
我把它装满它又空了，一装满就空；
我醒来，
象条金鱼在游泳，
在闪电的罅隙中，
在风和洪水和人的身体
以及象命运之箭那样被钉着
在不可消灭而为痉挛的点头所震动的
大地上的爱情花中，
仿佛装载在一辆古代的大车上，
颠簸着走上坎坷的道路，碾着古老的卵石移动，
那些黑人的爱情花、长春花啊，

---

① 参看《奥德修纪》第十章。查普曼《荷马史诗·奥德赛》第170—171页，杨译《奥德修纪》第118—119页。

这样的宗教我怎么能懂?

上帝最先创造的是爱,
接着来的是血
以及由肉体的精液象食盐那样激起来的
对血的渴望。
上帝最先制定的是长途旅行;
那所房子在那里等待着,
同它那蓝色的烟,
同它那只老狗,
等待着归来,然后它才死亡。
但是死者必须引导我;
是爱情花不让他们说话,
象海洋深处或杯中的水那样。
而那些伙伴继续留在喀耳刻[①]的宫中:
我亲爱的厄尔帕诺耳[②]!我可怜而愚蠢的厄尔帕诺耳!
难道你没听见他们叫嚷
——“救救我们呀!”——
在普萨拉岛[③]黝黑的脊背上?

1942年1月14日于特兰斯瓦尔

---

① 《奥德修纪》中的一个可以把人变为猪的女妖。

② 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的伙伴之一,他喝醉后摔死在喀耳刻的魔宫里。在塞菲里斯的诗中他多次出现,因为诗人认为他是荷马史诗中最值得同情的一类人。

③ 普萨拉岛在希腊独立战争中被夷为平地,那里的人民被大量屠杀。这行诗引自希腊著名诗人索洛莫斯的《普萨拉的毁灭》(1825)。

河岸上的一位老人

——献给兰尼·潘纳尤托波罗

不过我们要考虑怎样前行。
不能只去感受，或者运动，或者思想，
也不能只冒险置身于一个旧枪眼之前，
当滚油和熔化的铅在四壁流淌。

我们还应当考虑朝哪里前行，
这不由我们的痛苦，也不由我们的饥饿的儿童
以及我们和那些在对岸呼唤的伙伴之间的裂口来决定；
也不决定于一个临时医院里那蓝色灯光的低语，
那个刚作完手术的年轻人枕头上因药物而焕发的眼睛；
那必须是另一种办法，我要说，
就象那条从封闭在非洲心脏的大湖发源的河流，
它曾经是神，后来变成了大道，一位恩人，一位法官和一个三角洲；
它从来不保持现状，象古代智者所教导的，不过永远是同一个躯体，同一张床，同一种迹象，
同一个方向。

我不要别的，只要简单地说话，只要能获得这一恩赐就行了。
因为我们甚至在我们的歌中也装进了这么多音乐，以致它

们在渐渐沉落。

我们过多地装饰了我们的艺术，以致它的面目被黄金销蚀了，

而现在，因为灵魂就要启航，已是说出我们少少几句话的时刻。

如果痛苦是属于人的，我们也不仅仅是受苦的人；

这就是我这些日子那么深深地思念这条大河的原因，

这个在芳草和绿叶中，

在吃草饮水的兽类、播种收割的人们中，

在死人的庞大坟墓甚至小小的住所之间向前运动的象征。

那条奔着自己航程的河流与人们的血液、与人们的眼睛相差不多，

当他们直视前方，心中无所畏惧，

也不为日常琐事乃至大事所干扰；

当他们象个惯于凭星星指认道路的旅行者直视前方，

而不象我们，如数日前注视着一所瞌睡的阿拉伯房子的紧闭的花园，

那凉爽的花园在窗格后面不断变形，时大时小，

我们注视时我们的渴望和心情也在改变，

正午时分我们象世上一个耐心的生面团，任凭它抛着揉着，

困陷于日常生活的绣边罗网，这生活是个整体，但后来化为尘埃沉没在沙砾中，

只留下一株高大棕榈的模糊而令人眩晕的晃动。

1942年6月20日，开罗

斯·萨拉西诺斯在死海上

有时你在那些传说性地点的小礼拜堂中看到从《圣经》中摘引的有关英文描写，下面注明："先生们，这就是那个地点！"

——斯·萨拉西诺斯从耶路撒冷的来信

耶路撒冷，不受控制的城，
耶路撒冷，难民的城。

有时你会在中午看见
一团飘散的黑色树叶
滚过柏油路面——
迁徙的候鸟在太阳下经过，
可是你不屑抬头望一眼。

耶路撒冷，不受控制的城！

巴贝尔[①]无名的语言
与文法无关，
与《圣经传》或《赞美诗集》无关，

① 《圣经》中古巴比伦的一个城市。

当秋天他们把渔船系在码头上时
教你们拼读出来的语言；
无名的语言
象香烟屁股一样粘在衰老的唇边。

耶路撒冷，难民的城！

但他们的眼睛全都说着同一个字，
不是那个与人类相称的字眼，上帝宽恕我们吧，
也不是到新地方观光的旅行，
而是一列逃亡的黑暗火车，
那里婴儿被喂养着垃圾和父母的罪恶，
中年人感到，如人们所说的，
象受伤的骆驼般在后面跛行的身体
和有着无穷勇气的灵魂之间的沟壑
不断扩大了。
也是那些船只，载着他们
象薰香的主教挺立在船舱里，
某个晚上悄悄在深处的海藻中下碇。

耶路撒冷，不受控制的城！

三个僧人
驾着一只小小的红色帆船
到了约旦河，
把它停泊在岸边。

三个人从阿索斯山启航，
行驶了三个月，
然后将一个逃难者的祭品
系在约旦河岸的
一根树枝上。
他们饿了三个月，
他们渴了三个月，
经历了三个月不眠的艰辛，
他们从阿索斯山来，
从萨洛尼卡来，
那三个被奴役的僧人。

象死海那样，我们全都低得很，
比起爱琴海的水平。
跟我来吧，我让你们看看那环境：

在死海中
没有鱼类，
没有海藻，
也没有什么海胆，
没有生命。
那里没有动物，
那种有个肚子
会挨饿，
长着神经
可以熬受痛苦的生灵。

这就是那个地方，先生们！

在死海里，
轻蔑
不是谁的职业，
不是谁的烦恼。
感情和思想
在盐水中凝结，
它充满辛酸，
而且到最后
同矿物世界相结合。

这就是那个地方，先生们！

在死海里，
敌人和朋友，
妻子和儿女，
其他的亲属，
你都找得着。
他们在哥摩拉，
在最底层，
非常欢喜，
他们并不期待
任何的信息。

先生们，

　　我们将继续我们的旅行，
在低于爱琴海许多米的幽境。

1942年7月

蟋　　蟀

满屋子都是蟋蟀，
象些没有节奏的时钟
在气喘地敲着。

我们生活的时代也那样敲打，
当正直的人保持沉默，
仿佛他们没什么好说。

从前在皮里昂我听见它们
正迅速地挖掘一个
进入黑夜的洞穴。

但如今我们已翻过这一页命运，
你们认得我们犹如我们认识你们，
从那些住在北方的人

到住在赤道上的黑人，
他们光是身子，没有头脑，
一有痛苦便吼叫。

我受苦你们也受苦，
但我们并不呻吟或叫嚷，
甚至也不低诉，

因为机器很敏感，
对于恐惧与轻慢，
对于死亡和生活，

满屋子都是蟋蟀。

1942年1月26日，普里托利亚

书　　法

〔尼罗河，“鸽子的游乐场”〕

尼罗河上的风帆，一些不唱歌的鸟，
它们的一只翅膀默默地把另一只寻找，
在苍穹淡漠的心中
把一个大理石青年的身子打捞；
用无形的墨水在蓝天上题写
一声绝望的喊叫。

1943年4月的日子

喇叭，电车，咒骂，刹车的尖叫声
麻醉着他的脑子，好象一个人数数字，
一直坚持到陷于麻痹之中，
听凭外科大夫摆弄。

在大街上，他小心地走着，避免
滑倒在西瓜皮上，那是粗心的阿拉伯人
或者逃难的政治家们和朋党抛下的，
他们瞅着他：他会踏上它吗？——难道不会？
有个人还撕扯着一朵雏菊在猜测；
他往前走，
晃荡着一大串无用的钥匙；
枯索的天空令人想起
希腊沿海轮船公司的褪色的告示，
窗户锁着，回避你所爱者的面容
或者梧桐树根部的一点点清水。

他继续往前，去上班工作，
这时一千只饿狗撕碎了他的裤子，
把他剥得赤裸裸，
他继续往前，摇摇晃晃地被人指着，

而一阵强风在他周围卷起
垃圾、粪便、诽谤和臭气。

1943年6月24日

在骸骨中间

在骸骨中间，
音乐：
它飘过沙岸，
飘过大海。
在骸骨中间，
一曲笛声，
远处一面鼓的声音，
以及隐约的钟鸣，
飘过干旱的田野，
飘过鲯鳅海上空。
高山，难道你听不见我们？
救命！救命！
高山，我们愿意溶解，死在死者中！

1943年8月，开罗

演员，中东

我们建起剧院又把它们推倒，
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我们到了那里，
我们便建立剧院和搭起舞台，
可我们的命运最后总是胜利，

并且把它们卷走就象也卷走我们，
演员们和演员们的经理，
赞助者和音乐家全都消失，
散布到那五种饥饿的风里。

身躯，席子，木料，化妆品，
韵律，感情，面纱，珠饰，
面具，傍晚，啜泣和哀号，
感叹和上升的旭日，

慌慌张张地和我们一起解脱，
（我们到哪儿去？你们往哪儿奔？）
神经裸露在我们皮肤上，
象只野驴或斑马身上的条纹，

暴露而赤裸，干枯又灼热，

（我们几时出生？几时又埋葬了？）
绷紧得象一张七弦琴上的弦
不绝地嗡嗡着。也瞧瞧

我们的心：一块海绵
拖着走过大街和集市，
吸收了统治者和窃贼的
血液和胆汁。

1943年8月，中东

最 末 一 站

我喜爱过的月明之夜是很少的：
那些星辰的字母表——你把它们拼出
尽你一天结束时浑身疲劳所容许的程度，
并且从它们引申出旁的意义和希望——
那时你能读得更清楚。
既然我闲坐在这儿，便暗自思量，
留在我记忆中的月亮是很少的：
一些岛，悲伤的圣母玛利亚，深夜的下弦月，
或者北方城市中的月光，
它有时将一种沉重的麻痹感
洒在扰攘的大街、河流和人们的四肢上。

昨天黄昏时还在这里，在我们的最末一个港口，
我们彻夜等待着回家的时刻，
它象一笔旧债：在守财奴的保险箱里
躺了多少年的金钱，
最后偿还的时刻到了，
于是你听见铜币撒落在桌子上，
在厄特鲁斯克村，在萨勒诺海背后，
在我们回家的港湾后面，
在一场秋天风暴的边沿，
月亮摆脱了乌云，
对面斜坡上的房子变成了搪瓷品：
月色可人地宁静①。

这是一连串思索，一种方式，
用以开始讲你自己不安地承认的东西，
在你无法克制的时候，
向一个秘密地逃出来
并从家乡和伙伴们那里带来音信的朋友，
这时你忙着敞开你的心扉，
当这位流亡者还来不及阻止和改变你。
我们来自阿拉伯、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
时常想起的还有康马吉尼
那个象盏小灯般熄灭了的小小国家，

① 此行系拉丁文，引自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第2卷第55行。

以及那些生存了好几千年
然后变为放牧的草地，
变成甘蔗园和麦田的大城市。
我们来自大漠的黄沙，来自普洛透斯[1]的海域，
为公然的罪恶所慑服的灵魂，
各自象笼中鸟坚守着岗位。
这个海湾中的多雨的秋季
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创伤，
或者你用不同的措辞：报应，命运，
或者干脆叫坏习惯，狡诈和欺诳，
甚或是想从别人鲜血中捞到好处的私心。
人在战争中容易磨损，
人是柔弱的，象一捆草，
嘴唇和手指渴望着一个雪白的酥胸，
眼睛在阳光中半闭着，
双脚不管怎样也要行走，
只要有点蝇头小利在勾引。
人象草一般荏弱而贪婪，
象草一般无餍，他那神经象根须般伸展。
当收获的季节到来，
有的人高喊驱鬼，
有的人纠缠在财产中，另一些人发表讲演。
可是驱鬼、财产和演说有什么用，
在活人已远远离去的时刻？

① 希腊神话中一位变化无穷的海神。

难道人不就是这样？
难道这不就是生命的赋予者？
一个种植的季候，一个收获的季候。

“同样的事一次又一次发生，”你会告诉我，朋友。
可是一个避难者的思想，一个囚徒的思想，
一个已经变成了商品的人的思想——
他要改变它吗？不能。
也许他宁愿当食人生番的国王，
将那无人购买的精力消耗于
在非洲百合花的田野中散步，
在竹林荫蔽下听咚咚的鼓声
伴着头戴巨大面具的朝臣们跳舞。
但是，那个象株松树般被他们劈斫焚烧的国家——你
看见它
或者是在黑暗的列车上，车上无水，门窗破碎，一夜
复一夜，
或者是在那只肯定会沉没的正在燃烧的船上——
这已经在心里生根，再也不会变更，
这已经栽种了意象，好比那些树木，
那些在处女林中抛下枝柯
使自己能在土里扎根并重新生长的树木，
它们撇下那再次萌蘖的枝条，一程又一程地大步前进；
我们的心就是殉难朋友们的处女林。
而且如果我是用童话和寓言的方式向你谈的，
那是因为这样才使你稍觉温和；

恐怖却很难说起，因为它是活的，
因为它还在不声不响地继续成长着：
记忆创伤的疼痛啊，
白天和梦里都在缓缓地流！①

要谈英雄们，要谈英雄们，且说密克尔，
他离开医院时伤口还没有愈合，
也许那时他正在叨念着那些英雄——那天晚上
他拖着他的脚穿过黑暗的都城——
那时他哀号着，抚摩着我们的疼痛：“我们在
　　黑暗中前进……”
英雄们在黑暗中前行。

我所喜爱的月明之夜是很少的。

1944年10月5日，卡瓦·德·蒂雷尼

---

① 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阿伽门农》第179－180行，见《埃斯库罗斯悲剧集》第48页。

"画眉鸟"号[①]（1947）

一个恶鬼与一种残酷命运的短暂争端——你为何迫使我谈论那些你最好不要知道的事情呢。

——**西列纳斯致麦德斯②**

1. 靠近海边的房子③

他们把我所有的房子抢走了。时代看来对我不利：战
　　争，毁灭，流落；
有时猎手打中了候鸟，
有时他打不中它们。打猎
在我们那时候是不错的，有许多遭遇了不测，
其余的团团乱飞，或者在隐蔽处给吓疯了。

---

① "画眉鸟"号是一艘海洋运输舰，于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波罗斯岛附近被德军击沉。

② 西列纳斯是希腊神话中森林神祇的首脑；麦德斯是希腊传说中弗利吉亚之王，能点石成金。上文引自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约46—120）的《对阿波罗尼乌斯的安慰》。阿波罗尼乌斯是纪元前三世纪的希腊诗人，著有史诗《阿耳戈船英雄纪》。

③ 这所房子在波罗斯岛海滨，曾一度用作旅馆，取名为"平静"。塞菲里斯在《关于"画眉鸟"号的一封信》中说："……那幢庞贝红的维多利亚式房子许多年来第一次给我以一所结实建立的非临时帐篷的感觉。"

不要和我谈起夜莺或云雀，
也不要谈起用尾巴在阳光中画着花样的小小鹡鸰鸟；
我不大懂得房子的事情，
只知道它们有自已的脾性。
最初是新的，象那些在花园里
同太阳的流苏戏耍的孩子，
它们装饰彩色百叶窗和发亮的门庭。
等到建筑师完成以后，它们变了，
它们皱眉或微笑，甚至变成顽固者，
对那些住在里面的人、对那些离开了的人，
对其他只要有可能便回来的人，
或者那些由于世界已成为一个无边的旅馆而失踪了的
　　人。

我对于房子懂得的不多，
有时候当我停下来思索，
我记起它们的欢乐和它们的忧愁；
还有的时候，靠近海边，在毫无遮盖的房间里，
除了一张铁床，我自已一无所有，
我守望着黄昏的蜘蛛，想象着
有个人正准备前来，他们在替他[1]拾掇，
穿上黑白条的礼服，戴上多彩的珠饰，

① 暗指希腊史诗中的厄尔帕诺耳。

他周围是些可敬的女士，
浅灰头发，深色的花边披巾，轻声细语，
我想象他正在准备来向我告辞；
或者一位妇女[1]——睫毛弯弯，高高地束着腰带，
从伊兹密尔，罗得斯，锡拉丘兹，亚历山大，
从这些南方的海港回来，
从那些好象炽热的百叶窗一样紧闭着的城镇，
携带金黄的果实和药草的芳香——
她登上楼梯，也没看看
楼梯底下那些酣睡着的人。

房子嘛，你知道，很容易变得执拗，当你把它们剥光了的时候。

2．享乐主义的厄尔帕诺耳[2]

昨天我看见他站立在门口，
在我的窗下；那是七点钟左右，
有个女人同他在一起。

---

① 暗指女妖喀耳刻。参看下篇。
② 荷马史诗《奥德修纪》主角奥德修斯的伙伴之一，他因喝醉了，摔死在女妖喀耳刻的魔宫里。

他的相貌象刚刚摔下来
自己摔死的厄尔帕诺耳，不过他没有醉。
他正快速地说着，而她心不在焉地
凝望着那些留声机；
她不时插话打断他，
然后便不耐烦地
向他们正在煎鱼的地方瞥一眼：象只猫似的。
他嘴里叼着半截烟卷低语着：

"也听听这个。在月光下
雕像们有时象芦苇般弯下身子，
那些雕像——在熟透的果实中间；
而火焰变成一株冷静的夹竹桃，
我的意思是那燃烧人类的火焰。"

——"那恰恰是光……黑夜的阴影。"

——"也许是敞开的夜，一个天蓝色石榴，
一个黝黑的胸脯，并使你满怀星星，
劈开时间的蹊径。
　　　　　　　　不过那些雕像
有时候俯下身躯，将渴望分为两半，
象切开一个桃子；而火焰
变成印在四肢上的一个吻，一阵啜泣，
接着是凉风刮掉的一片叶子；
它们俯身；它们变轻了，以一个人的重量。

你不会忘记。”

——“那些雕像是在博物馆里。”

——“不，它们跟着你，你怎么看不见呢？
我是说用折断的四肢，
用它们的来自另一时间的形式，一种你认不出来
可是知道的形式。
那仿佛是
在你青年时代的末了
你爱上了一个姿色尚佳的女子，
而当你在正午抱着她的裸体时，
你害怕你怀中那个醒过来的记忆；
你害怕那个吻如今会把你出卖，
卖给过去的别的枕席，
它们很容易使你想起
并复活镜中的形象，
那些曾经活过的肉体：
它们的淫荡和魅力。
那仿佛是
你从某一个外国回来，偶尔打开了
一只很久以来一直锁着的旧木箱，
发现你从前在喜庆和华灯灿烂的节日
常常穿的已经褴褛的衣裳，
那些彩灯如今在镜中出现，显得暗淡了，
仅仅剩下一个年轻外貌的

茫然若失的芬芳。

　　　　　　　　真的，那些雕像
并不是碎片。你自己便是那遗迹；
它们时常带着一种奇异的童贞浮现在你眼前，
在家中，在办公室，在为名人举办的招待会上，
在睡梦中自己不承认的恐怖里；
它们谈起那些你希望不要存在
或到你死后多年才存在的东西，
但是很困难，因为……"

　　　　　　——"那些雕像是在博物馆里。
晚安！"

——"……因为那些雕像已不是碎片。
而我们是。雕像们略略俯身……晚安！"

他们随即分离了。
他们踏上越过山峰往北去的路程，
而她动身向阳光泛滥的海滨走去，
那儿的波涛也被无线电的声音淹没了。

无　线　电

"海风鼓胀的船帆
惟独停留在心中。

寂静与松木的芳香
会很快给你止痛，
既然水手已扬帆出海，
捕虫鸟，鲶鱼和鹡鸰。
哦，哑默无言的女人，
请听这哀婉的风。

“金坛子已经空了，
太阳已变成一块布片
围着一位中年妇女的头颈——
她咳着咳着没有个完；
她为已经逝去的夏天
为她肩上和大腿上的金饰而悲伤。
哦，女人，哦，看不见的东西，
请听那盲人歌唱。

“关好百叶窗吧：白日在消隐；
用去年的苇秆制成横笛，
但不要打开，无论他们怎样敲门；
他们叫喊，但没有什么要说要问。
拿起樱草、松针、百合花
和来自海中的海葵；
哦，丧失了机智的女人，
请听，那个水鬼……

——“雅典。公众已悚然听见

那个消息；怕的是
一场危机已近在眼前。
首相宣布：'没有时间了……'
拿起樱草……松针……
哦，女人……
——……居于压倒的优势
战争……"

灵魂贩子

3. "画眉鸟"号的残骸

"这木条冰镇过我的前额，
当正午烤着我浑身血脉的时候，
如今它将在别人的手里开花了。拿去吧，我把它交给
　　你；
你看，这是从一株柠檬树采来的……"
　　　　　　　　　　　　　　　　我听到这声音
当我凝望着大海，想觅得
一艘多年前被他们击沉的船，
它名叫"画眉鸟"，一个小小的遇难者；
桅杆断裂了，杂乱地斜矗着沉在水底，象些触须，
或梦的记忆，标示着船壳：
一只巨大的海怪张着黑糊糊的嘴

被杀死在水中。寂静统治着整个周围。

接着是别的声音①
徐徐地——到来：细微而热切的低语
从太阳的另一侧、从黑暗的一边传出；
有的会说它们渴望饮一些血滴；
还有熟悉的声调，但我分不清那是谁的。
然后我听到那位老人②的声音；我觉得它悄悄地落进
　　了白天心坎里，
仿佛已归于沉寂：
“要是你谴罚我去喝毒药，我感谢你。
你的法律就是我的法律；我怎能流浪
从一个异国到另一个异国，象颗滚动的石子。
我宁愿去死。
究竟谁的下场最好，只有上帝知道。”

太阳的家乡，可是你不能面对太阳。
人的故里，可是你不能面对人类。

光　　线

随着岁月的流逝，

① 参看杨宪益译《奥德修纪》卷十一。这里所说的那些声音都是来自“冥府”的死者。
② 指苏格拉底，因为下面引用的那些话与苏格拉底有关。参看《苏格拉底的申辩》，见《希腊罗马散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谴责你的审判员愈来愈多；
随着岁月的流逝，同你对话的声音愈少，
你以不同的眼光向太阳探索；
你知道那些呆在背后的人在骗你，
肉体的极度兴奋，痛快的跳舞
最后都归于赤裸。
仿佛夜里走上空荡荡的马路，
你突然看见一只野兽的眼睛在闪烁，
眼睛消失了；于是你试探自己的眼睛；
你注视太阳，你陷入了一片昏黑。
多利安① 地方那种附着于岩石上的软体动物
一碰到你的手指便如山岳般摇曳，
它在阳光下是大理石的模样，但头部埋在黑暗里。
而那些放弃运动场拿起了武器的人
在打击固执的马拉松赛跑者，
他眼见跑道在血泊中飘流，
世界象月亮般杳无人迹，
胜利的花园枯萎了；
你看见它们在太阳中，在太阳背后。
那些从船头斜桅上跳进水去的孩子
象些仍在旋转的陀螺，
赤条条地潜入漆黑的光中，
嘴里咬着一枚硬币，仍在游泳，

① 古希腊地名。

而太阳用金针密缝
船帆和潮湿的木料，海的霞彩；
他们此刻仍在倾斜着前进，
象些白色的瓶子
向大海海底的圆石下沉。

光线，可爱的黑黝黝的光线，
海中大道上波涛的笑声，
带泪的笑声，
那老迈的恳求者① 看见你，
当他走过无形的田垅——
光线反映在他的血液，
那诞生过厄透克勒斯和波利尼克斯② 的血液中。
白天，可爱的黑黝黝的白天，
那毒害囚徒的可厌的妇人气味
从波涛中一个带水珠的清凉树枝上发散。
小小的安提戈涅③ 唱呀，唱呀……
我不是在向你谈过去的事，我是在谈论爱；
用太阳的荆棘装饰你的头发吧，
黑女孩；
天蝎宫之心④ 已经沉落，

① 指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王子俄狄浦斯。关于他走过“无形的田野”，在史诗中有所叙述。
② 两人都是俄狄浦斯的儿子，在战争中皆死于后者之手。
③ 俄狄浦斯的女儿。
④ 即天蝎宫的主星。

人身上的暴君已经逃遁，
所有大海的女儿，尼尔里德，格拉埃①，
忙去迎接那光辉灿烂中升起的女神②，
凡是从未恋爱过的人都将有爱的冲动，
在光中：

而你发现自己
在一幢开着许多窗户的宏大屋子里，
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房间，不知首先从哪里向外窥视，
因为那些松树会消失，那些映出的山岳和啁啾的小鸟
也会消失，
而大海会枯涸，从北到南，象破碎的玻璃，
你的眼睛会丧失白天的阳光——
那么突然，连蝉也一齐停止歌唱。

1946年10月31日，波罗斯

① 都是海中的仙女。
② 指爱神阿芙罗狄蒂。

航海日志〔三〕（1955）

献给塞浦路斯人民，
作为纪念与爱的珍品①。

“……塞浦路斯，阿波罗晓谕
我应在那里定居……”②

阿吉亚纳帕③（一）

于是象古人说的你看见太阳的光了。
不过我以为这些年我一直看得见
行走在群山和大海之间
偶尔遇到的那些全身盔甲的人；
奇怪的是我并没注意我只看见他们的声音。
迫使他们谈话的是血，

---

① 这些诗，除了《记忆之一》、《之二》，都是作者1953年访问塞浦路斯时写的。

② 见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海伦》（公元前412年），欧·里斯编，人人书库《欧里庇得斯戏剧集》，1942年版，第105页

③ 塞浦路斯法马古斯塔南边近海的一个村子。

是我宰杀并献在他们脚旁的那只公羊；
可那块红色的地毯并不就是光。
凡属他们告诉我的，我都得摸一摸才承认，
犹如他们为躲避搜捕晚上把你藏在马厩里，
或者当你终于触摸到一个胸脯丰满的女人
　　身躯，
而房里充满令人窒息的怪味；
无论他们告诉我什么：绸缎与毛皮。

奇怪的是在这里我看见太阳的光辉，
那金丝网里的东西象鱼一般战栗，
它是一位高大的天使拉拢来的，
连同渔人的网一起。

阿吉亚纳帕（二）

1156年春天①

〔为配曲而作的诗〕

那年老的无花果树下

① 1156年法国冒险家雷诺·德·查迪augh侵入塞浦路斯。他抢走金银财物之后，把居民赶到海边，直到他们付出大宗赔款才释放。从僧侣和平民中扣押的人质被作为俘虏囚禁起来，到交清赎金为止。参阅斯迭文·隆西曼所著《十字军历史》卷二，第348页（剑桥，1952）。

风在狂暴地
同鸟雀和树枝戏耍，
可是它从不对我们说话。

灵魂的呼吸啊，欢迎你，祝你幸运，
我们向你敞开心扉，
请进来呀，请尽量地
畅饮我们的希冀。

那年老的无花果树下，
风起来啦，离开啦，
到北方的城堡去啦，
甚至碰也没碰我们一下。

我的迷迭香[1]啊，我的麝香草啊，
请快快束紧你们的胸怀，
然后找一个石洞，找一个兽穴，
把你们的光遮蔽在洞外。

这不是棕枝主日[2]的风，
不是耶稣复活的风，
而是一种火的风，烟的风，
一种没有欢乐的生命之风。

---

① 象征贞操的一种植物。
② 欢迎基督在受难前进入耶路撒冷的纪念日，即复活节前的礼拜日。

那年老的无花果树下
风已干燥地吹回，
到处散发弗罗林银币① 的气味，
并交换我们的金币。

梦

我睡了，而我的心仍然醒着；
它凝望星辰、天空，以及舵把，
观看着海水怎样在舵上开花。

塞浦路斯细描

——献给画家狄阿曼蒂

那只小猫头鹰经常在那里
栖息在去圣妈妈那儿的门锁上，
盲目地沉溺于阳光的甜蜜，
在这里或任何别处，现今和以往；
秋天就以那样的旋律在跳舞。

① 英国十九世纪末发行的一种银币，值两先令。

天使们打开天堂，
一尊眉毛弯弯的石像，懒懒地
凝望着屋顶的某个地方。

于是僧人出现了：便帽，长袍，皮带，
他动手把那个葫芦① 装点。
他从颈部开始：棕榈，鱼鳞，圆圈。
然后，以宽大的手掌捧着它的便便大腹，
他加上狡诈的农人，狡诈的商人，狡诈的磨坊
　　主，以及诽谤之徒；
然后是年幼的怀恨者和被褫夺僧职的修女；
而底部，几乎隐藏着的，是不眠的虫蛆。

这一切都不错，一次偶尔的巡游。
但是那个木制的井轮——那个“阿拉卡丁”②
还睡在胡桃树的荫影里，
它半在土里半在水中，
你为何把它叫醒？
你看见它在那样呻唤。而那声叫喊，
从木头的古老神经发出来的，

① 诗人自注：“这些葫芦作水罐用，上面的绘画显示着塞浦路斯精美的民间艺术，其中包括装饰图案、英雄人物等等，只有老年人才能为我解说这种日趋没落的艺术。”这里写的是表现那些可厌之物的装饰画，它们出现在关于“基督再临”的教堂壁画里。
② 井轮的俗名。

你干吗称它为我们的国家之声？

我以女神的名义召唤你[1]

四肢上的油
可能有一股酸臭，
象这儿小礼拜堂的
榨油器上的味儿，
象那不转的石磨上
那些粗糙的毛孔里的味儿。

编成绳索的
头发上的油，
也许还有别的香味，
但我们对无论贫的富的
以及那些用手指捧着小小乳房的
小小的雕像
都不怎么熟悉。

阳光中的油，

① 参阅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历史》卷一，第199页："一个女人一旦到了那里，她在一位陌生者向她的围裙中丢下钱币并同她在庙外进行交媾之前是不回家去的；但是男人给她丢钱时必须说：'我以女神弥丽塔的名义召唤你'……在塞浦路斯某些地区有类似这样的一种风俗。"弥丽塔是亚述人的爱神。

树叶在战栗，
当那陌生人站住时，
那两膝中间
沉甸甸一片沉寂。
钱币掉落了：
“我以女神的名义召唤你……”

双肩上的油，
还有柔软的纤腰，
沾着点点草屑的双腿，
它们在阳光中扭着，
当晚祷传来，
当我在教堂庭院里说话，
同一个跛者。

海　伦

透克洛斯[①]：……在四面环海的塞浦路斯，阿波罗规定我必须在那里居住，赐给城市以萨拉米斯的名字，以纪念我的岛屿故乡……

海伦：我从未去过特洛伊；那是一个幻影。

仆人：什么？你的意思是我们仅仅为了一件莫须有的

① 希腊神话特伊洛战争中的希腊大英雄，洛禾斯的异母兄弟。

事而斗争了那么久吗?

——欧里庇得斯:《海伦》①

“夜莺不让你在普拉特雷斯②安睡。”

羞怯的夜莺,在树叶的微息中,
你给那些已故的躯体,自知已不再回来的灵魂
赐予了森林中悦耳的清韵。
盲目的声音,你在记忆的黑地里摸索,
摸索着脚步和姿势——我不敢说亲吻——
以及变得狂暴了的女奴的极度悲愤。

“夜莺不让你在普拉特雷斯安睡。”

普拉特雷斯:哪来的普拉特雷斯?可这个岛,谁知道呢?
我一辈子听到过那么多名字,可从没听人说起;
新的国家,新的人或上帝的
极端愚蠢的行为;

我的命运,

① 欧里庇得斯在这个剧中断定:不是海伦本人而是她的一个幻影同所谓拐走她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到了特伊洛城;海伦本人在特伊洛战争过后多年到了海神普洛透斯在埃及的宫廷,同她的丈夫团聚了。

② 在塞浦路斯的特罗多斯山麓,是个避暑胜地。

那在某位埃阿斯① 的最后的宝剑
和另一个萨拉米斯② 之间摇摆的命运
将我带到了这里，到了这海边。
　　　　　　　　　　　　　　月亮
象阿芙罗狄蒂③ 从海上升起，
遮盖了射手座的星辰，如今在向前
寻找天蝎宫之心，将一切改变。
真理，真理在哪里？
我也是作为射手参加了战争，
可我的命运：一个没有射中目标者的命运。

抒情的夜莺，
在这样一个黑夜，在普洛透斯④ 的海滨，
那些斯巴达女奴听到你便开始悲叹，
而她们当中——谁相信过呢？就有海伦！
她，我们在斯卡曼德洛斯⑥ 两岸寻找了这么多年的她
　啊！
她在那里，在沙漠的边沿；我碰见她，她对我说：
“那不是真的，那不是真的，”她高声叫喊，

---

① 希腊神话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透克洛斯的异母兄弟。
② 塞浦路斯东海岸的一个古代城市，公元前480年希腊舰队击败波斯人于此。
③ 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
④ 希腊神话中的一位海神，以善变闻名。
⑤ 希腊神话中的河神，也是一条河的名字。

"我从没到过勇敢的特洛伊。
我不曾坐上那只蓝头的船。"

高高地束着腰带，阳光在头发中流淌，
在那到处出现的身影和微笑中，
在肩头上，大腿上和膝盖上；
她那皮肤嫩生生的，她的眼睛
长着厚厚的眼睑，
她在那里，在一个三角洲的堤旁。

那么在特洛伊呢？

在特洛伊，什么也没有：只有个幻影，
诸神需要这样。
而帕里斯①，帕里斯同那个影子躺在一起，仿佛它是
个实在的东西；
可整整十年，我们为了海伦而屠杀我们自己。

深巨的苦难降临到希腊身上。
那么多的尸体抛入了
大海的口里、地球的口里，
那么多的灵魂喂养着石磨，
好比无数的谷粒，
而河流暴涨着，鲜血渗入它们的淤泥，
一切只为了一块亚麻布的波动，一小片云，

① 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王子，他因拐走海伦而引起特洛伊战争。

一只蝴蝶的震颤，一支天鹅的细羽，
一件空袍子——一切都为了一个海伦。
那么我的兄弟呢？
　　　　　　　　　　夜莺夜莺夜莺啊！
什么是上帝？什么不是上帝？他们之间又有什么？

“夜莺不让你在普拉特雷斯安睡。”

泪涟涟的鸟啊！
　　　　　　　　　在大海吻着的塞浦路斯岛上
忠诚地让我记起了我的国家，
我独自停泊在这里，连同这个传说，
如果它真是个传说的话，
如果人类真的将不再继续
诸神的那个古老的杂耍，
　　　　　　　　　　　　如果真的
未来岁月中的另一位透克洛斯
或另一位埃阿斯，或普里阿摩斯①，或赫卡巴②，
或者某位不知名或无名、却看见过
一支满载尸体的斯卡曼德洛斯洪流的人，
不必注定听到
新闻传播者们带来的音讯，

① 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王，帕里斯的父亲。
② 普里阿摩斯的妻子，帕里斯的母亲。

说有那么多苦难，那么多生灵
曾经堕入了深渊，
全然是为了一件空空的白袍子，全然是为了一个海伦。

记 忆 之 一

海也不再有了①

于是我手中只剩下一只芦笛。
夜是荒凉的，月儿残缺，
土地散发着雨后的气息。
我低声说：记忆，你碰到哪里都是痛的，
只有一片小小的天空，已不再有海了，
凡是他们白天杀掉的，他们都用卡车运走，倾卸在山
　　脊背后。

我心不在焉地吹弄着这支笛子；
这是一位老牧人给我的，因为我向他道了晚安。
别的人都废除了这样的问候：
他们醒来，刮了脸，便开始一天的杀戮，
好比一个人有条不紊地修剪，操作，不动情感；

① 《圣经·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之一。

悲伤象帕特洛克罗斯① 那样死了，谁也不犯错误。

我想起吹奏一支曲子，这时我在另一个世界
　　面前感到愧怍，
那个世界从夜的那边，从我的良知内部凝望着我，
它是由活着的身子、袒露的心和爱所织成，
这种爱也属于复仇女神，
就象属于人类、石头、水和草，
属于那毅然正视着死亡迫近的畜生。

于是我继续沿着黑暗的道路走去
而且踅入我的花园，掘土埋葬那支芦笛，
然后我再一次低语：总有一天复活会到来，
曙光会大放异彩，犹如春天的草木花卉，
海洋会重新诞生，波涛会再次推出爱芙罗狄蒂。
我们是那些死掉的种子。于是我走进我的空屋里。

① 希腊神话中攻打特洛伊的英雄，阿喀琉斯的密友。

通奸的恶魔

……在尼科西亚和法马古斯塔
他们的野兽行径为人痛恨和咒骂……

——《天堂》①

……如你们所知道的，通奸的恶魔袭扰着全世界，它也诱惑国王，而善良的国王竟沦于罪恶之中……

——马卡伊拉斯，《编年史》③

胡安·维斯康迪写出了历史的真相。
罗恰斯伯爵怎样报酬媒人，
他和皇帝怎样在那件事中合伙，
事件如何开头又怎样收场，
又怎样在大街和广场上
被尼科西亚每个小伙子散布。

① 引自但丁的《神曲·天堂》第十九章，第146—147行：见《神曲》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470页。尼科西亚和法马古斯塔是塞浦路斯的两个城镇，法国人亨利第二1285—1324年为塞浦路斯和耶路撒冷王时，因其残暴引起这里民众的憎恨，这首诗要写法国人皮埃尔第二1369—1369年为塞浦路斯和耶路撒冷王时的恶行，故引用但丁的诗句。

② 马卡伊拉斯是十五世纪的塞浦路斯历史家，他的《编年史》有R.M·达金斯的英译本（牛津，1932），该书第一卷，第215—269页为此诗提供了历史背景材料。

他给在法兰西的国王的那封信
是准确的，这一点顾问们都很清楚。
可当时
他们曾聚在一起
向塞浦路斯和耶路撒冷的君主提出建议；
当时他们被指定审判
这个加泰罗尼亚贵族的后裔；
而加泰罗尼亚人是残忍的，
所以如果国王决定报复，
加泰罗尼亚人会轻易地举起武器
前来铲除他们，坚决彻底。
他们有责任，有极大的责任；
连国王本身也决定于他们的精审。

维斯康迪老实而忠诚，
这一点他们当然知道；但是他太急了，
鲁莽、偏激，轻率行动。
国王为人暴躁——怎么维斯康迪
没有牢记这一点？——他那样暴躁
并且听命于埃莲诺娜的心意：
他旅行时经常携带着她的内衫，
为了晚上能把它抱在怀里；
维斯康迪居然写信告诉他
他们发现他的公羊同他的母羊在一起——
你怎能向一个统治者写这种事呢？
他是个傻瓜。他至少应当记住

国王也犯了错误；
居然装得那么兴奋，
当两个情妇正在后门口逡巡。
那时埃莲诺娜命令把其中那个怀孕的带到她面前，
叫人们在她肚子上放一盘手磨，
要一圈一圈地磨出面粉，
这在海岛上引起了多大一片嚣尘！
最糟糕的是——脑子会犹豫不定——
当全世界都知道了
国王是在摩羯宫星座的征兆下诞生，
可怜的维斯康迪却拿起笔来，
就在月亮来到摩羯宫底下那天晚上
要写点什么：关于羊角和公羊！
谨慎的人从来不引诱命运。
不，我们并没有立誓要说出
正义在哪里。我们的义务
是要找到罪恶中较小的罪过。
一个人由于命中注定而死，
比起我们使自己和王国沦于危亡要好得多。

就这样，他们整天争论，
然后，快到月落时分，才晋见国王，
向他鞠躬和禀报，说胡安·维斯康迪
既无耻、恶毒，又专门撒谎。

后来胡安·维斯康迪饿死在地牢里。

但是国王灵魂中他那可耻的根子
在伸展触须，这使他渴望
“服役”于别人，正如他曾经被别人服侍。
没有哪个女人逃脱他的通奸的野心；
他使她们全都受辱了。恐惧与憎恨结伙，
使整个国土充满了恐惧和憎恨。

就这样，与“较小的罪过”一起，命运继续向前，
直到圣安东尼节日，一个礼拜三，
那时骑士们前来把国王
从他情妇的怀里拖出，立即监斩。
“土库帕留[1]最后一个走来，”编年史家说，
“发现他躺在自己的血泊里，
于是抽出宝剑割下他的四肢
和他的睾丸，然后对他说：
‘为了这些你付出了惨死。’”
这才是结账，
通奸的恶魔指派给皮特国王的下场。

三 匹 骡 子

于是皇后跨上那匹名叫玛加丽塔的绝好骡子，那本来是属于她的丈夫皮特国王的。她象一般妇女那样

① “土耳其后裔”队的司令，通常由西欧人担任，这种军队由土耳其或阿拉伯血统的人组成，是十字军的雇佣轻骑兵。

横坐在这匹好骡子的背上，并吩咐她的侍卫普苏瑞洛将她的刺马钉带在身边。她对他说："我向你示意时，你便把我的脚捧过马背，让我象男人那样骑着，并把刺马钉给我穿上。"

——马卡伊拉斯：《编年史》

〔致马斯特罗的信〕

在大马士革，一个失眠之夜，
我看见一个奥姆·哈兰姆的阴魂，
她是穆罕默德的可敬的女亲。
我听到马蹄如银币般得得的声音，
然后我看见她骑着她的骡子
好象在越过盐山向拉纳卡前进。
我在阴凉的枝叶间等着，
一面咬着那丛番石榴中的野果；
一抹白光刺着我的眼睛，
也许是盐，也许是她的幽灵。
接着从那灌木中传来一阵低语：

"就是在这里，

我的牲口滑倒了。这块石头
碰破了我的半透明的颈背，
于是我豪迈地放弃了我的阳寿。
我是满怀上帝的意愿的；
一匹骡子载不起那么大的重量；
请别忘记，别冤枉了这牲口。"

她说着便消失了。不过，甚至此刻
她的骡子仍在我记忆中吃草呢，
就象那已经断气的另一匹，
当时人们给她卸掉那两具棺材，
那两个被柯苏芬蒂① 那里的刽子手
冤枉处决了的兄弟。

但是他们中的最伟大者，关于她我怎么说呢？
在一个国家，那里凡是住在城堡下的人
都象去年的土地那样被人遗忘，
而她，埃莲诺娜皇后的著名的畜生，
仍然张着荣誉的翅膀在自由飞翔。

那黄金的刺马钉紧贴着她的肚子；
那贪婪无厌的腰肉压在她的鞍座上；
那两只因谋杀而成熟得象石榴的乳房
随着她的快跑在急剧地播晃。
当那不勒斯人、热那亚人、伦巴底人
将那个被谋杀的国王的衬衣放在血污的银盘里
端上王室的餐桌
并且欺骗他那不幸的兄弟约翰时，

① 据R．M．道金斯译的利·马卡伊拉斯的《编年史》（牛津，1932）：詹姆斯王加冕后遣使赴布发涅托城堡（在柯苏芬蒂村附近），人们把两位使者的头割下，装在木箱里，用一匹骡子运往卡法；骡子死了，便就地埋葬了他们。

我想象那天晚上她一定嘶叫过，
她象一只狗那样嗥叫，
不顾同类的冷漠，
她，披着富丽的装饰和镶金的臀带，在马厩里的玛加丽塔，一匹母骡。

彭透斯[1]

睡眠使他梦见到处是绿叶和甘果；
警醒约束他，他甚至不敢摘一颗桑椹。
这两者一起将他的四肢在巴克凯依[2]中间瓜分。

记忆之二

〔埃菲索斯〕[3]

他坐在那里，那仿佛是一座
古代牌楼留下的大理石遗迹；
右边的平原空阔无垠，

① 希腊神话中的忒拜王。
② 希腊神话中被酒神激发得欣喜若狂的女人，这里用复数。
③ 爱奥尼亚古城，在小亚细亚海岸。

而左边，最后的暮霭从山顶下移——
他说：“到处都是诗。你的声音
有时就在它旁边逡巡，
象一只海豚同一艘金色的小帆船
在阳光中相伴了一阵，
然后又消失了。诗到处都有，
象[illegible]的翅膀由风推动着
同海鸥的羽翼不时接触。
和我们的生命一样，但也并不尽然，
如一个女人的脸既变化着又保留不变，
在她脱光了身子以后。谁要是恋爱过
就知道这一点；在旁人赖以看事物的光线里
世界在污染；但是你要记住：
哈得斯① 和狄俄涅索斯② 同出一炉。”
他说着，然后走上
那通向古老海港的大路，
海港已被灯芯草吞没了。暮色
仿佛已为某个动物的死亡作好准备，
它是那样的赤身露体。

我仍然记得，
他正在向爱奥尼亚海岸，
向那些剧场的空壳旅行，

① 希腊神话中的冥王。
② 酒神。

那儿只剩下蜥蜴在焦干的石头上滑动，
那时我问他：“它们会有再次兴旺的一天吗？”
他回答：“也许，在死亡的瞬息。”
于是他越过管弦乐队，它正在嚎叫：
“让我再听听我的兄弟！”
而我们周围的沉寂是那样无情，
在玻璃似的蓝天上没留下一丝痕迹。

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1]

……而萨拉米斯，
它的母城如今是
我们的苦恼的起因。
——埃斯库罗斯：《波斯人》[2]

有时是中午的太阳，有时是小阵微雨
和满地古瓶碎片的海滨。
那些圆柱没什么意义；只有圣厄匹范尼被毁的教堂
黑暗而塌陷，显示着黄金帝国的骄矜。

---

① 这里的萨拉米斯被称为希腊萨拉米斯的“母城”，因为后者是前者的移民地。

② 见《埃斯库罗斯诗剧》第326页。这里合唱队在回忆波斯国王在大流士统治下版图和权力的兴旺景象，并哀叹波斯人在萨拉米斯之战（波希战争，公元前480年）中败绩所带来的灾难。

年轻的躯体，被爱和爱人的，已经从这里过去，
跳荡的心脏，玫瑰红的贝壳，
无畏地掠过水面的脚，
以及因渴望交好而伸出的手臂。
上帝在许多的海域巡航①，
如今在这个交叉点上。

于是我听到石上的脚步声。
我没看见任何脸；当我转过身来时已只有背影。
但是那声音象公牛走路般沉重，
它还回响在天空的云隙里，
在反复地滚过卵石的海涛中：

“大地没有把柄，
他们不好把它扛起或搬迁，
他们也不能，不管多么渴望，
用半勺甘泉使大海变甜。
而那些肉身，
由一团他们所不认识的泥土制成，
却具有灵魂。
他们收集工具来改造它们；
他们不会成功，他们只会把它们破坏，
如果灵魂也可以毁损。

① 参看《圣经·旧约》中赞美诗之二十八。

麦子要不了多久就能成熟，
痛苦的酵母不要费多少时间
便可以导致酸腐，
罪恶也毋须多久
便抬起头颅，
同样，那空虚厌烦的心
也不要许久
便满怀狂躁：
那儿有一个小岛……”①

来自往日战争中的朋友，
在这荒僻而阴沉的海滨
当白日转向时我想念你们——
那些战死的和在战后多年死去的人，
那些透过死亡的迷雾看到了黎明
或者在星光下岑寂的荒野
感到整个灾难的巨大怒眼
注视着自己身上的人，
还有那些人，他们在熊熊的钢锯摧毁船只时
曾这样向上帝祈祷：
“主啊，请帮助我们
记住这次屠杀的先兆：
贪婪，欺诈，自私，

① 参看悲剧《波斯人》中信使关于波斯舰队在萨拉米斯被摧毁的描述。引句见《埃斯库罗斯诗剧》第314页。

爱的枯槁；
主啊，请帮助我们把这些连根拔掉……”

——那么，在这铺满卵石的海滨，最好还是忘记；
空谈没什么意义；
谁能改变那些有权有势者的态度呢？
谁能让自己的意见受到重视呢？
每人都各自梦想着，不听别人的梦呓。

——的确。不过那信使已迅速启程，
也不问他的旅程有多少里，
他将给那些曾企图束缚赫列斯庞特① 的人
从萨拉米斯带去可怕的消息。

上帝的声音响遍海域。
那里有一个岛屿。

1953年11月于塞浦路斯萨拉米斯

雅典人欧里庇得斯

他老了，在特洛伊兵燹
和西西里采石场之间。

① 达达尼尔海峡之古名。

他喜爱海边的岩洞和海上风光。
他看到人类的血脉
好象是诸神制造用以捞取我们如捕捉野兽般的罗网；
他试图冲撞。
他为人乖戾，落落寡合，
当时刻到来，他被猎狗们撕碎了①。

恩　戈　米②

原野广阔而平坦；你远远地能看见人们锄地时挥舞的
　　手臂。
白云在天空舒卷，这里那里
有支金光闪闪的号角在吹响；太阳已西匿。
稀疏的野草和荆棘丛中
阵雨后的微风在轻轻地吹；
那边山头刚刚下了雨，显得分外苍翠。

这时我移步走近那些正在劳动的人，
男男女女在用尖头锄挖掘壕沟。
这是一座古城；围墙、大街和房屋突露出来，
象些独眼巨人的僵冷的肌肉，

① 据说欧里庇得斯是在马其顿王阿尔克拉奥斯宫廷里被猎狗咬死的。
② 塞浦路斯法马古斯塔西北的一个村子。

象考古学家、麻醉师或外科医生眼下的
已经耗尽了的生机之解剖。
幻想与织物，奢侈品和嘴唇，同归泥土，
而痛苦的帘幕已宽敞地拉开，
暴露出赤裸而冷漠的坟墓。

我抬头观望那些在劳动的人，
那些扭动的肩头和以沉重而迅速的旋律
敲打着这片沉寂的手臂，
仿佛命运的车轮正滚过废墟。

突然间，我似在行走却又没有走，
我望着飞鸟，它们已静止如石头，
我望着茫茫太空，它充满了奇迹，
我望着那些劳动的躯体，它们默无声息，
它们中间有张脸在攀缘光柱。
那黑发飘拂着衣领，
眉毛象燕子的羽翼那样急扑，
鼻孔高耸在嘴唇上方，
而身子从挥舞的袖筒赤裸裸脱出，
连同圣母玛利亚的尚未成熟的乳房，
一场静止的跳舞。

然后我放平视线，环顾四周：
女孩子们在揉面，可并不碰那面团，
妇人在纺线，但纺锤并不旋转，

羊群在饮水，但它们的舌头只垂着不舔，
下面的绿水也仿佛睡着了，
农夫手扶犁杖静静地站着。
然后我又看那个正在上升的身子；
人们象蚁群般聚集拢来，
他们用长矛击打她，但并没将她伤害。
如今她的肚子象月亮般光辉夺目，
我觉得天空就是那个怀她的子宫，
现在又把她收回，连婴儿带慈母。
她的双脚好比大理石一般静止，
接着便消失了：一个圣母升天日。

世界

又恢复原状，它是我们的：
时间与大地的世界。

笃耨香[①]的香味

开始在记忆的旧山坡上浮沉，
乳房在绿叶中躲闪，嘴唇湿润；
一切都立即干枯了，在整个平原上，
在石头的绝望中，在销蚀了的权力中，
在那仅有瘦草和荆棘的地方，
那里有条蛇在无心地滑动，
它们要很久很久才会在那里寿终。

① 地中海沿岸一种可以制取松节油的小树。

在吉伦尼亚区

但是我要死了，完了，
这玩笑究竟为了什么呢？
请千万把那日光遮蔽。

——约翰·贝杰里①

荷马的世界，不是我们的。

——W·H·奥登②

〔"即景"素描〕

——我把她的花园捆起来。
——威士忌？杜松子酒？
——今天是她的银婚日。
——当心狗，
别让它跳起来碰你的裙子。
它会把它弄脏。他们不管它，它愈来愈放肆了。
——请来杜松子酒。她现今住在肯特。
我会常常在教堂里想起她。我们出来时天正下雨；一支乐队

① 约·贝杰曼（1906—1984）.英国诗人，1972年被授予桂冠诗人称号。
② 英国诗人（1907—1973），引文出处不详。

正在街对过演奏，那是《救世军》，我想。

——五月间某个时候，总罢工那一年。

——那时我们连报纸也没有了。

——你看那山：

太阳最后下落时会是满天一片红，而且宁静。

那是圣·喜拉利翁①。在月光下我更喜爱它。

——她写道，它有一个提着一盏吹灭的灯游荡的鬼魂。

——圣·喜拉利翁吗？

——不，她那在肯特的房子。

——那鬼魂更适合在这里。有时候——我也说不清楚

——记忆

在这种场合变得更为无情，面团

给太阳晒干了……

——哪一种面团？

我也得了头痛症。

——你遇到了那位诗人，

或者不管他是什么人，上个月呆在这里的？

他把感情叫做可以抹掉重写的性欲，

真不寻常；谁也不知道

他是什么意思。一个愤世嫉俗者，希腊派

——一个性格内向的假绅士。

——有时很有趣。如今他正在洗矿

泉浴。

——我听说在意大利。

① 公元4世纪的一位教会人物（290—371），曾长期在君士坦丁任职。

——对了，某个“温泉”。

他说那样能促进他的性机能。

我在罗马曾介绍他去见贺拉斯[①]。

——你怎能那样，他那么可怕。

——怎么，真的?

也许到了我们这年纪人们会原谅的，

也许出于逃避我这平凡天性的需要，

也许象颗来自另一世界的陨石那样使我反感的就是这个岛屿。

——你变得悲观了，玛格丽特。可是那多么美好：

太阳呀，海呀，一个永恒的夏季。

——唉，就是这光景，

它不断地询问，询问。你是否注意过，那镜子有时候

使我们的脸变得象死人的，或者太阳

那个窃贼每天早晨把我们的化妆品拿走?

我宁要没有太阳的太阳热；我要寻找

一个并不叫人脱光身子的大海，一个并不那样

无礼地天天询问的无声的苍天。

雾的静静的爱抚在梦一般的流苏中会令我清新：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它是荷马的——

这是我听到过的关于这地方的最好描写。

安静，雷克斯!

——不，请不要烦恼，

我知道该怎么办。我倒希望有时间去买些布，

① 古罗马诗人，讽刺家(公元前65—8年)。

三十码纺织品，给我们的园丁潘纳吉；
难以相信，他说他需要那么多来补他穿的那些膨胀的
　　裤子……
你说的时候我记起了毕尔，一个礼拜六，
在泰晤士河上……我整晚注视着他的围巾。
他一面划船一面吹口哨：“凭一张尤克利利琴来说
　　吧。”
他后来怎样了，我说？
　　　　　　　　　——他在克里特被杀死了。
——他长得漂亮多么漂亮……星期二我将期待你……，
　　泰晤士河多么从容地在黑影间流着……好好睡。
——可惜你不能吃了饭再走。

从西登来的小贩

你立即认出了他是一位胸脯丰满的阿芙罗狄蒂和赫墨斯① 所生的儿子。

——克利斯托多罗斯，《描写》②

这年轻的小贩来自西登，
他毫不害怕愤怒的海神波塞敦。
他的鬈发是鸦青色，他的汗衫是紫的，

① 克利斯托多罗斯是埃及底比斯的一位诗人，生值拜占庭皇帝安那斯塔修斯一世朝代。他的《描写》是一部巧述君士坦丁堡体育馆八十个雕像的史诗。

② 希腊神话中宙斯和迈亚所生的儿子，以神通广大、多才多艺著名。

用一个金扣系在肩头上，
他浑身散发着末药和脂粉香。
他从法马古斯塔进入塞浦路斯，
如今正陶醉于尼科西亚背后
那些小径间的日光。
庭院里有个土耳其姑娘：
她用象牙色的手指修整蔓草，
那蔓草娇羞地偎依于她的抚触。
小贩象个行走着的神
跨过太阳的激流，
他唱着梦一般柔美的歌：
“一块手帕中的玫瑰……”
仿佛她那猩红的嘴唇
渴望亲吻宙斯的草鞋。
他这样前进，然后停止，
坐在一根哥特式门柱旁边，
那门柱顶着马克的瞪眼狮子，
它低头狞视着一个酣睡的
浑身膻膝和汗臭的羊倌。
小贩仰靠在那里，他的手
伸进衬衫里摸索，
取出一个赤陶小塑像。
他打量它：一个滑溜的裸体青年，
不怎么明确，在那柔软的睡椅上，
既象凹陷的赫墨斯，
又与凸面的阿芙罗狄蒂相仿。

·附　录·

授　奖　词

瑞典文学院
常任秘书　**安德斯·奥斯特林**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颁发给希腊诗人乔治·塞菲里斯，他1900年生于斯弥尔纳城，幼年随家庭迁到雅典。在希腊人被赶出小亚细亚、塞菲里斯的故乡毁于兵燹之后，无家可归——这永远是一个被压迫和离散民族的命运——便在他成年时期以多种方式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塞菲里斯留学巴黎，然后进入外交界服务。到1941年希腊被占领时他便随着自由希腊政府流亡国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一个国家迁徙到另一国家。那时他为国效劳，先后在克里特岛、开罗、南非、土耳其以及中东工作。他在伦敦担任了六年大使之后，去年退休回到雅典，从此完全献身于他的文学事业。

塞菲里斯的诗歌创作并不怎么丰富，但是由于它的思想与风格的独特性和语言的优美，它已成为希腊民族积极的生活态度中不可磨灭的一切的永恒象征。如今帕拉马斯和西凯里阿诺斯已经去世　塞菲里斯便是今天有代表性的延续古典传统的希腊诗人；他作为一个居领导地位的全国性人物，在国外，凡是他的诗歌译本所到之处也备受赞扬。在瑞典这里，他的作品十三

年前就由古尔伯格翻译了，其中包括著名的《阿西尼王》，这个诗题与瑞典有关，因为我们的考古学家在当地作过成功的发掘。塞菲里斯以想象力为工具，试图在这首诗中看透一个只是在《伊利昂纪》中提到过的名字背后的秘密。

我们在阅读塞菲里斯的作品时不能不想起一个有时忘记了的事实：希腊在地理上不仅是个半岛，而且还是个岛屿遍布的水和海的世界，一个古代的海上王国，以有风暴灾殃的水手之家。这个希腊就是他的诗的持久不变的背景，它作为一个既粗暴又温柔的壮观的幻影时常在诗中出现。塞菲里斯以一种罕见精妙的、格调优美而富含隐喻的语言写作。人们已作出公正的评价，说他比任何人都更好地诠释了那些石碑、那些死去的大理石碎片、那些沉默而面带微笑的雕像的奥秘。在他的感人的诗篇里，古代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与近代地中海血腥战场上的事件一起出现。他的诗有时显得不好解释，这主要是由于塞菲里斯不想暴露内在的自我，而宁愿躲藏在一个无名面具的背后。他往往通过一位中心叙事人物——一位从诗人青年时代业已沦丧的斯弥尔纳的老水手处借来虚构而成的奥德修斯型的人物——来抒发自己的哀愁和痛苦。但在他那沉重的声音中戏剧性地大量表现了希腊的历史性灾殃，它的遇难和得救，它的失败和勇气。在技巧上，塞菲里斯受到T.S.艾略特的有力推动，但底下的基调仍明显是他自己的，它往往带有来自一支古代希腊合唱队的曲调的断断续续的回声。

塞菲里斯曾经这样描写自己："我是一个单调而固执的人，二十年来不断地、反反复复地说着同样的东西。"这一描写中也许有几分真实，不过我们必须记住，他觉得自己应当传达的那个信息是同他这一代人的理智生活分不开的，因为他们

发现自己面对着古代希腊文明，而它作为一种传统向它的落魄后裔提出了可怕的挑战。塞菲里斯在他的一首最有意义的诗里描写一个梦，梦中一个重得使他的两臂支撑不起可又推不开的大理石头像落在他身上，他随即惊醒了。就在这样的心情下他歌唱着赞美死者，因为只有与那些在常春花草地上交谈的死者相沟通，才能给生者带来和平、信心和正义的希望。按照塞菲里斯的解释，阿耳戈英雄们的故事变成了一个介于神话和历史之间的寓言，一个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必然会失败的水手们的寓言。

但是塞菲里斯以富于感染力的喜悦鼓舞着这个意气消沉、听天由命的背景，而这种喜悦之情是由祖国多山的岛屿连同它们一层层矗立在蔚蓝色海面高处的白垩房屋，以及我们在希腊国旗上重新看到的调和色彩所激发出来的。在结束这篇简短的颁奖辞时，我想补充说明这一奖金之所以颁发给塞菲里斯，是**“因为他在一种对于希腊文化的深挚感情的鼓舞下创作出了光辉的抒情诗篇”**。

亲爱的先生——为了表示对您的尊敬，瑞典文学院深感荣幸地向今日希腊呈上献礼，这个国家的丰富的文学对于诺贝尔桂冠也许等待得太久了。谨在此向您表达瑞典文学院的祝贺，请您从国王陛下手中领受本年度的文学奖。

戴　侃　译

受奖演说

乔治·塞菲里斯

此刻我心中充满了矛盾。瑞典文学院作出了决定，认为我在一种曾经著名于世千百年但现今并没有广泛流传的语言中所作的努力值得接受这个崇高的荣誉。这是对我的语言的尊敬——而作为报答，我以一种外国语来表示我的感激。我希望诸位允许我对我自己的通融。

我属于一个小国。它作为地中海边一个岩石重叠的海角，除了它的人民的勤劳、海洋和太阳的光辉之外，没有什么使自己出色之处。它是个小小的国家，但它的传统却是伟大的，并且不断地延续了许多个世纪。希腊语一直在口头流传。它经受了一切生存之物所经历的变化，可是从没有中断过。这个传统以人类之爱为特征；它的规范是正义。在那些结构谨严的古典悲剧中，凡是越轨的人都受到伊里逆斯[1]的惩罚。而这个正义的规范甚至在自然领域中也是适用的：

赫拉克利特[2]说过：“赫利俄斯[3]不会跨越他的界限，否

① 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
② 公元前五世纪希[illegible]学家。
③ 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

则复仇女神，主持正义的神祇们，会揭发他。”一个现代科学家会从思考爱奥尼亚哲学家的这句格言中得到益处。我深受感触地明白了：正义感在希腊人心中已深入到如此程度，以致它成了外界的一条法规。上世纪初我的一位先师曾经感叹道："我们完了，因为我们做不了公正的事。”他是个没有文化的人，到三十五岁才开始学习写字。但是在我们当今的希腊，口头传统可以追溯到与文字传统一样古老的年代，诗歌也是这样。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瑞典不但乐于尊重我们的这种诗歌，而且尊重一般的诗歌，即使它起源于一个弱小民族也罢。因为我想，对于这个让我们受恐惧和不安折磨的现代世界，诗歌是必需的。诗歌植根于人类的呼吸之中——如果我们的呼吸被缩短了，我们会怎么样呢？诗歌是一种自信的行为——谁又知道我们的不安不是由于缺乏信心而引起的呢？

去年，在这张讲台周围，据说有过一种现代科学发现和文学成就之间的巨大分歧，但是在现代戏剧和希腊戏剧之间却很少有什么差别。真的，人类的行为好象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且我应当补充说，今天我们需要听那种我们称之为诗歌的声音，那种由于缺乏爱而经常处于被消灭的危险之中但又往往复活了的声音。它受到威胁时常常能找到庇护所；它被否定时常常又在别的想不到的地方本能地扎根生长。它不认识世界上或大或小的地区；它的住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心里。它有逃避恶俗的习惯势力的魔法。我应当感激瑞典文学院，因为它明白这些事实。因为它明白语言在受到局限的情况下也不应该成为可能窒息人类心声的障碍，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阿里奥帕古斯①，用

① 古希腊最高法院。

雪莱的话说是能够“以严肃的真理审判生活的厄运”，而雪莱据说鼓舞过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让他那伟大的胸怀补救了不可避免的暴虐。

在我们这个渐渐缩小的世界里，每个人都需要所有旁人的帮助。我们必须在凡是能够找到的地方寻找人。俄狄浦斯在去忒拜的途中遇到了斯芬克斯，他对它的谜语的解答是“人”。这个简单的字把那怪物打败了。我们还有许多的怪物要打。让我们想想俄狄浦斯的解答吧。

戴 侃 译

生平年表

1900年：2月29日诞生于小亚细亚的斯弥尔纳城，本名塞菲里阿底斯。父亲斯迭里奥是国际法专家，雅典大学教授，也从事过诗歌写作和翻译。

1914年：随家庭从斯弥尔纳迁至雅典，在那里受了中等教育。

1918—1924年：在巴黎学习，获法学士学位，后期开始写诗。

1922年：小亚细亚事件发生，诗人的故乡斯弥尔纳并入土耳其，使他大受震动。

1924—1925年：初访伦敦。

1926年：进希腊外交部任职，在雅典工作到1931年。

1928年：初次发表译作，那是瓦雷里的一首诗。

1931年：诗集《转折点》在雅典出版。

1931—1934年：在希腊驻伦敦领事馆任职。

1932年：诗集《水池》在雅典出版。

1934—1936年：在雅典居住。

1935年：诗集《神话和历史》问世。

1936—1938年：任驻阿尔巴尼亚科尔察领事。

1938年：任希腊政府新闻与情报部新闻专员。

1940年：诗集《航海日志（一）》及《习作集》在雅典出版。

1941年：与玛丽·赞诺结婚，后随希腊政府流亡，经克里特岛、埃及，最后到南非；在希腊驻比勒陀利亚大使馆任职至1942年。

1942—1944年：在流亡开罗的希腊政府中担任负责新闻的长官。

1944年：诗集《航海日志（二）》在亚历山大出版；随政府迁到意大利。

1945—1946年：任大马士革摄政总主教的行政厅长官。

1946年：获希腊帕拉马斯奖①。

1946—1948年：在雅典，供职于希腊外交部。

1947年：诗集《"画眉鸟"号》出版。

1948—1950年：在安卡拉任希腊驻土耳其大使馆参赞。

1951—1952年：在伦敦任希腊驻英国大使馆参赞。

1953年：散文《在卡帕多吉亚僧院的三天》问世，同时出法文版。

1953—1956年：先后任希腊驻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大使，并三次访问塞浦路斯。

1955年：《航海日志（三）》出版。

1956—1957年：在雅典任外交部第二政治司司长。

1957年：作为希腊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讨论。

1957—1962年：任希腊驻英国大使。

1960年：获英国剑桥大学荣誉博士称号。

1962年，从外交部退休，定居雅典。散文《随笔集》出版。

---

① 以希腊现代著名诗人科·帕拉马斯（1859—1943）命名的文学奖。

1963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金。

1964年：获牛津大学荣誉博士称号。

1965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博士称号。所译艾略特《〈荒原〉及其他》在雅典出第三版；《大教堂凶杀案》出第二版。同年出版译诗集《抄本》其中译介了叶芝、庞德、纪德、茹弗、艾吕雅、米绍等人的诗篇。

1966年：当选为美国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任现代语言协会荣誉会员。《三首秘密的诗》在雅典出版。

1971年：9月20日在希腊逝世。

